

鄉縣志卷第十八

兵防志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之衰王制壞而不復唐之府兵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戰國以來新鄉爲交爭之地被兵者屢矣今雖承平日久官止數人卒不過數百人然有備無患則兵防不可不講亦志所不敢略也記曰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公侯干城又存乎其人

衛自文公避狄渡河其地漸并於晉魏斯分晉有之戰國策信陵君謂魏王曰秦固有懷茅邢邱城堽津以強河內河內共汲必危
順治新志堽津即延津在汲郡城南時新中鄉屬汲

周景潛王三年秦拔魏汲

順治新志時新中鄉屬汲

漢高祖二年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
置河內郡 史記

順治新志時新中鄉屬河內

中平六年九月袁紹出奔冀州 綱目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先是

韓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奘將強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

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

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 三國魏志

按唐書地理志云武德元年以及新鄉置義州四年州廢以

汲來屬新鄉隸殷州新鄉望東北有故臨清關東南有故延

津關臨清關即今東北二十五里臨清店尚有殘城延津關

疑在今東南一百二十里延津滑縣界內之南新鄉屯北新

鄉屯漢袁紹守延津即此

建安四年秋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

通鑿綱目

順治新志節錄魏志魏初征袁紹紹兵盛魏選步騎二千人使于禁將守延津拒紹曹公引軍還官渡紹攻禁不能拔禁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

五年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通鑿綱目

順治新志節錄魏志袁紹遣郭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良可擒也公從之未至十餘里良大驚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袁紹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

營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
還保營荀攸曰此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
六千騎前後至有頃或分趣輜重公令皆上馬縱兵擊大破之
斬醜

隋仁素四年十一月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
抵臨清關渡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

隋書

大業九年六月楊玄感反黎陽有衆且一萬將襲洛陽唐禕至河
內馳往東郡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脩禦修
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

隋書

中和二年二月朱溫據同州

綱目

諸葛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

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至修武爲魏
博韓簡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珣戍河陽自攻鄆河陽人誘

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珩及戍人還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
自鄆來戰獲嘉西簡陰窺關中其下不悅裨將樂彥禎間衆之隙
引其軍先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籍溺河水至不流

唐書

梁貞明二年晉人取衛州

五代史

龍德二年戴思遠克淇門共城新鄉

五代史

唐天佑二年魏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梁大
祖遣馬嗣勳以長直千人爲彩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
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牙軍殺八千餘人

五代史

八年

晉岐
吳稱

遷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東武朝城遂擊黎

陽臨河淇門掠新鄉

五代史

十三年三月攻衛州

五代史

宋建炎元年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於新鄉進次太行金人

圍之彥兵潰走保共城

通鑿綱目

宋史岳飛傳略高宗即位岳飛以越職上書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因說以圖河北所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翼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鎗夜屯石門山下食盡走彥壁乞糧不許飛引兵益北戰於太行山下擒金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按縣南二里有岳忠武戰壘高丈餘亦稱岳王塚舊志所謂東王岳營西王岳營是也今臧家營孟家營即其地

元世祖中統元年六月詔罷解鹽司軍一百人初解鹽司元籍一千鹽戶內每十戶出軍一人後阿藍答兒倍其役世祖以重困其民罷之七月以張榮實從南征多立功命爲水軍萬戶兼領霸州

民戶諸水軍將吏河陰路達魯花赤胡玉千戶王端臣軍七百有
四人八柳樹千戶幹來軍三百六十一人孟縣龐抄兒赤張信軍
一百九十人濱棣州海口總把張山軍一百人滄州海口達魯花
赤塔刺海軍一百人睢州李總管麾下孟春等五十五人罷州蕭
萬戶軍一百九十五人悉聽命焉 元史

明太祖天下既定度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
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
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其軍皆世籍 明史兵志

續文獻通考明洪武元年正月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
京師達於郡縣之險要者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
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
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千百戶等官領之

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總兵官不敢擅調 明史兵志洪武六年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議教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射槍刀步兵必善弓弩槍步射以十二矢之半遠可到近可中爲程遠可到將弁百六十步軍士百二十步近可中五十步穀弩以十二矢之五遠可到蹶張八十步划車六十步槍必進退熟習在京衛所以五千人爲率取其一指揮以下官領赴御前驗試餘以次番試在外都司衛所每衛五千人取五之一千戶以下官領赴京驗試餘以次番試軍士步騎皆善將領各以其能受賞否則軍士給錢六百爲道里費將領自指揮使以下所統軍士三分至六分不中者次第奪俸七分以上次第降官至爲軍止都指揮軍士四分以上不中奪俸一年六分以上罷職後十六

年令天下衛所善射者十選一於農隙分番赴京較閱以優劣爲千百戶賞罰邊軍本衛較射二十年命衛士習射於午門丹墀明年復令天下衛所馬步軍士各分十班將弁以廕叙久次陞者統之冬月至京閱試指揮千百戶年深慣戰及屯田者免仍先下操練法俾遵行不如法及不嫻習者罰明年詔五軍府比試軍士分三等賞鈔又各給鈔三錠爲路費不中者亦給之明年再試不如式軍移戍雲南官謫從征總小旗降爲軍武臣子弟襲職試騎步射不中程令還衛署事與半俸二年後仍試如故者亦降爲軍 大明會典內外襲替官舍比試本部行移中軍都督府會同內外官於大教場內令官舍跪聽聖諭畢給事中點定對數錦衣衛官校看守每馳馬越一牆一溝開弓發矢凡三射畢兩人相向馳馬使鎗箭俱中鎗不避利便者鳴鑼

二聲爲雙收一聲爲單收不鳴者爲不中查例施行 又云凡襲替官舍比試洪武初令應襲子弟送都督府比試騎射閒習始許襲替若年幼者紀名候長比試然後襲替二十七年令子弟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仍不中降充軍永樂十年令再比不中仍食半俸三試不中者發充軍別選子弟襲替 又云凡各處監比嘉靖二十一年議准兩京衛所并在外都司應襲人員俱要素習弓馬起送之時各該衙門試果熟閒方許給文赴部如至大教場比試十名內有二名不中者將各掌印官叅提降罰不中人員查照舊例施行隆慶四年題准行衛所備查應襲官舍年既出幼無分已未襲職責令各衛所掌印官逐月精其射藝通行較閱分別等第各省則申呈

各都司官兩直隸則申呈兵備道嚴加稽查務使騎射精閒比試得中方爲稱職如一衛有下等二員者即將掌印官照例叅問萬歷元年題准比試不中候及二年例應再比除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遼東照舊外在南京各衛所聽南京兵部照例會同南京中軍都督府在雲南等十省及南直隸衛所類送御史公同該都司及各該守巡道比試中式者列爲等第即填原給號紙用印鈐蓋准其開俸造冊繳部查考不中者如例行

按新鄉爲寧山衛前屬河南都司後屬後府詳秩官表

永樂初設太僕寺於北京掌順天山東河南馬政

明史兵志

舊志馬政郡邑舊有專管督理總攝太僕寺原管馬縣丞一員
裁革

彰德衛輝民養馬自正統十一年始也

明史兵志

舊志孳牧馬廠國初未之有正統間方添設之

十四年令各處召募民壯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

役蓋肇於此

續文獻通考

府志新鄉縣演武場在東關廂內團操守城馬步民壯三百三十名有馬四十四名內團操十名步行二百八十六名內團操一百二十名以上城操馬步民壯等項俱係明制今 國朝并草不用

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今備用馬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乏方

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可金奏下部議部請養賣各半從之

明史兵志

舊志種馬原額八十四匹隆慶元年邑人都諫梁問孟請折價解京每年止徵草料銀四十兩解藩司彙解 又云春季俵馬八匹秋季俵馬八匹制計歲課駒俵馬以備用後因駒矮小不堪每年坐派備用馬十六匹馬價盤纏每匹四十兩俱照概縣地畝出辦歲連解司草料共徵銀六百八十兩而喂養賠補之費不與

崇正十七年張縉彥聞江南立國遂南渡爲防河賊所詰械至新鄉適僞將馳千騎至新鄉逮焉張偵知糾蔡元吉假庄頭潛至一方自此蓄兵亦常在縉彥左右矣僞將見捉刀侍縉彥者忌之縉彥曰吾弟也遂夜匿潛調太行諸雄袖鐵椎入新鄉城以數百計僞將見縉彥遲不發露刃相向張瞋目視之賊懾八月六日義旅

集矣僞將先一日勒馬貫矢出城門張覺其有變刺一人奪其馬射斃數人遇僞將戰巷中以刀擊諸雄背言曰爾一敗皆齏粉矣前突之盡殺其黨擒新鄉各僞官與縉彥登城而誓乃入行山之吉崗

河朔殺賊本末

張縉彥舉義疏爲舉義復讐恢復三城聯絡河朔漸有機勢泣血上聞事竊聞大厦既傾神人交痛遺孤尚在生死俱非哀哉臣絕吭越夕而復甦既甦而刻膚誓肌不敢寧死也憶三月十一日召對臣同司農倪元璐語及南都太子監國低徊泣下欲上疏而不可於面奏及之因以請死先帝雖不可然曰社稷之事卿等識之徒死何益朕望濟事也哀哉言猶在耳及追餉苦刑臣欲刺殺賊頭而不可得又欲挾臣西行臣潛結義士張一方蔡元吉於五月二十三日道途劫走黃冠夜遁徒步南渡求

就戮於陛下而賊黨馮國寧於芝蔴口盤獲申報時七月初三日也賊頭李自成差僞錦衣楊英姚濟聖前來拏解於七月十七日拘臣於新鄉臣盡召族姓姻友誓以大義潛結都司等官秦衍祉張一方王啟宸李向洗吉士棡楊維屏路子敬等於八月初五日殺其僞官盡誅隨軍縞素登城歎血誓盟乃舉義兵於合河吉崗輝縣張顯龍郟鄏等修武李之煥都攀桂等獲嘉李青夏時亨等各以兵丁應原任推官解居易知縣李昇郁英總兵魯宗孔郭光復宋燮蘓見樂等皆來歸一日而會者萬餘人而河南許定國山東張天翼皆遙爲聲援彰德府黃都尉來襲我兵與戰斬其多級突遇白旗精騎數千互相殺傷秦衍祉陣亡懷慶劉皂旗引兵東援臣假吳平西兵設計走之遇賊營王都尉與戰張光陣亡臣乃保聚山寨廣布爪牙以圖大舉用

解居易於懷慶李昇於彰德郁英於新鄉盡布我明之官守我朝之地南勾土寨北盡行山河朔之勢十成八九矣 清朝兵至爲國雪讐義旗西指賊騎疾奔臣一面遣合吳鎮一面大爲號召敦聘豪傑盡守險要 清朝之力足以滅闖當此機勢相際割地通好及其成功天下信之倘寇復來孤危失援則臣之血始灑於疆場而已矣李昇才識雙優乞皇上破格假以監軍而魯宗孔郭光復假以總兵職銜軍前事容臣便宜委用闖賊一日未滅臣之事一日未了臣之心一日未安生與死無一可者也臣不勝泣血待命之至崇正十七年八月初九日具題於九月初五日奉命督治三省文武各如所請 金陵白夢鼎河朔義旅記野史氏曰天地破碎死生之際殆其難哉甲申之變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主死又何言乎其間有死而未死未死而

歷千死萬死庶幾不徒一死而究不得謂其不死如張大司馬
可感也公起家縣令擢戶曹又擢翰院擢兵垣父憂去國擢少
司馬旋擢大司馬其立朝居官侃凜正直牴牾當世之權貴條
陳天下利病與辨論人才邪正大小如燭照數計詳先後諸疏
草及本傳中不及贅余讀其河朔殺賊本末不禁掩卷而三嘆
也公受司馬尚禫服衰經受事朝房中未及旬日是時危如一
髮之引千鈞先帝臨軒涕泣與語公力持檄寧鎮以衛神京并
研故遲之遂至不救嗚呼公豈負國者哉公受事無旬日兵餉
不給者數月事權歸於宦戚廟謨阻於閣議悠悠蒼天彼何人
哉國破公自縊死復甦脫身走龍泉關及太原賊欲得而甘心
時有張一方蔡元吉古義倜儻不羣公異之遂陰與訂交办賊
洩怨張許可與其友夜至白殺賊易耳非符郵不能出虎口兩

人題拔僞將軍永福永福差往河南兩人喜報公蓄办太原之
小店待賊賊疑越小店而走晉祠事雖未成而倉卒驚悸中未
嘗須臾忘仇也公計脫奔豐谷山着黃冠走盤駝其時賊騎追
捕甚急盤駝皆土黥炙人肝而食公困甚聞馬啼聲起視則張
一方蔡元吉也遂脫於難走共城聞南帝立遂南渡爲賊尉馮
國寧盤獲於芝蔴口賊渠李自成差僞錦衣楊英姚濟聖七月
十七日拘公新鄉公召族姓姻友誓以大義曰吾所忍死以待
者爲故君耳散家財一日而盡潛結太行諸雄八月六日義旅
集矣先一日公自書其志於壁而僞將勒馬貫矢出門公疑其
有變廼命一方刺一人奪其馬射斃數人前笈之盡殺其黨擒
府縣諸僞長隨軍縞素登城歎血廼舉義兵於合河吉崗同時
舉事者有都司等官蘓見樂秦衍祉等聞而來歸者有輝縣吉

士式曹清修武李之煥都攀桂獲嘉李青夏時亨原任推官解
居易知縣李昇郁英總兵魯宗孔一日不期而會者萬人其遙
爲聲援者河南許定國山東張天翼如公所自叙云僞都尉黃
來襲公公與戰斬其多級有白旗賊精騎數千爲賊援公將秦
衍祉先登陣亡又有劉皂旗引兵東犯公假平西兵設計走之
遇賊營王都尉摧其先鋒賊勢却公廼保聚山寨廣布爪牙以
圖大舉南連汝穎北盡行山河朔之勢成矣檄布中外凡山谷
城塞無不知有大司馬義旅者嗚呼公之爲大司馬牽制促迫
未究其用廼用之萬死一生之餘非有高爵厚祿可以羈縻非
有訓練行伍可以整頓聲勢所至風馳雨驟山環川湧豈非忠
義之氣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歟殺賊後公渡河而南南人服公
之忠以原官官公賚敕印與公公辭不受願盡殺賊以報先帝

至麻城山居金剛臺嶺岬杳窅巖巖小徑與繼母胡孺人聚棧
栗而食先是公之夫人依薛祭酒入涿郡間關萬里抱兒欲引
以歸公經營諸寨如霍山之羊山桓山等寨蘄水之白雲大旗
等寨英六之司空張山主簿等寨六安之蔴埠三尖四柱等寨
汝息之任家張莊龐家等寨光山之皂旗烏龍鷄冠等寨信陽
之紅旗等寨黃楊天台等寨麻城之獲生紫雲五腦等寨商城
之牛氏上莊等寨四百八十九處運籌決勝心血爲枯瘴癘飢
寒濱死者數祖死母死妻妾俱死亦見公之奮不顧身國不顧
家也後聞 大清皇帝用洪內院屢勤 詔旨廼率衆投誠如
洪原疏所題者嗚呼天下名與實而已矣先帝之仁勇英斷豈
亡國之主哉而有不然者以名存而實亡也實之既亡平居體
貌無異太平而一旦遂至潰敗而不可救天歟人歟如張大司

馬不用之平時而用之倉卒用之倉卒而事權旁分之牽制之使賢者不得盡其才賢者既無以自白於天下迺至窮困顛沛登山踏海爲黃冠爲楚囚出入刀俎之中委身狼虎之域母子妻妾不顧奮臂一呼天地震動終歸之氣數而不有其功名也
悲夫

國初衛輝營經制千總二員駐防本城一員駐防輝縣新鄉一員

河南
通志

順治十一年新設新鄉縣駐防官一員 康熙續志

雍正七年設經制外委把總一員協防又添設民壯五十名

按民壯五十名十三年裁汰十名現存民壯四十名每名歲支工食銀八兩隨營差操

十年因新鄉地處衝繁詳准將輝縣把總移駐新鄉仍管新獲二

汛

按新鄉縣駐防經制把總一員隸分防衛輝營叅將標下轄
經制馬戰兵十四名每名月支餉乾銀二兩八錢米銀二錢
六分八釐共歲支銀五百兩經制步兵三十三名每名月支
餉乾銀九錢七分米銀二錢六分八釐共歲支銀四百七十
兩赴司請領

乾隆五年改建墩臺七處以資防禦

河南通志云墩臺專防衝路要道營房馬棚悉備內防汛兵丁
馬兵有一名二名不等步兵有三名四名不等

按新鄉縣舊有墩臺八處 東路五里駱駝灣堡十里至呂
村堡爲衛輝大道俱馬兵二名步兵三名 西路五里堡十
五里至大家店堡爲獲嘉大道俱馬兵一名步兵三名 西

南路十五里柳林堡又十五里至大陽堤堡又十五里至杏
莊堡爲亢村驛大道俱馬兵二名步兵三名 每處正營房
五間左右配房各三間大門一座週圍院墻三十四丈告示
房一間墩臺一座望樓一座烟墩五個牌坊一座 界北三
十里寺兒山堡僻路堡房八間墩臺一座烟墩三座牌坊一
座步兵五名

十一年議裁民壯知縣趙開元請留之

趙開元議詳遵查

卑

縣於雍正二年奉文設立民壯五十名續

於雍正十年爲遵

旨議奏事案內奉文裁汰經前任徐令議

詳因

卑

縣地處衝途往來護解人犯餉銀難於裁汰奉檄裁減

十名酌存四十名以爲捍禦城署倉庫護送餉犯之用嗣於乾
隆五年二月蒙前撫部院雅 奏准將民壯一半交與駐防汛

弁隨營差操協辦守兵差使其一半留交州縣仍照舊例以供
差遣每逢半月更番輪換等因各遵照在案今又奉部咨以民
壯一役技勇無長徒餘外觀復議行裁汰奉憲准咨檄行下縣

卑職

伏查奉准部咨內開押解人犯則有皂快緝拏匪奸則有

捕役解送錢糧防守城池倉庫則有營汛兵丁等因此就簡僻
之處而言可以遵奉裁革至若

卑

縣地處通衢額設快役八名

僅供差拘審案人犯及一應傳催事件之役皂役十六名值堂
候審事件輪班更換均屬不敷其一切捍禦城署及護解人犯
餉鞘全資民壯况技勇現在隨營差操亦無廢弛毋庸議革再
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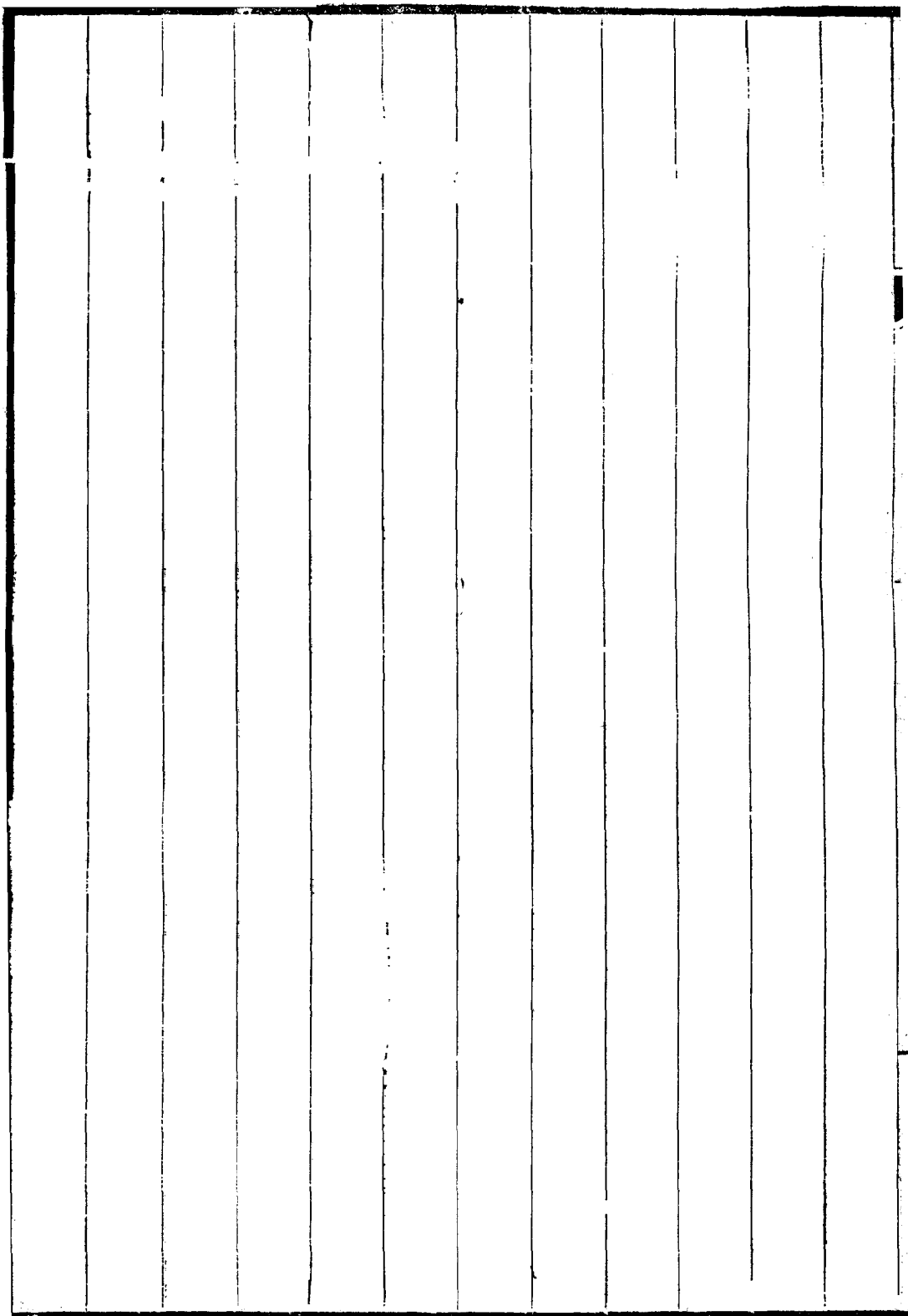
卑

縣額設防守汛兵四十七名民壯四十名除逐日派撥看

守監庫防護城池外遇有外來人犯過境餉鞘即分撥協同護
送勿致疎虞一經外來犯衆過境餉多恒慮不敷分撥若再裁

減勢益周章是卑縣所設民壯四十名應請存留以資防護於地方公事實有裨益

暢俊曰兵法曰左阻山陵右倚水澤新邑平原也無險阻可恃固非用武之國然為南北要衝其境四達有事則肘掖被衝爰之憂故延津之關防禦是亟臨清之守形勢獨雄即明末流氛四訐蹂躪日劇終不至為荆棘之墟者未必非徹桑徙薪有以先事而預籌也顧前此駐防札檄由鎮府肅行近始受牒職方氏戍守專一訓練嚴明有兵之倚而無兵之擾復飭整驛堠枹鼓相應其額設壯丁亦隨營操閱蓋倣唐蓄養府兵之遺意焉法良制美雞犬無驚當永享衽席之安矣



風俗志

風俗者教化之端也新鄉之在三代爲衛風而自秦漢以來或稱其纖儉習事重義疎財或譏其怠惰性緩俗剛強薄恩禮所言不一意者風俗與化移易汗隆隨時先後之不同有如此耶移風易俗使百姓纖儉習事更能重義疎財而不至以怠緩貽穢甚且剛強而薄恩禮其責自在乎教民者

詩註地濱大河其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地平下故其質柔脆厥壤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

左傳季札聞衛歌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史記衛多君子

漢食貨志其俗纖儉習事

漢地理志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又云
康叔之風雖善而紂之化猶存俗剛強多豪傑薄恩禮好生分
隋志云民事農桑性多樸直前代多文雅之士

隋書地理志汲郡河內得殷之故壤考之舊說有紂之餘教
文獻通考性緩尚儒仗氣任俠

宋史地理志當室璧之分南濱大河北際幽朔東瀕海岱西壓上
黨大率氣勇尚義號爲強伎汲郡之地頗雜斥鹵宜於畜牧

宋詹文新鄉學記云土地饒美物產富盛

輿地志云重義疎財有先王遺風

廣皇輿考云其俗剛武重義

府志貧富相賑耕桑是務人多貧窮錢糧逋負

郡志人知向學彬彬有文

張耒雜志山水清遠土風厚善

羣書備考風土敦質氣稟渾厚人重去其鄉

舊志風俗與時推移習尚代有變革國初蓋稱雅化成弘時風淳俗美人矜氣節文亦近古其時才賢彬彬立朝不阿至力折權璫直聲震兩都嗣茲代不乏人里居敦素守確有先民風而閭閻殷盛庶幾康叔遺澤邇來俗漸浮華健訟不力本生殖一經災侵遂成困踣年或稍登輒習侈靡還醇返朴尚望於後之君子

古冠禮久廢

婚禮論門第計輩行先問名繼納采終請期庶民並同惟納吉納徵親迎諸禮則士大夫家行之

喪禮三日訃延弔賓俗曰開門以七七爲期有日薙髮卜葬先期啟柩親友祖奠隨其厚薄酬以布帛延達尊者題主祀土妥靈士

大夫家晨夕饋奠遵文公禮不作佛事有間用浮屠者更有信陰陽家言遲營宅兆者

祭禮鄉人墓祭士大夫家起祠堂設木主祭之生忌之日則必墓祭吉祭惟膺封受旌焚黃墓側餘皆祭于廟

士子習帖括布衣疏食淡泊自甘歲科隨牒應試防冒籍故家所遺屬佃僕不得干犯即其人狡獪多財作胥吏終不得列上流方言詞不詭僻頗近官話間有土音其四封聯界獲嘉陽武原武延津凡所接壤係屬某邑語音即類某邑推而至於日用禮儀亦俱相倣蓋漸染使然也

歲時正月立春前一日邑令率屬迎春於東郊士女填閭塞巷觀之覘土牛身首以占水火疾疫覘勾芒神帽鞋以占寒燠雨晴次日祀芒鞭牛如儀以蘿蔔和麵餅食之名曰咬春元旦長幼夙

興肅具衣冠設牲醴糕妝祀神祭仙並禮尊屬戚里往來交賀飲
食讌會逾上元始定 上元剪綵爲燈紛披點綴令成山嶽樓閣
人物車馬之形或範土像仙佛獅象中空吐燄光彩騰灼并鎔鐵
汁散點成虹迸落空際俗曰打梨花架木爲榻高放烟火銀花散
飛觀者如堵兒童扮演故事鳴鈺疊鼓士女往來雜遝夜分不散
飛杆舞絙間亦有之前後各一日皆爲燈夕士女齊赴城外東南
隅以艾灸祛疾又於曠地疊木以爲星橋曰天橋結草成圍方十
丈許曲折通徑男女遠行晝夜不疲謂之走百病 十九日門戶
床第倉庾間燃燈殆徧光瑩奪目曰添倉是日西南路小冀鎮會
二月初二日梁任旺會 初十日東路臨清店會 十五日西路
老君菴會 十六日西路大召營會北路玉女觀會 二十日東
路楊村會 二月清明插柳於門攜紙錢酒榼拜掃墳墓踏青遊

賞兒童戲風鳶 初一日東路北新鄉屯會 初三日東路南新
鄉屯會顧固寨會西路合河會 初五日東路三王莊會 初八
日西南路小冀鎮會 十四日西路大送佛會 十七日西南路
七里營會 十八日城內城隍廟會南路郎公廟會 十九日西
路絡絲潭會 二十日東路呂村會西南路張家莊會 二十一
日北路塔兒岡會 二十三日北路王小屯會 二十四日南路
八柳鎮會 二十八日西南路大陽隄會北路郭柳會 二十九
日西路合河會 四月初一日北路李四屯會 初八日北路吳
家堂會 初十日東路顧固寨會 十二日西路合河會 十八
日西南路小冀鎮會 十九日西路西北耕營會 二十日東路
莊岩會 二十八日北路藥王會柘榴園會 五月端午貼天師
符佩榴懸艾繫續命縷飲雄黃菖蒲酒姻戚角黍相饋遺 十三

日城內關帝廟會 十七日西路店後營會 二十一日西路高

莊會 二十五日西南路小冀鎮會 六月六日曝衣物合醬造

麩 初三日西路東北耕營會 初六日城內八蜡廟會西路原

莊會 二十日南路長興舖會 七月七夕婦女穿七孔針乞巧

士女翹首雲漢卜牛女會合 中元墓祭如清明節衛河西岸民

人初更放河燈泛棹招魂 八月中秋戚友交饋月餅婦女陳瓜

果拜月 九月重陽餉蓬餌飲菊醪登高嘯咏 初十日南路八

柳鎮會 十七日東路大王廟會 十月朔墓祭如前製寒衣焚

墓側 十一月冬至往來賀節亞於歲首 十二月初八日雜米

菽諸果爲粥啜之 二十三日具酒果飴糖祀竈亦有用次日者

二十四日掃梁棟間塵 除夕更桃符易門神換春聯互相饋遺

歲薄暮斷木爲薪擇礫砢多節者焚於庭占達旦灰燼爲吉爆竹

通宵不斷間有少長合坐守歲者自二十四日起凡有婚娶不必擇吉謂之亂歲

明邑令劉文才鄜南儉約序古今治忽之機質與文相循環而已窮必變變始通通則久代代皆然不必復商周合論也我國初人民甫定淫巧未開醇穆之風遠追邃古歷弘德間憶吾邑殷陳二先生一時諫臣也文章理學載在通紀考其當日饋受絲帕二方便足成禮至其手啟直捷書數行於名次之右更不別置一紙今其墨跡猶有存者於時習之而安未聞病其野馴至今日何靡甚也卑耦尊賤妨貴不遜之極釀爲世蠹以故宮室車馬衣服宴會之制轉相效尤誠如所云一席之費可當中人一月之糧一帖之費可足窶人一月之食識者於此抱隱憂匪專爲物力惜正爲升降之世運慮也不佞待罪中州作新鄉

銅墨吏欣逢聖天子敦儉于上院司道府殷然以雅道相督而
新鄉合邑士大夫不鄙不佞進而教之託以鈴鐸之任予實司
牧敢弗從事乃遵憲臺儉約復經浮翁賈老大人所潤注者凡
七款簡而文行而可久急付梓刻廣爲散布此制行顯留於民
者固多陰移於世者正不少其於院臺所云遵古之制易今之
俗端於此有振云 崇正四年九月

周一棟鄘南儉約序人情只為求多一念便生出許多不足念
許多怨望念許多害殺念使平情一思則不足者未嘗非多一
切浮念真可自廢如遇必不可省之大事乃得以全副精神滿
盤材力當之則今日之省事亦自不必不省棟賦性疎拙每於
人情稠疊處輒瞠乎其不及非敢好簡也大約謂一人自有一
人應做之實事一事自有一事應具之本情就本實處行去不

求過多亦安見爲少縱失之樸縱失之拙何從起怨望意思何從起害殺意思試看田父把臂一語壺酒盤飡皆可見志謂何端東盛席言不爲不巧色不爲不工綢繆不爲不極盡反饒不足情倪所爭者真僞不在繁簡耳棟每痛心於此今歲羈跡燕邸歷盡人情巧拙之機習俗奢儉之形歸而益切切於心急以此商之吾師浮弋公吾師遂出儉約數條謂此余隱憂也姑由細以及大耳吾鄙劉老父母敦厚長者心清政簡夙有反約思行將以此奉教或可挽一時之靡靡已未幾而院道府公祖咸有儉約之示噫嘻奢極還本救時者殆有同情乎於是遂暨邑士大夫訂一柬帙品蔬約式夫柬帖所以通往來也而往來間實不止一柬帙也品蔬所以燕會好也而會好間實不止一品蔬也往來會好人情所不免也而人情所不免實不止一往來

會好也但能於一事留一真幅便不濫觴於一事便於一事之人已俱足相安存有餘之精神材力以當生人必不可省之事請從此往來會好始

崇正四年九月

張縉彥鄺南儉約序吾邑孟諸伯翁浮弋老師崇古厭俗欲與人相見其素心久矣值劉老父師下車爲下民觀瞻始逐條儉約相期加意行之往來翰札以及牲肥蔬菓皆有定式不得意爲增益此固藥時之古道實人事本心也蓋人之好奢其本心未必如是或見人之共尚而姑效之及其供費如漏實應且增而不如是則恐人之誚我也甚至有不稱其家之有無而勉強應之若不如是則不光華嘉賓宴集甚於輸糧償債矣噫不過以耳目口腹之事相爲尊敬而奈何以耳目口腹之事自苦而不能言自煎而不敢遁也此舉爲人惜德爲物惜命爲國家惜

財使人翻然各遂其本心各祛其大苦有不信如風行者與體
此意也坐立拜跪之間亦可儉文問饋遺送之間亦可儉節飲
食服御之際亦可儉用輔此而行之人成家常之人世成素朴
之世又何求焉時院道府諸公皆有教頒而此約爲真切篤至
云敬爲序 崇正四年九月

物產志

天地以其正氣生人而以其偏氣生物物之類非一方之所能盡也臨川陳文學之蘭嘗謂山附於地凌空而倚天木性愛之羽毛之族居焉水通於天蹠實而行地草性愛之鱗介之族居焉山不高水不深則物產亦不富限於百里之地也若夫雉馴麥秀則德化所徵蓋即物產之盛衰亦足驗守土者行政之得失矣

穀之類為秔稻

晚者為秔

為糯稻為大麥為小麥為蕎麥為玉麥為黍

有黑白二種米

皆黏俗名黃米為稷為粟穀

種類甚多俗呼小米亦有黏者名小黃米為高粱

者可以釀酒

為黃豆為青豆為菜豆為黑豆為扁豆為豌豆為豇豆為蠶豆為小豆

紅白二種為芝蔴為眉豆

蔬之類為白菜

一名菘又名黃芽白箭杆白種同而稍異

為菠菜為芥菜

大小二種

為芹菜

為苜菜為茗蓬為苘蒿為萵苣為蔓菁為葱為韭為蒜為芫荽為

蘿葡紅白異種又一為山藥為花椒為金針為冬韭菜為藺荷俗名

甘露

瓜之類為東瓜為西瓜為南瓜為北瓜為王瓜為菜瓜青白二種為絲

瓜為香瓜即甜瓜為苦瓜為葫蘆為瓠子為茄子紫白二種又生食者名水茄

果之類為桃為李為杏為石榴為葡萄紫白二種為梨為棗為柿為核

桃為羊棗為沙菓為花紅為梅為木瓜為荔枝

花之類為牡丹為芍藥為海棠為木槿為薔薇為石竹為丁香為

菊為臘梅為唐棣為干葉榴為火石榴為素馨為鷄冠為金盞為

秋海棠為月季為玉簪為向日葵為榮花為迎春為藍菊五色為鳳

仙為紫荊為米殼為葛花為蓮為萱

木之類為柏為楊為柳為槐榆為榆為桑為柘為楮

為棠為白楊為三眠柳

藥之類為仙茅

出縣北魯王溝方書以茲土為佳今不恒有

為地黃根為山藥為枸杞

為香附為兔絲為蛤粉為艾為薄荷為瓜萋為蕪苓為益母為疾

藜為粟殼為牽牛

黑白二色

為透骨草為車前子為半夏

草之類為萍為葦為茅為蒿為蓬為稗為馬蘭為吉祥為苜蓿

鱗之屬曰鯉曰魴曰鯽曰鱧曰鱖曰鱣俗名胖頭曰白魚曰馬郎曰黃

頰曰鱗花

介之屬曰蚌曰蝦曰蟹曰螺曰鼈

羽之屬曰雞曰鴨曰鶩曰鴿曰鶉曰鳩曰喜鵲曰烏鴉曰鷹曰鷄

曰燕曰鶯曰麻雀曰練雀曰啄木曰布穀曰鸛曰鷗曰鷺

毛之屬曰馬曰牛曰騾曰驢曰犬曰猪曰羊曰猫曰獾曰鼠曰狸

曰狐曰兔

蟲之屬曰蠶曰蜂曰蟬曰蠅曰蚊曰螢曰蛆曰蟻曰蝦蟆曰螻蛄
曰蝙蝠曰蠅虎曰螳螂曰蜻蜓曰蝴蝶曰蟋蟀曰蜘蛛曰蚰蜒曰
疥蟻曰蝸牛曰蝎曰蛇曰蚱蜢曰蝟

貨則有絲有絹有紬有綿有布有絲帶有縠麻有石灰有蠟有油
有酒有蜜有靛有紅花有綿紙

舊志曰按此衛郡通有非縣特產也蒼岷石青則產於汲縣稻
米錫鉛之類則產於輝淇本縣不與焉

康熙續志曰土物愛厥心臧物產蕃變地之肥磽俗之厚薄係
焉攷之鄘風有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又曰我行其
野芄芃其麥鄘土所宜畧可見矣

任瓚曰聖王之世不貴異物貴用物吾邑厥產除五穀外桑麻
之利在在有之樹果之生在在有之而拙以性成懶因俗變不

獲大食其報所當相土之宜以佐力穡之用

新鄉縣志卷第十九

名蹟志上

物換星移修成陳跡蓋有當時赫奕而閱世銷沉者矣千百年來何可勝道惟人既往而蹟長存則地以人傳蹟因名著望古遙集未嘗不慨然而歎興焉新鄉所紀斷自周初凡一城一壘一園一亭脩載於篇附以坊表祠堂昭君恩而念祖德亦從其類也

妹邦殷畿內地鄘風采唐詩注沫衛邑也書所謂妹邦是也按此則於三國屬鄘

書疏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於妹邦是康叔並監鄘也路史沫武丁遷之在朝歌故城南詩沫之鄉者近紂都

古鄘國在縣西南三十三里詩疏所謂管叔尹鄘即其地

河南通志鄘城在府城東北一十三里又新鄉西南三十三里
有古鄘國 衛輝府志武王分紂城以南謂之鄘以管叔尹之
即其地路史云有鄘水出宜蕪山 康熙續志郡志云鄘城在
府城東北一十三里今稽淇縣即朝歌故都若以府城東北爲
是則三監以管叔尹鄘不宜如斯之近也其在新鄉之南可信
矣

國朝趙民表詩相傳此地古鄘州幾度升沉萬古秋白鶴空傳
仙筆在澄潭不向故城留殷墟憑弔鷹揚跡牧野追思抱器儔
時代變遷增感慨衛溪依舊水悠悠

蘧伯玉故里在縣東北十五里君子村俗呼蘧里

按君子村在邑東北由來已久今邑北尚有蘧姓其祠墓

見存茲邑則伯玉之爲邑人無疑但考汲縣志亦載君子村在府城西北三十里其人物志中更列伯玉名似伯玉又爲汲人豈新中鄉原屬汲縣新邑半分汲地地歸新而名在汲汲之秉筆者遂承訛襲謬以至於今歟

明米壽圖詩空濛烟樹裏殘碣幾千春舊里欽君子知非媿古人芳踪餘簡策芝室已荆榛爲憶當年事齋心欲共論 國朝程啟朱詩蘧子賢大夫見稱于仲尼崎嶇衰亂朝能卷而懷之孫甯爲無道寘君若奕碁潔身出近關皓白誰能緇一心事四君暗室勿忍欺冥冥不墮行南子且見知靈公不進用屍諫何能爲平生敦克復細行殆無遺知非欲寡過進修罔倦時令德不可諉世遠名益隨泉水日潺湲東流注清淇山川無改色朝市幾變移當時螭與魅磨滅知爲誰烟草覆墟隴憑弔有餘悲

獨存君子村百世仰光儀春秋崇報享因墓立廟碑民心豈私
好於此識秉彛德輝照古今使我繫深思 李登瀛詩策騎東
郊行日暮至古里里有殘碑剝落不成字邂逅問土人云是
伯玉氏寡過若未能知非益自砥語默適時宜出處隨通否長
嘆懷古賢落落誰可比相去千餘年遺風猶仰止月下聞車聲
麟麟行復爾 又舊是鄘南地猶聞君子居棘深微見壟宵靜
不聞車濮上風塵遠關門烟樹疎我來瞻劍舄懷古獨欷歔
又故國山河改如何尚有村斷碑紅蘚合古道白楊存日落惟
聞雁山空祇嘯猿行藏誰復問百里望平原 王鐸詩尚思君
子里憑弔爲停車心骨千齡在春秋百戰餘觚稜終草莽石馬
已邱墟自愧不無過蒼烟古木疎 又古瓦古邱空綠水水塘
清苦見其底衛之君子幾千年池上芙蓉以香死，周體觀詩

每憶淇源水今過伯玉鄉
野花開徑小垂柳拂碑長
念友曾通使懷君獨用藏
衛多君子澤百世慕芬芳
許爾梅詩極目山彪地先賢
有故居無憑詢世族寧復見
安車鄉祀荒榛裏斧封敗草餘
忽驚良吏訪野老亦欷歔
又滄桑經百戰悵望一荒村
衛國前岡繞輝州後道存
何年來化鶴幾載息啼猿
俎豆重光日應知慰九原

漢堤在縣西南西連獲嘉東北接汲縣金衛州河平軍節度使與
敦築以防黃沁二河水患

衛輝府志漢堤一在獲嘉縣南四十里下接新鄉縣一自新鄉
縣西南入境東北至胙城縣又北入汲縣一自胙城縣西南上
接新鄉縣西北接汲縣一自汲縣東北入濬縣金河平軍節度
使與敦修以障黃河河久南徙堤址尚存 獲嘉縣志漢堤爲

新編縣志卷十九
三
黃河故道之障半爲黃河所嚮或云即漢時所築以爲河防者也按周定王時河徙而北始非禹故道至漢文帝河決酸棗東潰金堤興卒塞之武帝又決瓠子每年發卒修之皆不復至帝親臨祭而堤始就今開濮滑濬等州縣故堤是也則非此堤明矣明帝永平十二年嘗修汴梁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意者此堤之築其在是時與

按太行堤自武陟縣詹家店起直抵碭沛一千餘里名曰太行堤蓋取聳峙蜿蜒如山之狀

見河防一覽

獲嘉故城在縣西南十二里漢武獲呂嘉首置城即此

獲嘉縣志獲嘉路通荆襄川陝爲西南要地東控衛輝西接覃懷北倚行山南瞰黃河東西廣四十五里南北袤七十里今按漢初立獲嘉於新中鄉東抵汲西接修武其地甚廣高齊移縣

治共城隋開皇初又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割縣之東境隸之
後縣雖移治於此而仍分爲二今之獲嘉大抵纔舊邑西境之
半非漢舊矣 又云縣治舊志創自漢元鼎六年今考隋志新
鄉縣有舊獲嘉縣城北齊廢明朝一統志獲嘉故城在新鄉縣
西南一十二里即新中鄉漢所立縣也高齊移獲嘉治於共城
隋開皇中移治於此今之縣治所從來矣

馮石城在縣西南十里去故城二里後漢冊馮石爲獲嘉侯築城
於此敗堞蕪沒若隱若見昔土人每於雨後獲古銅箭鏃長五寸
餘或屯兵處也

明劉理順詩馮侯曾受履載籍遠相傳鼙鼓聲何在金僕色尚
鮮水深魚鱉冷夜靜月星圓莫把青絲採洗兵諒有年

故延津關在縣東北基址無存

唐書地理志新鄉東南有故延津關

故臨清關在縣東二十里前代設置以控扼衛河之險即今之臨清店

唐書地理志新鄉東北有故臨清關

岳忠武戰壘在縣南二里拔新鄉時駐兵地高丈餘亦稱岳王塚即東西王岳營今之孟家營臧家營是也

明劉理順詩東京淪陷後北伐更何人相里生神勇荒城自野屯兩河風拔幟百戰胆籠身秋雨瀟瀟夜如聞殺氣噴 國朝

王鐸詩猶說膺前燾軍旗振衛州陰川遺廟曙古道舊山秋灝氣真無敵雄心尚未收不應悲宋事灑淚羨貔貅 李登瀛詩

故壘今猶在黃龍志未伸金牌一日詔血戰十年身却敵資名將籌邊托佞人太行忠義盡遺恨薄高旻 張縉彥詩芊芊岸

草擁高墳鐵馬聲嘶夜夜聞殘壘已成狡兔穴空山唯見野鴻
群渡河元爲中原計納幣誰知宋室分日照平陵春筍綠今人
猶憶岳家軍 暢俊詩八陣風雲約畧同前驅奮武仗孤忠黃
龍有誓漳河北赤纛先標沁水東甯武只知身是膽夫差方恨
角從公於今誰作香盆饋到處精光射塞鴻 又帝室蒙塵歲
月同橐籥誰肯効愚忠書生早識師中錫猛士群憐馬首東三
字遂教沉伍相兩河從此泣于公撼山剩有軍容在幾陣寒鴉
伴塞鴻

石佛在縣西南三十里宋佛村宋時有石佛高丈餘黃河泛漲浮
水至此而止遂建西明寺

國朝王鐸詩窅窅法王湧莫知出虎方爲龕時宿鳥陳火夜聞
香千歷開神咒五天發海光皈心頗有日未可限津梁 張縉

彥詩天竺來靈聖慈航不溺水峩峩真實相渺渺虛無旨白鳥
翔鷲雲慈風落曇蓋不知幾何年猶出五獅子

海蟾仙字在城東白鶴觀字如蛇龍土人搨之以驅鬼物

神仙傳劉海蟾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相素喜性命之
說白鶴觀知事崔重徽忽見道人謁於堂下揖之坐不語但微
哂重徽起取金相贈未入房已聞弄筆聲急回視已失道人壁
間有題字以仙書證乃秦人劉海蟾之筆 金王廷直劉海蟾

堂移石刻記昔天禧中禮部侍郎王曾較定九域圖凡京府三
次府七州三百六十一軍四十四監六縣一千五百七十五尚
古跡載仙家事實者十嘗七八宋圖具在班班可讀然考仙之
所寓必福城也廷直少時讀海蟾子詩帙高風莫能企及乃書
亦有仙風道骨爲時聞人隱其名而道號顯蓋避秦焚坑之患

修上真玄妙之術身獲無殃仙之帝鄉唐呂洞賓自進士而神
仙亦其流也劉公於致和中罔測自何來道新鄉福地欲垂福
于人而示書白鶴觀前人刻之字側不必再記然新鄉居京府
州監縣之一而山川秀麗形勢雄峻景物明媚巋然迥異而古
觀冠城東海蟾子走字壁間翻身倏去妙書炳烺嘗爲好事者
摸之素縑以進上鑄之翠琰以示人未幾爲神鬼風雨雷電所
取嗟乎新鄉非福地仙其肯一來乎僕皇統三年來令斯邑首
訪劉公碑刻惜其石刻存於頽垣敗壁之下有識者不忍闕焉
因募衆成堂于水之濱移石文于堂中而奉之號海蟾堂自茲
以往異人遊士名卿大夫一或假道至斯不作一美觀乎以斯
事聞之上使他日有司定圖作吾縣一奇跡不爲虛筆實可書
也於是令觀主崔重徽者爲我葺其堂寶其碑碣人勿踐履汚

漫之抑又爲永久計也 國朝張縉彥仙蹟記白鶴古觀不知始自何代相傳宋政和間仙人劉海蟾經過飛篆聖壁之上今石刻炳然望之如龍翔鸞舞者是也先生丁晉季之亂往來燕秦間投簪辟穀葆真服氣去而上仙一時遊歷多有異跡北方之人雖兒童女子無不知海蟾者然先生去今千禩矣事事傳疑鮮所証據他無論已即如石旁董賓卿所記白鶴觀知事崔重徽一日見道人謁於堂而一統志則稱汲令崔重徽且金皇統去宋政和不過數十年縣令王廷直石碣乃謂先生避秦焚坑之患隱其名而道號顯似先生名字不傳於世而爲始皇時人矣塑像蓬鬢環耳怪陋異常絕不似貴人黃冠氣像下有一蟾仰沫吐珠又不知取何意義無怪乎世人之訛稱也余低回其下悚然久之夫仙字去今方數百年已爲手指摸畫漸成細

淺而石旁題記數字又磨滅不可全識再經千百年有與荒烟
斷草俱歸汗漫之鄉耳可勝歎哉余于是詳爲考稽如晉史列
仙傳左編文獻通考三才圖會諸書得先生身貌仕籍學道出
處顯具乃爲鐫像紀事以示問音者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晉有陶隱士東籬笑傲不爲斗粟折腰跡其桃源詩記飄然有
凌雲之氣先生敝屣功名掛冠遁跡寧獨慕紫霞青苔哉去燕
適秦蓋其寄託遠矣其志可則亦淵明之流亞與若夫至人天
隱其次地隱其次人隱先生化氣成鶴齊萬物一死生天隱之
隱抑又未可量也榮祿者身之災也聲名者道之賊也逃祿匿
名混跡塵世先生固以此成其隱耳然則謂先生謁汲令可也
謂先生爲始皇時人可也謂先生蓬鬢環耳怪陋異常可也謂
先生名海取精蟾蜍亦可也凡若此者皆天隱之極致先生之

實錄若夫神篆飛空偶然相涉此呂公偶傳丹篆千年術耳豈足以窺先生哉 康熙續志王廷直海蟾堂記云皇統三年來令斯邑作記爲皇統八年戊辰前志或云劉公于致和中至觀按金熙宗辛酉改皇統至八年正係戊辰則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也致和爲元泰定年號相去一百八十年安得預書於皇統之時乎其爲宋徽宗政和間至觀無疑碣石漫滅以訛傳訛寧有已時今悉正之

明劉理順詩昔日函關氣靈文著五千至人由夙契巨棗匪訛傳風化一恭遠跡留七字鮮何年重到此雲鶴共翀天 國朝周光爰詩白鶴仙踪丹篆炳神光倏忽入雲影未曾於世覓黃金一提一挑摩秋冷何時千里畫銀鈎何事東流狎水鷗一笑由來人不識祇餘七字傲羊裘 許爾梅詩伊昔海蟾子閱經

事燕國乃有正陽子悟以累卵術掛冠如弘景寧受憂患逼既
得清靜宗終南遂遁跡化鶴忽冲天白氣頂門出此郊置觀初
傳聞白鶴集豈即仙靈至而人未之識不然政和間胡來輒弄
筆不效令威歌不畫蘓耽漆颯颯風雨聲振腕滿素壁倏忽不
見人墨審看猶濕蜿蜒龍蛇驚縹緲雲霞色證彼群仙書七字
方能析迄今千餘年竒妙留堅石對之徒罔然神仙安可覲
王鐸詩石間靈秘泄尚憶紫霞餘顛謫消人慮驚飛識道書雙
龍驅氣象十日照元初揮手不能見天風吹步虛 張絳彥詩
石影靈虛碎盤桓紫氣生我來觀混混何物幻英英日照龍蛇
動天昏風雨驚青痕千古在白鶴又誰鳴 又昔人化鶴去今
日更來過筆態鸞驚舞石光龍影馱六書藏世界一氣返天和
千載煩人憶相將望彼阿 張欲含詩驚彼雲霞跡有如蝌蚪

書劍光逐電影鶴馭入風餘飛篆老成碧靈文望欲虛何由生
羽翼信步崑崙墟 汪度詩納納濡靈氣誰知道竅深石橫飛

劍影雲壓峭碑陰蟾說頑天地鴻文覈古今神仙感寥濶遊戲
或重尋 張縉彥詩高士丹成入太微斑斑老霰去來稀杖瓢

剩有青蛇影城郭空傳白鶴歸昏夜常驅神鬼哭孤霞每帶雨
風飛仙人靈寶終難洩山下黃精葉正肥 許作梅詩遙憶投

簪倦事燕丹成羽化已翀天青羊宮裏遺踪遠白鶴臺中古蹟
傳寶篆離竒題石碣墨光隱現繞雲箋廣陵仙子歸何處留得

殘碑堊壁前 李登瀛詩仙翁昔日投簪去竹杖芒鞋悟息機

關上青牛渾未識雲中白鶴幾時歸丹池清藻虛明月石碣殘
苔冷落暉祇有靈文蝌蚪在千年閃閃劍光飛 潘汝誠詩廣

陵閒客閒不得肘傳丹篆弄顛謫瘦壺重戴躡罡風白鶴觀前

泄霧蹟七字驚倒人間書揮手秋霞影飄瞥至今車騎何闐咽
指畫目瞪詫竒絕軒飛勢挾兩龍驅光怪燿如十日出衛河下
瞰青茫茫蛟蜃潛迤電搜璧我亦种陳一輩客誤讀黃庭坐淪
謫將相神仙兩不成塵骨無由生羽翼前身尚憶白雲巔泠泠
七弦彈霹靂 潘德人詩形色何縹緲屈伸非偶然龍蛇飛筆
底奕世有人傳 暢俊詩了徹先天與後天遂初拂袖賦肥泉
果然高蹈同浮海不信荒唐說戲蟾筆底龍蛇驚海窟碑頭風
雨拂蒼烟詞人自許還丹去羽化重來亦謫仙

李臺寨在縣南三十里元總管孫公懋避兵處旁有驛亦名李臺
永樂間廢

御寨在縣東北十里濱衛河與牧村毗連有紅土岡雨後水如血
俗傳血流漂杵處旁有寨元衛輝路孫總管築

弇州別集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人由此觀之紂卒之倒戈後攻血流漂杵蓋與其黨自相格鬪故也 康熙續志遺址所留傳於百世尋幽之士每取徵焉乃觀御寨之蹟益知書之不可盡信矣禹貢之別九州也爰有赤埴紅土之說蓋取諸此歟

魯總管故里在縣北十五里魯堡舊有元碑今殘缺其爲魯王溝文武貴人皆出一門明洪武時欽天監瞻此地有王氣遣使鑿之遺溝尚存

黃河故道自縣西南入界北行與胙城相接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堤越明年鑿新河修石岸十四里以塞其舊元時又自原武縣決而東南流經陽武封邱茲河遂絕

行水金鑑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東注梁山灤分爲兩派一由

北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奪淮入海而汲胙之流塞元至元中
河徙陽武南奪渦入淮而新鄉之流塞泰定元年改從汴渠至
徐城東北入泗入淮即今通行之河也元時新鄉雖塞尚由獲
嘉明天順六年自武陟東徙原武而獲嘉之流塞 禹貢錐指
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新鄉之流絕 河南通志大
河舊道自陽武縣北東經延津縣北又東經胙城縣北河之北
岸爲新鄉縣汲縣之境

國朝許作梅詩傳道金隄外天河舊曲洲一朝浮白馬千載斷
黃流記濫殷都改遷移宋室秋傷心陵谷變蜀此可亡憂
沁河故道在漢堤通志云西自武陟流經獲嘉縣界東南接新鄉
縣界流至開封府入黃河

明史河渠志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穿太行山東南流三

十里入河南境遶河內縣東北又南東至武陟縣與黃河會而東注達徐州以濟漕其支流自武陟紅荊口經衛輝入衛河元郭守敬言沁餘水引至武陟北流合御河灌田此沁入衛之故跡也明初黃河自滎澤趨陳潁徑入於淮不與沁合乃鑿渠引之今河仍入沁久之沁水盡入黃河而入衛之故道湮矣武陟者沁黃交會處也永樂間再決再築宣德九年沁水決馬曲灣經獲嘉至新鄉水深成河北又滙爲澤築隄以防猶不能遏新鄉知縣許宣請堅築決口俾由故道遣官相度從之沁水稍定而其支流復入於衛正統三四年間武陟沁堤復再決再築十三年黃河決滎澤背沁而去乃從武陟東寶家灣開渠三十里引河入沁以達淮自後沁河益大合而沁之入衛者漸淤又云萬歷十五年沁水決武陟東岸蓮花池金屹嶺新鄉獲嘉

盡渰沒廷議築堤障之都御史楊一魁言黃河從沁入衛此故
道也自河徙而沁與俱南衛水每涸宜引沁入衛不使助河爲
虐部覆言沁入黃衛入漕其來已久頃沁水決木欒店蓮花口
而東一魁因建此議而科臣常居敬往勘言衛輝府治卑於河
恐有衝激且沁水多沙入漕反爲患不如堅築決口廣關河身
乃罷其議

白馬潭在縣東南二十里東莊岩村

右古蹟

五陵曉色 林石鬱翠與汲邑山彪相聯曙光輝耀勢凌碧落可
以遠眺適情

國朝李登瀛詩日色遠含空蒼然曉望同高峯先閃閃宿霧尚
濛濛綠樹千章外黃鸝百轉中遙看裘馬客初起鞚花驄 周

嗣昌詩五陵靄靄映朝暉烟樹山村接翠微出作老農初夢醒
呼童鴉鵲已飛飛 暢俊詩羣峯蒼翠一輪升濟勝還堪拾級
登底事寒鴉偏念舊依依三匝漢時陵 暢于熊詩瞳矐初日
映東方佳氣飛來接太行無象青紅能鑄色有情山水不韜光
漢家離黍逢秋雨潞國鐘聲送夕陽暮暮朝朝霞影落五陵終
古卧長岡 宋之范詩空濛片片海雲升曙色尤憐跨鶴登爲
語輕肥貴公子茂陵若個勝於陵

鴻門夜月 四望白沙夜色如晝可助野趣亦動愴懷

明盧大謨詩鴻門一片月夜夜印平沙碧漢金疑墮藍田玉已
芽露澄江徹岸風靜浪生花鴈在汀洲宿驚飛字影斜 路珠
詩晚入鴻門景最幽冰輪初上柳梢頭名爲邑內無塵境占盡
人間不夜秋萬頃平沙寬眼界一灘清影豁心憂幾回把酒頻

相問我再來時月到不 梁海詩萬頃平沙久廢犁篆文錯落

夜清淒光騰蓼渚瓊樓近色映雲汀玉宇低漠漠龍堆皆琥珀
茫茫雁磧盡玻瓈倒卮不盡鴻門興相伴嬋娟細品題 郭庭

梧詩夜夜人知仰月華那堪清景在誰家古堤風散驚棲鶴野
戍星輝起噪鴉厭藿遺黎珍滷水服耕瘦犢茹明沙可憐造物
開長鏡不照逃亡滿路賒 國朝李登瀛詩明月當清夜溶溶

照遠扉玉壺凝皓魄珠露淡清輝天上晴陰合人間去住違鄉
關一夕夢還共白雲飛 郭遇熙詩雲樹孤邨暗寒烟起暮秋

牛羊歸夕照雞犬落暝收霜白遙含影沙明近漾流柴扉終日
掩惟有雁鴻留 周嗣昌詩過客嘗思秉燭遊主人何事不登

樓雖然天上無蟾影滿地清光擅九州 暢俊詩博浪惟知報
主恩好懸孤月照鴻門尊前起舞知何在玉斗猶留腐草痕

宋之范詩項伯烏知國士恩直將私德樹公門何如浩浩平沙
月千里冰壺絕綫痕

李臺晚照 夕陽掩映光景逼人

明余相詩弭節西風過李臺吟眸欣傍夕陽開斷霞斜捲羣峯
外暝色遙從千里來桑柘荒村歸鳥亂牛羊平野暮笳哀登臨
謾惜黃昏近明月前溪待舉杯 梁海詩孫公臺畔弔殘暉燦
爛晴光映四圍幾處林園丹飾牖數椽野屋錦為扉斜穿疊嶂
峯含麗返照雲瀾鑑吐輝鴉噪忽驚回首望翠屏晚景此依稀
郭從可詩西風落日暮林疎猶有餘光觸玉壺倒景真如壯士
挽晚煙難倩畫工圖尊前再酌催花酒臺下休驚啼夜烏莫怪
當年玄尚白天應獨照子雲廬 國朝郭遇熙詩每過夕陽下
依稀晚照城應知真幻景還聽有無聲鵲噪疎林暗雲歸殘寺

明登臺頻眺望處處見深耕 李登瀛詩千古孫公蹟高風尚
庶幾不知文錦貴空見彩雲飛石碣餘殘日疎林帶落暉悠然
遠山暮清露襲人衣 周嗣昌詩彩霞夜夜映荒臺落日揮戈
何處來請君細問鴻門月兩地光明一樣猜 暢俊詩夕照西
山日日來落霞孤鶩緊相催披襟欲握千峯紫不讓嚴溪七里
臺 宋之范詩聞道公私肥遜來不爐不扇那能摧夕陽殘照
猶堪挹目送飛雲即嘯臺

牧野春耕 牧野在縣東北八里即古牧野武王伐紂陳師之地
今太公廟尚存

康熙續志尚書孔氏傳云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皇甫謐云在朝
歌南七十里今縣東北牧村即其地也 又云郡志云牧野在
府城南陵西社寰宇記在汲近郊三十里今稽後漢崔瑗所築

汲城去吾邑牧村道里正合則其爲牧村無疑

國朝賀振能騷陟高原兮歷風塵遡宇宙兮懷千春思人情兮
弗易顧天道兮何親誰從長惡而弗蹶然以崩兮疇行陰善而
弗大啟以伸一夫不俊四海非臣忽倒戈而向暴遽抱器以歸
仁橋臺既燬寶玉成燐蹙哉涼德富矣善人除水火兮妹土崩
功名兮渭濱終胡爲乎秉鉞始何見而垂綸倘生民之有托亦
誰嘆乎長貧瞻行山兮多薇俛黃流兮有萼嗟日月兮就暮鬱
懷抱兮誰陳念天地之悠悠兮信治亂之有本將余思之渺渺
兮徒望古以遙呻

元王惲詩野人川浴振裳衣况接恩波沐鳳池莫訝出門何刺
刺須知去國自遲遲河橋飲餞無千騎文物聲名又一時有淚
不揮離別際西風空送鴈行悲 盧大謨詩癸亥陳師地熊熊

八百侯華山已縱馬牧野化耕牛社雨一犁足春風百草柔隴
雲猶未破簷日又鳴鳩 劉理順詩牧野當年事西山義士傷

白旄風日暗黃鉞電雷張億萬誰臣服三千各奮揚徘徊高阜
上天命信難常 張問仁詩蕭蕭嶺上野雲多舊是鷹揚千羽

過烏火流來周室鼎牝鷄啼起孟津戈三千猛士銷紅土八百
雄圖冷綠莎指點當年征戰地到今明月照長坡 國朝蔣家

駒詩行山薄青翠衛水日蕭森歷此山與水頓生今古心東望
朝歌城禾黍秋正深檀車不再見中原幾陸沉黃鉞埋野土烏
飛噪夕陰悠悠垂綸者何處覺知音 尚濱馨詩舊是征誅地

今當含哺天淡雲籠曉日細草蔭原田春計一犁雨風生萬井
煙家家歌大有朋酒慶豐年 王鐸詩會盟古未見整旅此重
過何似仍侯服相尋在斧柯苦煙遮壞土毒草附寒坡今日樵

蘓唱疑聞琴操歌 許作梅詩牧野平疇禾黍枯興亡何代不

征誅巡師寧爾歸羣后作誓誰人怨獨夫衛水東環仍戰壘行

山北望此殷都三千寶玉投焚日誰爲君王數繡襦 李登瀛

詩牧村舊是如林地野老猶傳昧爽時百萬倒戈空虎豹三千

敦旅盡熊羆岡陵未改興王氣禾黍還生故國悲往事茫茫徒

悵望夕陽衰草弔殘碑 周嗣昌詩牧野由來古戰場田田疑

是盡成荒豈知放馬歸牛後百畝優悠春更長 暢俊詩洋洋

牧野慶同春桓赫誰驚襁褓人賸有周原如禹甸壺漿萬古戴

王仁 宋之范詩十有三年是大春歸耕放馬又東人屢豐猶

憶當年盛土沃心臧賴至仁 尚重詩今昔憑搔首乾坤總戲

塲壺漿迎義戰牧笛悅春光穠綠沿山野花紅滿衛陽柴門雞

犬靜細雨正茫茫

原莊夏景 綠樹陰濃鳥聲上下坐卧其間可消溽暑

明盧大謨詩波面開粧鏡桑麻修綠雲泉香招北海暑薄對南薰
荻字漁竿亂溪文燕尾分牧童何處笛應是隔村聞 余相

詩草樹陰森白日長此中人境上羲皇柴關雨歇莓苔靜墟里
風迴禾黍香忽爾竒雲開遠岫倏然飛鷺下橫塘我來擬奏南
薰曲避暑寧須河朔觴 國朝王時泰詩遙望西郊外烟波十

里餘氤氳調火政蔥鬱沒村墟卑濕干英潤清香百卉舒耕雲
兼釣月不嘆食無魚 李登瀛詩別有清涼境人間暑氣收微

雲颺水面好鳥囀枝頭夜月千林雪松風十里秋玉壺冰更冷
散坐且忘憂 周嗣昌詩每逢逃暑過原莊千頃波流天共長

地近百泉分勝槩年年風送稻花香 暢俊詩婆娑萬柳數原
莊那用蒲葵遣艷陽一陣荷風香送晚猶堪高卧傲羲皇 宋

新刻鼎志卷之十九
之范詩無風也自有餘涼綠樹陰濃罩太陽選勝如堪長卜此
右丞瀟洒輞川莊 尚重詩避暑覓深徑清幽此地收高林茆
屋外小艇淺溪頭朝旭風光淡晚涼月色秋北窻非願寂入世
已多憂

衛水金波 水光澄徹凡百步許每遇微風拂之波紋如織

國朝任璿賦汎彼百泉清且漣兮廻瀾曲岸宛轉生姿引碧流
而西下繞粉堞以東歸雉城之側駝灣之湄中有澄練爰類文
漪影動金波搖晴天而煥彩光凝玉液射皎日以增輝爾乃外
絕纖塵中涵萬狀動如錦水吹滉漾之餘清靜若銀河積空明
而無浪綴縟藻以爲雲絢金光以成漾方其朝露皚皚暮烟浸
浸結縷兮鮫綃潛渚兮虹飲始也曙色與澄光爭妍少焉落霞
與晴澗齊映既吐巨蚌之珠旋飛寒蟾之鏡至夫宿雨霽薄霧

明移殘照帶疎星明璣的皦而不定清泚掩映而文生萬道琉璃之影千尺綺縠之形遊魚駭目翔鳥奪精顧茲衣帶漩環縈何以寸流之內而獨有斑錦鋪繡之名吾聞至治之世海波不興上理之代河伯效靈方今天惟瑞聖地不藏寶則茲盈盈一水用于民惟地之利用于國通運之道寧僅誇近郊之波濤翻勺水之麗藻已哉

暢泰兆詩湛湛蘓門水城隅環漩過晴暉珠吐浪斜照玉飛波鼓棹澄光碎連天素練多川流長不息隔浦聽漁歌 李登瀛詩蘓門一帶水歛艷繞城隅斜照疑明滅流光半有無平沙還作練噴露不成珠絕似秋江景清輝入畫圖 周嗣昌詩百泉流水遶城隅日映迴瀾入畫圖更有江帆來蕩漾令人不敢說西湖 暢俊詩湛波十里繞城陰映日星星萬點金此境由來

宜單父高山流水助清音 暢于熊詩波迴曲曲遶山城幾度
臨流試淺清新月乍升浮素練斜陽返照漾空明但知東去歸
瑤島不問西來落玉京破浪乘槎誰得似晚風遙颭水雲平

宋之范詩一泓清可測淵深直似西湖波湧金巧笑有時和佩
玉木蘭舟上聽商音 尚重詩百折泉源道平波漾碧瀟微風
金縷湧輕棹浪痕無日麗明沙岸月涵老蚌珠悠悠烟水色不
克繪鄙圖

故城絡絲 在縣西南十里故城村馮石城濟瀆廟旁龍穴深邃
古稱以絡絲探之方及底今淤淺

明盧大謨詩舊潭深幾許猶有絡絲名東海桑田變西湖桃柳
生蛟龍天上去星斗夜間明歲歲春風裏鷓鴣坐樹鳴 國朝
王鐸詩一泓無有內冲漠厚其中紅碎沉光響綠乾撼始終兵

戎俱有劫天地此何窮但見笛風外山烟昔昔濛 張縉彥詩

飛龍誰控御穴處政蟠泥鱗角豈不全飛騰未及時神物滋行

惻臨淵嘆數竒誰知泓灝中雷動澤即隨潭光寒星碎樹影亂

琉璃浩渺終不測垂綆空爾爲 李登瀛詩舊是蛟龍窟猶聞

吟嘯聲仙靈成幻跡潭水尚留名夜雨青苔濕春風綠草生滄

桑總無定憑弔不勝情 周嗣昌詩聞道絡絲不見絲此中深

淺有誰知桑田滄海渾無定勝景傳來勿用疑 許爾梅詩深

潭今盡涸城闕已全非莫探蛟龍窟空驚鳥雀飛齋淪寧髣髴

井甃尚依稀每過靈湫側流連不欲歸 郭遇熙詩春色何時

到澄潭影日華有山皆翠壁無樹不丹霞倦倚林間石醒攀枝

上花歸途齊步月馳馬更驅車 潘德人詩可識深潭裏洋洋

活水來倏然時雨降點綴入青苔 暢俊詩殷沃當年似鄭京

延袤也說小都城轆轤豈必真千丈到底波光一脈清 宋之
范詩地險誰言莫與京萬家烟火即金城清潭可似桃花水望
斷金蘭一片情

司馬神移 畛域縱橫長堤斜映至其地往往方隅莫辨

明梁海詩典午當年稱智慧何爲沙界說迷魂虛廊寂寞黃雲
靄古殿荒涼碧草繁陣演八門誇相績師旋孤竹羨王孫幾時
親駕軒轅輅盡辨堯封禹甸邨 梁問孟詩自古談兵先地利

何年司馬此迷魂江頭陣磊風沙惡廣武城荒草木繁老馬識
途驚霸畧石人指路憶王孫車書四海爲家日野寺蕭蕭倚暮
村 潘嗣袞詩極目迢遙孤刹迴幾回搔首暗遊魂陰陰古砌
荒苔合漠漠烟嵐野樹繁岐路當年悲黑子南車今日憶公孫
輿前牧子歡相祝化雨何分南北邨 國朝王時泰詩黃河遺

故道雲樹暗長堤寺帶荒烟古日隨望耶進鶴瞻思向背恍忽
辨東西門外神移處從來話不齊 暢俊詩攜得雙柑酒一卮
長堤如帶席頻移莫愁迷却桃源路鐵笛橫吹野老知 宋之
范詩甫田如鏡復如卮一望迷離景若移彊里東南真識得夜
來風雨卜三時

右八景

明孔諤詩五陵曉色日暄和開宴鴻門夜月歌司馬迷魂非布
陣故城絲絡爲成羅李臺晚照霞千里牧野春耕雨一簑閒到
原莊觀夏景回看衛水湧金波 國朝任璿詩殷家甸服傳鄘
土命異分并井邑雄幾度升沉成往事千年興廢見前功惟茲
景物無新舊誰使山川有異同古寺晴暉迷司馬荒原夜月落
飛鴻臺依晚照歸何處絲絡澄潭探已空一葉輕舟浮錦水半

犁春雨快農工漁竿燕尾橫塘北澹月紅輪曉嶺東鳥跡碑殘
真氣動象王石送法雲崇岳軍血戰留殘壘帝子魂棲祇故宮
八柳寒烟籠古渡三岡疊翠老非熊從來勝地鍾靈傑况復重
城氣鬱蔥康叔武公遺化遠登高還欲賦流風

衛龍灣

卧龍岡

黃龍窩

蓮花池

右四景失攷已久仍列其名

康熙續志曰舊列八景以今考之非盡勝槩也然前人每多題
咏豈時和年豐有足樂歟抑別有取爾耶時勢遷移益深盛衰
之感矣四景無考備載其名亦存疑之意也

暢俊曰井鼃不可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虫不可語於冰者篤於時也由今日以指往古遠矣然精華所留終古常存寧遂成陳迹也哉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

名蹟志中

曲水園在近城衛河北岸為明郭中丞庭梧娛目處也今改居舍
磊石尚存鐫虎岩二字

暢俊詩磊石誰為主殘雕記歲時朱櫺沉舊檻花逕覓奇詩獨
憶籃輿客還生紫霧悲紹衣端有賴好自撫門楹

綠竹園在城北衛水之陽明郭大宗伯淅別墅園中有松關竹徑
荷沼菊田蕉林百花廊梅花塢牡丹園紅藥圃紫香谷芙蓉陂春
雨亭林秀亭綠雪齋秋水居有斐堂瞻彼樓紫霞居涵虛洞雲萋
館來雲軒綠竹山房蓋竹山震臺今俱圯

任璿詩何干怪石連雲起綠竹園荒尚書里偃卧疑看虎添翼
拱揖恍見鴟伸趾借問石來自何年孤立荒村夕陽倚憶昔東

林推八君當時海內一蘇門賢名雅負林宗鑒道廣能共太邱
尊指陳邊計如觀火東宮啟沃號賓臣氣節那避權璫怒門戶
漫釀鉤黨根更有孟諸稱循良才地聞望真雁行太守但飲南
昌水持節不減隴西糧宗伯大叅身名著晚節林泉共來去早
植奇葩遶碧渠力輦石翁躡別圃從此高卧穩汀沙後來我輩
應難遇四海烽烟喬木遷干戈何地着平泉新蒲細柳年年綠
瞻彼樓空竹澳寒惟有石翁全無恙壁立弗容螻蟻穿迄今猶
為人愛惜雲根雨氣接層巒垣傾圃蕪何足道草制作銘屬象
賢吁嗟乎五如之亭三品珍終須零落委荒榛茲石屹然無與
比侵尋風雨昂且軒落落盤踞原得地冥冥孤高寧傍人休言
材大難為用應端袍笏拜嶙峋 歸來郭外攬春華綠竹餘烟
問水涯一陣和風吹弱柳無邊旭日醉晴霞圃荒猶立千尋石

垣斷難遮繞砌花非是吾曹甘寂寞昔人有夢穩鷗沙 馮自
為詩淇上苑堂水一隈高雲涼月滿荒臺青青綠竹秋相抗粲
粲黃花晚自開從把魚竿甦病骨偶隨鶴步散清哀霜前已欲
繁華髮世事新酌濁酒杯 自卜青山甘采薇舊遊時憶扣岳
扉偶從萬壑酣秋色數向孤峯歎落暉黃葉寺前僧共語寒松
天半鳥雙歸得逢海宇休明日何用桃源與世違 綸閣秋生
今古思風雲天地自他時金華晝接龍顏霽玉佩晨搖鴻羽儀
憂國正如葵自向憐才空與草同衰百年世故真相賴四海何
由怨仳離 千秋悵望紫宸班廿載長思識聖顏人世何由嗟
杼袖君王有意奠河山離光欲照誰煬灶睿詔曾頒可賜環獨
謂幸逢堯舜主華封遙祝五雲間 桂蘂繁香白玉堂槐陰停
日紫雲涼華班偶接仙人侶綵筆常簪御座傍欲並芙蓉孤照

水正逢旅雁自還鄉流光霜色侵閒鬢賴有青尊遣興長 曾
擁輜軒逐雁羣江星明浪動秋文匡廬夙駕衝寒雨滕閣將歸
悵白雲錦字機中催夜織班衣庭際迫中分那堪以病逢凶閔
腸斷王臣四牡勤 浪跡昨思供奉年衰遲身世一官賢城秋
山色朝迎馬月暗江聲夜泊船憶鱸能回千里棹懷人空賦四
愁篇梁南衛北多衰柳客到行時愁暮蟬 學道空悲鬢有華
仙源何處飯胡麻已將心事同秋水未必人生似落花金谷幾
時還茂草玉關何日請哀笳得歸茅屋依丹井便似吹簫汎碧
霞 松關詩言向花間遊且從松下立緬懷貞幹人時與清風
入 竹徑詩猗猗詠君子杳然淇澳處我屋深林中晨昏自來
去 荷沼詩荷開水紋靜水清荷氣香彌生塵外想數舉池邊
觴 菊田詩有田唯種黍有黍須種菊待到花黃時牀頭酒新

熟 蕉林詩亭亭蔽炎日泐泐傳秋聲寄語繁華子此中無俗
情 百花廊詩長廊覆花影主人情事閒黃鸝何意緒日日鳴
花間 梅花塢詩隔林香風長遶屋白雪霽士匪澹蕩情不共
幽芳契 牡丹園詩數畝貯春輝千葩失色酌酒凭闌干頻
醉穠香國 紅藥圃詩麗色春無似花時風乍薰幽人解花理
含語復含芬 紫香谷詩繞亭瓔珞垂紫藤花到地怪底香氣
凝面面風吹至 芙蓉陂詩東陂積秋水策杖時竚立芙蓉滿
陂開灑露晨朝裒 春雨亭詩春花海棠妍帶雨倍嬌好何似
灑甘霖處處滋芳草 林秀亭詩森森萬竿列隱隱孤亭結幽
人去有時幽鳥鳴不絕 綠雪齋詩彈琴竹窻裡寒聲還入琴
凜凜宜積雪清幽生寸心 秋水居詩芙蓉江南草花鮮江浩
浩祇宜娛隱人秋來好懷抱 有斐堂詩古人今不見惟餘古

時竹思彼古人心坐此竹間屋 瞻彼樓詩長楊間層簷脩竹

延邃浦頰眺起遐思怡然芳林主 紫霞居詩入林澹紛華木

食情逾適似此倦遊心羨彼餐霞客 涵虛洞詩虛洞滌煩襟

入洞復有洞返茲丹元居栩栩惟清夢 雲芟館詩西園桃李

明北牖林水暝覽勝此燕閒時穿碧筠徑 來雲軒詩藝蘭拂

幽檻植梅蔭中區爽氣來千山片雲時與俱 綠竹山房詩幽

意自昔然還山有茲樂衰白更何之放情此林壑 蓋竹山詩

為山稱蓋竹如今竹滿山山頽竹枯滅跨鶴時當還 震臺詩

終日坐竹間有時臨樹杪青山出遠林澹雲沒高鳥

依水園一名一水園張大司空縉彥別墅去城數舍濱衛河岸疊

石為山上建撫嵐亭北望蘇門宛然在目堂構三楹曰集漪山居

東壁有孟津王文安鐸畫竹筆墨淋漓若有神助西壁則山人郭

世元所寫松鶴也今改梵宮如是庵

縉彥自爲記百泉勝絕羣水自孫臺卽窩迥然標空而萬古深
綠遂爲杖履破削矣余旣而厭喧乃循泉源之尾得之衛水隩
其滙數頃可溉可汎可漁而又無昔人之結構以薄雲氣乃掃
穢鋤蕪小具一亭柳棚我以青陰草茵我以柔烟開檻一芙蓉
數百株東穿曲池引衛水入之魚得蔭焉池之旁起怪石疊峯
複巒漂浮水面坳處有土洞深數尺曰雲浪洞上架小橋以通
桃山桃山者池上浮土積而成卽取北山亂石雜之蜿蜒龐魄
高深之致豁如也稍東有亭曰撫嵐左右林木籠蔽亭獨䟽遠
老杜所謂開林出遠山恍惚見之亭之外以瓦成垣野翠天碧
玲瓏錯落北望花樹如秋月窻紗不知傀儡之在眼際也水中
有畫舫具茶鐺酒鑪載漢書唐律數卷春雪初融卧聽撒網聲

颯颯然秋濤怒生噴薄拍岸鷺飛衝碧雁寒聚浦上汎大橋下
汎馱灣竟夕忘返所謂流連之戒余得毋犯耶岸拓半里蓄棗
柿桃李蔓菁另繕山房主之北望蘇門如有几案南開簾以迎
旭晴雲舒卷水鳥翻飛有先生大人者車徒以憇名之曰集漪
山居此室去水稍遠亦曰集漪者風與水相際而成漪每當風
聲吹葉綠浪飄渺余魂夢依依不自知其在河渚之外也室傍
有小屋二南牖宜冬北牖宜夏室初成堊壁如洗適覺斯先生
自共城來夜宿忽狂起呼僕夫研墨走筆寫大竹數十條風雨
蕭蕭園丁驚走告余急往視之先生大叫索酒漿自勞而趨觀
者咸以謂有神來焉西壁則郭山人世元寫松鶴配之脩冷之
氣與蒼勁之風不復辨也園去城數舍足可至適不為遊人之
所賞處喧而能寂其德有足尚者士君子裊烟霞為骨裊風月

為致豈必絕塵脫迹哉終南之徑以塞北山之檄尚存首陽非
清柳下非濁若利害焚其情得失移其慮即寢處蘇門百泉之
間公和堯夫其笑我矣 又自題寂寂秋偏晚空齋意自微柿
紅月際見草色露中歸戰鬥餘今夕江湖見舊磯誰堪憑暮望
北雁又將飛 聖主能憂惕田家尚苦辛兩年虛諫草一水安
閒人落月蘇門樹寒天牧野榛無端秋籟至颯颯又何因 林
光搖衛淇葦岸水蕭蕭露益寒光氣秋隨弱柳條支藤三徑淺
歸鶴九山遙檻外看新月分明露畫橈 小城喧戍鼓林處自
秋烟霜折初乾月風欺不繫船山川迷獸跡燈火媚詩編獨坐
高吟後平沙鳥背眠 有僧宜茂樹拈韻偶平泉欲接千山氣
猶令一水專高林圍斷石深洞守蒼烟小舫兼鷗影悠悠受月
濺 題畫竹詩斜陽小閣半溪通石角荒深樹色空何處秋風

浙浙起滿天烟雨畫圖中 石丈崢嶸倚綠筠酸風苦雨幾經

春子猷清興稱奇絕潑墨元來屬孟津 孟瑤詩冒雨出門澁

渾如出塞遊黃花負九日白髮亂三秋別後逸詩格愁來厭酒

籌故人今夕夢端的在何洲 許作梅詩勝地私吾黨相思寂

寞多朱亭迎白日綠岸逝晴波幾載看花去今辰乘馬過風塵

秋又老幽賞竟如何 波淺仍魚麗林空厭客遊安瀾堪結網

勝友且臨流泉石身何賴風塵意已休漁舟了生事東注水悠

悠 滄江難聚處此日汎蘭舟苻采清溪老花香別墅秋亭虛

學士竹客坐讀書樓共對夕陽外湖山醉白收 盤桓風雨後

與處記還真樹杪縣朱槿樓陰蔽綠筠何當把酒日竟是惜花

辰默默聽黃鳥拔松問主人 山邨十里潤河流嘉客開樽花

外樓天上故人青眼在林中佳致綠筠收幽蘭空谷分香遠細

草長松倚樹秋幸假平泉莊內榭應教午夜錯觥籌 任璿詩

別業陰陰溪水清閒庭散步不勝情壁間畫竹烟雲暗石上題
詩苔蘚橫悵望北天空拔淚蕭條南雁杳無聲傷心最是春花
發何事芳菲向日榮 許爾梅詩九日登高華露深平泉莊上

坐蕭森正冠正憶叅軍興無酒無傳刺史音松栢歲寒欺菊蕊
梧桐秋老等楓林共尋樹石猶依昔空對寒濤聽暮砧 許作

梅撫嵐亭詩撫嵐亭一望密樹亂晴空室遠東陵客花明十畝
宮簷虛當錦石響答隔林風衛水多情極溶溶日向東 林亭

連野濶低樹出墻來幽事看朱李空堦見綠苔墨藏檐不改草
細徑仍開歡娛獨心折鳴禽妬幾回 張縫彥詩頽然白髮卧

松蘿羞見西風改素柯欲覓魚踪依荇去回看鳥跡傍雲多縈
河夜靜拾星斗牧野秋聲老黍禾寂寂夕陽忘去住隔林牛背

一聲歌

東園在城北街任司李文謹構倚第宅背城陰藜杖幅巾行吟坐
嘯有古處堂綠筠軒旁藏二室宜冬曰內省宜夏曰也足子太守
璿增築似舫與柏臺規模固由舊也今頽

嗟自為詩結字依丹壑寒流戶外沍簷虛常度月林靜自棲雲
課讀懷庭訓樂天看雁羣何知楓葉下浙瀝九秋分 幽棲成
獨契別爾欲何之露白花甘冷年衰人尚馳清秋光易度名嶽
遠相期玉女峯頭月登臨慰所思 長年何事掩荆關壯志蕭
蕭鬢髮斑高卧繩牀午夢醒推窓且伴此君閒 柏氏揮絃理
素琴悠然一曲響空林子期既去人千古誰識高山流水音

半畝為園學種花雨餘草長漫興嗟輞川金谷今何在剩有荒
烟啼暮鴉 璿詩風雨數椽留圖書四壁肅嗟翁手自題古處

甘違俗 小築起蒼烟悠然一徑窄歲寒無與儔珍重數株柏

枕壑構簷楹卧雲在幽獨清風拂檻來薄暮鳴脩竹 一室

纔容膝遺編祇自尋箇中清百慮形影愧孤衾 誰道廣陵絕

猶傳爨下音春花秋月夜曾撫一絃琴 面山漫欲移袍笏莫

相嚇月夜倚孤筇頻來吟瘦石 披史宥荷風狂來弄碧筒黃

昏香欲散池上月方中 小苑香枝瘦半庭山月斜清寒渾未

怯踈影弄梅花 沙石何攢攢黃磁斗貯寬欲徵燕姑夢長詩

有幽蘭 午枕涼侵夢濃陰綠未開情深猶種樹手植是雙槐

似舫盈規地雲封一片塵忽聞鳴鳥過轉覺臭蘭真揮塵還

傾耳携樽細入唇新年來勝友蓬徑自生春 甫柏臺下柏為

隣危梯層軒在城闔牆外清溪映斜曛雲繞烟鬢一水沕峰巒

疊起誰家山借來眼底表嶙峋時上重臺脫我巾無煩集蠅與

憎蟲有客過我同吟呻可將風月許平分
曲徑宛轉怪石蹲竹籬簫踈池荷翻衆芳
開謝錦作茵四時點綴花有神摩娑老柏
手澤存霜皮勁節幾經春京山李子標題
新竊取還以名吾園

許作梅詩達人高卧處一壑水泐泐世
路憑蒼狗林塘愛白雲鳴琴何獨樂
秦鶴有同羣勝日常華裡優游風雨分
城府

翫塵息悠然一鹿門歲寒松不老風細
竹常喧小苑休亭樂東

山賭墅存武陵花滿眼誰起洛陽園不
問朝堂肉涉園趣自

賒梧桐冒暮雨楊柳幔朝霞築圃松筠
直親人魚鳥斜栽花洵

勝事塵土染東華雅道看山在窺園思
入禪青蓮心蕊出春

草筆花懸事業東籬見風流北郭跽桔
槔灌葵藿大隱與君先

許爾梅詩昔送春歸處春歸今再過舊
歡仍浹洽新句好吟

哦奇勝猶為奕更深不耐醴徘徊幽徑
裡老態嘆婆娑東墅

羣賢集相看獨我狂
摩娑鄴架帙指點洛園香
不信餐櫻熱深慚
衣葛涼醉餘強道別
蝶夢效蒙莊登茲古處堂
古人如可作念念何能忘
遺書滿高閣千畝亦已奢
兩三竿未足庶幾此君軒
東坡不云俗屈曲通奧窅
然見明窓雖然幽隱室
皎皎天日光柏不因臺植
臺因柏始佳登高臨望遠
縱目趣無涯郭遇熙詩最
愛東園好悠然一水沄城
陰常宿雨榻背間飛雲遠
市無塵侶幽居即道羣坐
來不覺晚梧月正平分
高卧松嵐下棲遲獨掩門
不聞鳥語亂但聽水聲喧
鼓瑟無人問鳴琴只自存
浮雲看戶外藜杖老邱園
主情殷更篤客興復能賒
投轄飲清露掛冠耽碧霞
紅蓮傍竹響綠樹倚風斜
江上秋烟冷何如此地華
世人盡白眼吾道肯逃禪
入室芝蘭茂登堂花萼懸
蘚開雙雀步林靜幾人跼
白雪由難賦郢歌近

獨先

鶴園在城東南隅許同卿作梅休沐時築中二星石林木陰翳構有正誼明道堂堂東改井得泉其味甘冽又為寒泉亭木秀亭心遠廬幽雅之致豁如也來雲樓為邑巽峰正相輝映戊午冬邑孝廉下帷園中已未成進士三人

作梅自為記邑城巽隅一區曠土余休沐爰築圃焉柳陰夾巷槐影盤門門西向余自署鶴園園中馴鶴故云入其門徑石鱗鋪東壁盆立一石天然寒瘦南步東折旋北登其堂曰正誼明道堂其古人先實後名之意歟踰堂而進則書舍三楹其聯云蘭香清入室梅影老橫窓蓋言慎友脩己也世人征逐于名利場中做精勞神息肩何日故題其書舍曰軒軒軒堂之東有詠閒堂讀書賦詩所也西南牖下有石渾璞一得之邑西北衛河

之陽爲明萬歷間隕星老人猶有記之者一得之汲塚田中相傳爲隋唐間隕星云其名寒泉亭者詳載亭記其亭北檐題曰心遠廬高隱正不必避朝市耳正誼明道堂堦三面花垣護繞垣內外三石缸鼎立缸蓋潞國舊物也直前當面有蓮一池上巨石橋亭亭淨植故有取焉過其橋轉太湖石臺而南望之翼然於槐陰下者木秀亭也豈與仙花靡草同腐朽者耶亭垣環砌潞王石刻東側稍北建臺高僅數尺顧城垣麗譙如畫又何必振衣千仞始爲曠覽與垣表井泉別於邑井即築詠閒堂所改鑿者夫人生貴適志耳園有堂可宴有室可唵踈窻宜暑煖榻宜冬綠桂南產則植之盆桃李北芳則種之地貴客可以容軒冕農夫可以話陰晴騷人墨士可以烹茗清談飲酒賦詩明於天之道察於地之宜盡乎人之事此中樂致當不讓終南佳

處耳 寒泉亭記 鄘城井多鹹苦羹茗難嘗北負衛河邑人之
饒者飲食皆取汲焉厥壤然也余築鶴園於城之東南隅花木
樹土之宜弗敢爭衡正誼明道堂東穿井得泉味猶邑井康熙
甲辰思結亭其地爰移井於園之巽區窆二仞餘古井舊廢存
焉及泉味甘冽別於他井方異之有長者言此地南北數丈東
西亘有井皆然余又信大地生物其妍媸美惡夫固有不易者
歟適然逢之率筆記之云寒泉何因結亭而改井因改井而得
泉故仍因得泉而名其亭 又詩園花紅間白錦樹綠含青堦
面荷香沼槐陰木秀亭消愁唯獨樂不醉更誰醒夏屋天風到
軒軒坐畫屏

煥園 即許罔卿鶴園後歸任氏任太常羽詵有志林泉其嗣石南
承父意因鶴園之舊葺而新之益增厥美易顏今名一再傳而為

西商會館雍正元年署縣吳元錦捐贖改爲鄺城書院

郭培遠記余表兄羽詵補太常之明年語人曰余不樂久居京師欲卜林泉以自娛豕君石南曲體父志修葺別墅池沼臺榭有雅人深致可以暢敘幽情園舊名鶴太僕許公扁題于上石南請呂祖仙筆更易新額遂大書煥園云太常自京師歸置酒于亭上邀同邑薦紳先生舉卮而問之曰諸君子亦知煥園之意乎僉曰煥然一新更何言歟郭子曰不然煥象爲火園開南方向午之義也煥義爲文園居鄺邑異地位據文明之勢不數武卽爲來雲樓樓祀文昌非天文燦爛景星慶雲之象乎且鄺邑人文之盛莫盛于己未先大人西曹公與儀制暢公及太守任公卽太常叔父也三君子並捷南宮而求發祥之地實皆下帷于茲園不獨地傑人靈而文章煥耀甲于海內爾時余以諸

生亦濫厠園中効文墨之勞迄今二十餘載歷歷言之恍如昨日事天文萃于上人文聚于下語云煥乎其有文章不在是哉太常曰吾子之言與予心有默契焉于是俯仰左右歷覽園中之盛堂曰一經文章教子者此物此志也齋曰默緘默云爾乎默識心通至文生焉東則地山居為太常別號謙謙君子于易有之西則觀德亭亭文而兼武升降揖讓亦無爭意也堂前有橋橋下有池綠荷亭亭金魚出沒可咏伊人宛在之章橋前為凝翠亭牡丹芍藥雜列于旁亭左砌石為山登山眺望與來雲樓相應宛如文筆峯橫插雲端連山架木為臺額曰愛山山前種菊臺後種竹百卉芬芳悠然在目尤可愛者園中二石一似飛鳳一似卧龍更有星石蒼然古樸不知墜于何年來自何方氣象萬千允稱茲園之大觀太常復于一經堂簷自題來鶴索予

弟健若書之說者謂有不忘故園之思予又曰不然太常教子以文章故曰一經自處以清高故曰來鶴高士也文人也無二致也煥之時義大矣哉林泉之娛特餘事耳是爲記康熙四十六年四月朔日

別圃在城內華藏寺後楊叅議毓蘭歸休處也棟宇池榭隨意經營今改爲居舍

西園在城西街周明府嗣昌構于居宅之旁輝縣孫徵君奇逢顏曰也成趣中建蓮亭上有煙波向此歸扁額則孟津王文安鐸書也

任文暉詩遵時成小築近市不聞喧風過花香細雨餘砌草蕃世情老愈淡吾道拙能存識得陶潛趣悠然卧一園誰與恣
玄覽如君能任閒耽情唯綠竹對語是青山叅月醒幽夢孤臺

老素顏相期學士隱不必問雲關 張欲含詩多病無營最愛

閒承麻別業三崗間亭軒昔擬平泉李堂構今為陋巷顏依水

園前叅逝水地山居內借他山堪憐世態如蒼狗破衲蕭條學

坐關 許爾梅詩悠哉城市隱三徑絕囂塵室邃幽蘭發臺虛

明月鄰山池不厭小蕉桂有時親逸興無窮已何曾定酒巡

許作梅詩宅築休亭三不宜歸來便是鹿門嶧彈棋漫道謝安

墅愛菊何須元亮籬徑石苔濃痕日滑窻紗花密影時遲精廬

勝友年年賞莫羨洛陽城外奇

坦園王侍御自修構于城東之隈西起月臺可供遠眺今為新建

倉

許爾梅詩稍清煩暑疾得向坦園遊雨足晨風肅雲開夜氣秋

羣賢皆乍爽獨我未忘愁速富誠多術其中不可求 殷元福

詩石角參差亂舊行蒙茸草色掩池塘名花委地鳥啼日奇樹
空中蟲作房臺榭雨餘成漫漶窓櫺紗破自飛揚昔年同學今
誰是爲感晨鐘欲斷腸

芝園在邑西南絡絲潭張署正紳彥構前有曠臺王文安鐸題留
客處任雪潭題及荷亭課雨軒布置幽雅種梅成林園產芝三次
因名今廢

釣臺在杜衛水之陽許罔卿作梅歸省後築故址存

許爾梅賦伊蘇門之並峙岫金玉之泉源遂噴珠而咽石旋南
向而潺湲會丹流而東注叢碧柳於西灣望鄘城而偃月有釣
臺而臨淵非嚴陵之故址寧濮水之遺蹤豈渭濱之尚父匪旋
溪之陽陵憶伊人之肇築聊樂志以從心弗拜闡而問夜不數
馬以爲恭與鶴園而偕建隨鳩杖以來登當夫日麗風和來鴻

降鷺菖葉柳葦雲鮮水渙沐兔浴烏沉星倒漢雜花繁而幕連
翠草靡而裊燦想舞雩之芳塵羨蘭亭之歡晏懷曲江之春遊
慕斜川之賞玩灑金燈之淵紋取青湖之如願乏曲水之流觴
慨溱洧之祓盥頃麥秀而萍生驚春光之早換及其氣炎火熾
龍見鶉棲金流石爍雲吐峯奇李朱柰素木蔚草滋覽恢台之
畏景樂長育之無私佛慶五香之浴人憂三閭之饑悼曹娥于
上虞訪黃石于下邳競渡異乎越俗浴室戀乎樊溪願入水而
調息想踏冰而避曦伺丹魚於中夜採芳荷於淺涯熱望黃梅
之雨時歌榮木之詩倏而土王火流風涼露白月朗天高日晶
漢奕雁陣悽愴蟬音蕭瑟梧桐落而林踈蒹葭蒼而暑滌叢菊
葩分幽蘭香溢瞻漢渚之遙光浮蠟嬰而叶吉如觀濤于廣陵
擬泛舟于赤壁北湖之句聯吟江渚之風一席忽斗橫于北維

輒候終夫商律至於露凝水洹風切霜嚴龍吸鶴語鳥蟄鱗潛
素冰彌澤白雲依山改槐檀之新火驗松柏于歲寒宜成杠而
成梁乃以漁而以佃感苑春之諫直喜晏嬰之歌傳悲卧冰之
孝苦憐求董之心堅乍起灞橋之思漫刺剡溪之船而且惜營
營之舟子哀綿綿之農夫眺三岡之蜿蜒矚五陵之盤紆望原
莊于長夏睇牧野于春初仰太行之冬雪俯衛水之秋菰歷歲
時而迭運經寒暑之推遷歎炎涼之險巖欣邱壑之安便遠城
市之煩囂避廛市之喧闐遇偶暇而必往若興盡而輒還憂年
壽之易邁恒凭弔于茲焉夫何嘗荆篠爲竿蜀繭爲綸餌用剖
粒鉤用芒鍼引厥盈車傲彼楚人夫何嘗竿投東海身蹲會稽
志在大魚以年爲期如任公子大鉤巨緇夫何嘗梭成龍蛻水
浮鹿鱗坐茅倚柳餌桂鉤銀羨白蛟而垂鯉獲鯛魚而沉豚詎

剖鱗以得術無剗腹之書文惟是述滄浪于孺子稱烟波之釣
徒吟蘆花于洞庭發秋思于尊鱸滿載楚江之酒一束放翁之
書招良朋而共躋聚家人以爲娛曾幾何時人去臺存以余菲
薄致此圯傾雨檉未老春草徒生睹平石而增慙零涕泗而交
橫

嘯風亭在茹岡上張贈君縫彥構今廢僅存老栢一株虬枝翠鬣
黛色參天每雪後攀躡高枝可眺郡城

張縉彥記太行東盡至新鄉而平行居其土者鮮所登眺邑中
園亭多遴寬沃棄堆阜然山氣盤鬱蜿蜒出沒于林坡之間城
墉以壯遡衛河而東有高崗連錯如鳳者鳳岡如龜者龜岡如
龍者龍岡土人因勢指名焉伯兄園址在龍岡之左遵曲徑斜
升龍背亭上一矚曼然

龍岡山烟雨飛灑梁棟

宜朴野而通寥濶徙松柏桃杏椒榿之屬翳蒼森陰朝暮遞變
每挽勁策友輕屐目送飛鳥風蕭蕭然如振衣孫處士臺巔也
亭下有前代古陵石獸嶙峋對之肅肅如見鬼神稍東即古牧
野弔伐處雲物風聲有戰氣焉伯兄有田數畝場圃一區主人
力農僮無廢耜涼秋落葉新稼登實倚杖徘徊斗酒自問豐歲
之羨以觴賓友高士雲來陶陶然弔古瞰空身外之物不以當
白眼之一盼也余作一水園去亭南二里許挹百泉之波以瀉
之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取之無禁伯氏支筇高岡余垂釣烟水
于造物固不爲貪取也夫 又詩若有蘇門嘯隨風落碧虛山
香浮日色花氣到春餘眼盡大荒白天空老樹踈支筇逢阮子
寥廓意何如

任瓚曰山川之秀必成勝區林圃之修半非俗士吾邑佳境仙

跡之歷歷可數者今昔不殊也乃或一邱一壑聊寄遐情半畝
數椽饒有別致謂非一時騷雅之所自興乎存其名卽以存其
地存其地卽以存其人與文耳

名蹟志下

宣化坊在縣治前弘治十八年知縣儲珊建

儒林坊在學前弘治八年知縣王統建

進士坊七

一爲洪武乙丑科邢冕立一爲永樂戊戌科馬良立一爲景泰辛未科戚寧立一爲天順丁丑科劉俊立一爲弘治己未科李光翰立一爲弘治己未科潘鐸立一爲嘉靖己丑科路珠立

方伯坊二

一弘治十年爲李炳立一正德十六年爲潘鐸立

豸繡坊永樂十七年爲王生立

繡衣坊二

一永樂十七年爲李素立一成化二十年爲戚寧立

司諫坊三

一永樂元年為李曩立一弘治十八年為潘鐸立一弘治十八年為李光翰立

折桂坊洪武庚午為李曩立

雲梯坊洪武癸酉為楊仁立

桂林坊永樂己酉為尚志立

慶餘坊永樂己酉為劉順立

掇桂坊永樂辛卯為劉俊立

登雲坊永樂甲午為張遂立

鳳鳴坊永樂庚子為普讓立

啟錦坊永樂癸卯為李達立

文明坊永樂庚子為張翼立

步蟾坊永樂癸卯爲李濟立
登瀛坊永樂癸卯爲劉濬立
接武坊正統辛酉爲劉琰立
世美坊正統辛酉爲尚佐立
騰雲坊正統辛酉爲李恕立
鵬搏坊景泰庚午爲劉斌立
鵬程坊景泰庚午爲王曦立
攀蟾坊景泰庚午爲岳峻立
鯤化坊天順己卯爲袁英立
應魁坊天順壬午爲趙恭立
文魁坊成化戊子爲樊璽立
觀光坊成化辛卯爲楊琬立

榮光坊成化丙午爲吳仲金立

冠英坊成化丙午爲郭洪立

蛟起坊弘治己酉爲李光翰立

鍾秀坊弘治己酉爲郭郁立

世科坊弘治壬子爲戚綸立

濟美坊弘治壬子爲朱錦立

鳳騰坊弘治壬子爲潘鐸立

凌雲坊弘治辛酉爲梁緒立

鳴陽坊弘治辛酉爲劉鳳儀立

雲龍坊弘治甲子爲裴堯服立

舉人坊嘉靖壬午爲郭孔完立

世恩坊爲貢士郭瑄等乙丑科進士郭庭梧立

光啟坊嘉靖乙酉爲楊允立

天寵褒封坊萬歷元年爲御史庭梧父郭從可立

四簡名巡坊萬歷四年爲御史郭庭梧立

北闕殊恩坊萬歷元年爲都給事中梁問孟父梁大朝立

南宮高第坊爲嘉靖乙丑科梁問孟立

京兆坊萬歷六年爲順天府府丞郭庭梧立

黃門都諫坊爲兵科都給事中梁問孟立

簡鎮朔方坊爲寧夏巡撫梁問孟立

都憲重恩坊爲先封文林郎復贈都御史梁大朝立

內臺總憲坊爲都察院協理院事梁問孟立

五朝恩命坊爲贈都憲梁大朝都憲梁問孟光祿署正梁賓子孟大理寺副梁旭激立

新編縣志卷二十一
世賑鄉飢坊爲都憲梁問孟賑濟奉聖旨以禮褒嘉大理寺左寺副梁旭徵賑輸仝立

兄弟進士坊爲萬歷乙未科進士郭滄庚戌科進士郭滄立
兩京翰林掌院坊爲詹事郭滄立

尚書坊爲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郭滄立
勅旌坊二崇正十二年捐輸甄城奉旨勅建

一爲張縉彥立一爲郭滄立

恩卹坊爲陝西布政司右叅政郭滄建

貞節坊七

一爲羅統妻朱氏立一爲朱軒妻李氏立一爲張汝桂妻王氏立
一爲李海妻馬氏立一爲牛雄妻張氏立一爲劉謹妻宋氏立
一爲楊三宅妻張氏立

孝子坊隆慶六年爲歲貢生張登元立

右據舊志錄之

舊志曰以上諸坊俱自舊傳但年遠者節爲風雨摧敗嘉靖十八年世廟南巡道經本縣拆毀尤多然振興士類之典不可泯也故並誌之庶宦蹟民風有所考云

聖諭坊在東嶽廟前知縣周毓麟建每於朔望申講 聖諭十六條

義學坊在臨川街口康熙二十七年知縣周毓麟建

全節坊在金家營爲金才妻齊氏建

右據康熙續志錄之

天官坊在西絃歌街爲吏部稽勲司員外郎周一棟立

御史坊在南歸德街爲湖廣道御史賈繼春立

解元坊在南歸德街為康熙癸酉科解元殷元福立

罔卿坊在東崇化街為太僕寺許作梅立

司諫坊在北安仁街為禮科給事中李曩立

翰林坊在北安仁街為翰林院庶吉士任璿立

青瑣承恩坊在北安仁街為工科掌印給事中暢泰兆立

父子都諫坊在北安仁街為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捐建磚城立

四朝科第坊在安仁街為順治丙戌舉人暢策康熙己未進士暢

泰兆雍正甲辰進士暢于熊乾隆戊午舉人暢俊立

孝子坊在北安仁街為廬墓孝子郭培墉奉 旨旌表

知縣趙開元詩鄘南孝子標汾陽陟屺不得心悲傷長號血淚

斑枯楊淒淒塚畔三星霜友麋鹿今侶牛羊悲風苦雨穿哀腸

晨昏定省存視亡荒烟蔓草安如堂狐馴兔擾徵嘉祥嚮邇不

顧烈燄張抱主拾像先祠旁祝融爲之逡巡藏歸然存者魯靈
光樵夫牧子蒸天良咨嗟嘆喟爭涕滂錫類遍及荆榛塲榮
褒豐碣輝煌煌姓名日月昭垂長崖峩添得新中坊新中長吏
情爲狂

節孝坊五

一在西絃歌街爲生員梁鼎奭妻劉氏立一在北安仁街爲監
生暢中振妻郭氏立一在金家營爲郭文蔚妻邢氏立一在小
冀爲張鵬翼妻任氏立一在陳堡爲王邑妻郭氏立

昇平人瑞坊在穆家圪堵康熙四十三年爲一百三歲穆魁立
貞壽坊二

一在馬家小營爲李文謙妻田氏一百四歲立一在李村爲張
全母劉氏一百一十四歲立

彰善坊在東關外爲善行生員牛夢陽孝行靖明譽善行貢生衛
霍立

郭氏宗祠在定國村

郭遇熙記余少遊吳越間見江左世胄族有譜家有祠棟宇輝
煌凡遇春露秋霜之感若時妥祀而族之老者幼者貴者賤者
莫不肅衣冠潔蒸嘗奔走趨蹌禮成而後退大河以北禮制久
湮鮮有爲此舉者心竊異之因思余郭氏之在鄜南也縱不敢
與江左世胄齒而宋元以來鄜南七姓郭居其一始祖以農事
起家陵川公守正無私勲垂山右別駕公剛方磊落績著荆南
長史公之忠孝兩全典寶公之朴誠動物俱已焜耀寰區至我
進階公本聖賢之體抒豪傑之用丕振家聲以故宗伯公忠義
立朝爲東林領袖大叅公仁恩遠播爲社稷屏藩允稱盛矣享

祀之庭祇有家祠三楹在尚書府內而規模狹隘堂構弗全官廕公體先人之志常欲建祠於外而不果歲值辛亥先代勅建坊遭陳氏回祿之變邑令白公斷給修坊銀百餘金官廕公遂於定郭祖居擇地一區有剏興祠堂之舉鳩工庀材命族之老成者董厥事建堂三楹廳厦稱之大門扁題郭氏先祠左右配房若干爲族人讀書之所二門左右爲子孫出入之戶左庫右厨後建孝思堂五楹族人享胙於此祠中廣濶若干丈圍以高垣與祖塋相望咫尺焉又設祭田若干畝族人均輸國課每年所入供春秋享祀之需餘以助族中婚葬之不給者規模永定廟貌聿新爰擇吉日書歷代祖考妣神位敬列三龕俎豆馨香以時告虔復懸條例牌於東西壁數十年於茲矣己未春余承祖父之澤倖捷南宮官廕公命余勒石以垂永久余慮初登仕

宦未卜食祿何方賦歸何日安知不以一日之短長上玷祖父清白之操下增子孫口實之議哉迨戊辰仲冬筮仕從陽凜遵先人之訓清白自誓幸無隕越復於簿書之暇纂修族譜刊以垂後歷任五載辱蒙欽召甫及考選歸里而余母蘓太安人即世矣服闋補西曹貧病相因余弟晉熙家書郵寄諄諄以祠堂記爲言而不知余向日之無文以記其事者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撫今追昔依然庸庸自守雖竊祿于朝而職居微末不足以光大先人之令緒能無赧然愧怍乎但念祖宗創業艱難歷三百餘年官廕公守成不易紹厥祖武而余不能不有說以處此者祠堂之義孝子順孫報本追遠之意也一念不誠非孝也一事不敬非順也黍稷不豐粢盛不潔非報本以追遠也必也誠敬以相與豐潔以將事則愛自親始而尊祖敬宗仁孝之感由

然以生而後克歆克享祖父在天之靈不至有懷怨恫也祭斯獲福矣自今以往願吾族衆恪守家訓少長遜有無通患難恤喜則慶之憂則弔之維持家運者共相勉也聯合家道者群相睦也至於敗類之行匪僻之事族望族長始以一人勸諭之繼以衆人督責之不已則告諸祖以懲其罪再不已則聞諸官以繩之法母聽其不中不才而如秦人之視越人焉庶有合於收宗睦族之道也不然者雖陳爾俎豆割爾犧牲神豈享之乎凡我族人入斯祠也凜厥訓也登茲堂也永無替也祠堂之義大矣哉而祠堂之成剏始於壬子春三月工竣於本年冬十月爲文以記之者時在康熙戊寅秋七月

任氏宗祠在關家堤

暢氏宗祠在暢家崗

董之燧敦本堂記本者何祖也敦本者何敬祖也蓋萬物本乎
天人本乎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爰著大宗小宗至爲視
切而有杖之杜曰雖有他人不如我同父雖有他人不如我同
姓夫由同父以推同姓則九族脩是而齊治之道存焉今暢氏
而以敦本名堂其取於此乎暢氏望出陳留代有傳人華胄遙
遙未敢附會而惟傳其可徵信者則自陽城遷鄘南鳳崗傳數
世有遷城居者有流寓他郡縣者贈君蘊齋公既建長房家廟
久虔奠矣而吾師素庵公又慮無以萃渙也乃建合族宗祠於
鳳崗前 恩榮坊一座次大門三間饗堂寢室如制東西廊房
各六間庖湍庫置各有處所祭田祭器義倉義館並如家廟祀
始遷新鄉祖以下歷代神主於其中每值祭期耆壯稚髦式叙
在位觴豆靜嘉揚觶致戒如譜載規例行夫以風俗之敝也士

大夫侈張聲氣交遊遍四海而或不識其族人文章滿天下而或不及其高曾甚且吾宗莫宗而顧通慙勤叙譜牒於非其宗者噫韓之不存毛將奚附今吾師以儒術興起不惟聚其親也而並聯其疎由一本而推之雁行魚貫雅雅彬彬既杓俎豆於先以伸水木之報而復慮其族之所不堪急其鄉之所甚病施舍調卹以溉於鄉縻繫灌輸以保其族凶札無虞秀良有教斯非三代之道公其義而不私者與宜乎推其利濟之澤治奏端城望隆 丹陛宇內仰之不啻祥麟威鳳孟子曰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洵不誣也燧忝門墻知之甚稔故爲著其大都以風世並望嗣君守義勿替作述重光使人稱於來禩曰新邑之敦本善俗倡自暢氏豈不盛哉

右據採輯所得者錄之

暢俊曰士人崛起岩穴致身通顯即得勒名貞珉表表都邑間
朝廷激勸之意至渥矣其他閭里婦子節行懋著亦且蒙顯旌
永垂不朽士習民風爭自奮勵固不僅王烈之鄉名君子鄭玄
之里號通德也新邑楯櫓頗具年久頽圯載在舊乘與新加崇
飾者猶可考記瞻喬木而續箕裘惟後賢是望焉夫國有世臣
則家有宗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蓋坊表以昭君恩而家祠
以念祖德祠坊從類也

名蹟志補遺

尚氏宗祠在牧村

尚重記古者藏形以墓棲神以主祀主於廟者求神於陽之道也世之人每重言墓而緩言廟說者以爲形藏神隨直若不欲爲人子孫多一窆冥之見甚可痛也然則墓果可不祭乎曰非也古者藏形以墓棲神以主情有兼重祀必兩求奈何爲人子孫而徒索其習聞習見之形而不思夫左右陟降之義致使形毀神離之祖考草依木附吾不得而知也風揮雨剝吾不得而見也禮云視於無形聽于無聲此其當視當聽者爲何如而反以窆冥置之悲夫且人情春露則思秋霜則惕疾痛饑寒則呼僅於其形求之乎抑不僅於其形求之乎彼其爲心必若有可思可惕可呼者在其目前但感則有之過而忘焉耳予則以爲

祖父之神斷不可忘草斷不可使之依木斷不可使之附風斷不可使之揮雨斷不可使之剝也廟祀之修寧可一夕緩哉吾族先人舊有追遠會業已累世不廢允稱盛舉第有墓無廟拜必郊原燕僅私室竟不知三百年來在天之祖考藏形有地棲神無所吁良可嘆哉今年春予以髮燥謝事纂修族譜因而徧訪宗人溯其祖父推其高曾論說之下水源木本之思油然而動者益十八九也予曰善哉子孫之誠祖父之靈歟是可以謀建祠約日先祝老成任事數人議之啟口則歡語未終而義形於色者且徧四坐也其餘一呼百應翕然僉謀擇地于牧野之陽簷僅三楹墻不踰丈雖不敢比丹雘刻桷稱廟貌之巍然猶賴行山西抱衛水東環鬱鬱蒼蒼之佳氣咸爲吾祖父之神所盤桓而樂棲焉未可知也爰述其事並定其祀典條列于後

奢寧儉以俾可久云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一

藝文志上

藝文之有志或因其人或因其事非如操選政者但取其文采之可觀也舊志彙錄以類相從今仿史例登著作之名其餘則散見於各志矣夫文章與時高下變態不窮其精深閱博怪竒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而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此歐陽公所以有幸不幸之歎也

甲部經類

定疑講意十卷李光翰撰

讀書寤言四卷郭孔完撰

四書大全要言六卷劉源潔撰

邑人殷元福序四子之書萌芽於漢氏表章於宋儒宋儒推朱

子爲集大成而四書之章句義理脩焉自講章出而朱子之書
厄而四書之義晦故吾謂今之講章朱子之罪人也顧朱子四
書大註語約旨微學者習矣不察而或問小註問答非一人一
時又苦於折衷無窮此吾邑一六劉先生四書要言之所以作
也先生以名進士辭官家居寂寞著述默而好深湛之思似楊
子雲憫講章淆亂乃採集儒先說敷衍白文珠貫絲聯冰解理
順俾閱者一覽了然總期不背乎朱子而止書既成顏以要言
而先生不得已之心見矣難弟學博愚齋先生爲余業師服膺
先生之書教授生徒憫學者不達要言之旨流爲滯僻固陋乃
於語氣之外又復參互考訂轉相發明以求一是總期不背乎
要言而止是則吾師之爲此其亦不得已之思也歟雖然使學
者能究心朱子註疏以上斥于鄒魯則劉氏要言藏諸家塾不

公諸海內也可

大易解二卷郭士棟撰

四書解十卷郭士棟撰

麟經要旨三卷郭遇熙撰

四書酌言十卷尚重撰

夏峯孫用正序此鄒南尚威如先生所著四書講義也言何以酌蓋酌夫四子之言進而酌之於四子之心再反而酌之於我之心再博而質之諸家之言使之言言相証心心相印靡弗曉暢熨貼俾讀者咸了了於立言之旨者也宋儒陸子之言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夫六經何以註我古聖人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著之爲言以傳示後世皆所以發明吾心之理者也然則我註六經豈徒在語言文字哉聖人在千百載以上一堂授受尚

有毫釐千里之差生其後者乃欲從斷簡殘編句櫛字比而曰聖人之意已盡於此此註疏愈多而聖人之旨愈晦也蓋聖人亦天而已矣天者何理也理安在即此日用飲食知能行習不待造作安排而自然曉暢熨貼聖人以躬行者發之爲言後人即以所言體之躬行故曰東西南北海千載上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無不同也然則經書果無待於解乎幼學童蒙知識未開訓詁亦何可廢要亦提醒於字句之間反而得夫吾心本然之理而止此朱子集註能使四子微言不異同堂面質亦以體之躬行者質之古聖反之我心自然曉暢熨貼此之謂我註六經遠不具論鹿忠節有四書說約先徵君有四書近指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是豈專在語言文字者專求之語言文字俗學之陋也先中翰亦有四書醒義一編要皆此意惜未卒業余小子

常勉續成每質之先生以先生受業先徵君之門與先子同心
同道切磋琢磨先生數以此教我矣今讀其所著書語語從心
中流出不恃語言文字即所採輯與論斷未嘗離却語言文字
而虛公斟酌俾字字句句俱反而求合於我之心用以求合於
古聖人之心必使曉暢熨貼而後已然則是編也其可與尋常
講章句櫛字比者同日語乎吾願世之學者奉此爲制科之津
梁即奉此爲入聖之階梯可也

四書講義十卷張來旬撰

古槐鄭彙序經書之有註疏尚矣先儒謂孔子授詩卜商氏每
篇篇首冠一語爲序後世註疏之端從茲起固也然予謂帝堯
授中舜命禹加以危微精一數語非傳註乎細繹其義示以下
手工夫闡心傳之秘也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王周公

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而不得其傳焉有宋治隆濂洛關
閩諸夫子出紹述洙泗直接虞廷誠千古道學絕續之統也其
所著太極通書西銘正蒙等篇簡易精微如日月之經天江河
之行地可與六經相表裏外此如或問語錄語類文集燦然可
觀明初永樂間纂爲朱子大全附以先儒解說可謂富矣厥後
家自爲師人自爲學如姚江之流專以攻擊朱子爲事而學半
出入於禪我 國家御極以來章明正學重道崇儒如湯陸諸
名公羽翼經傳黼黻 皇猷爲功於聖門者不淺近汪武曹先
生增訂大全凡蒙存淺達各家靡不俱採條分縷析復明且脩
顧學以博而求其通亦以約而要其旨新樂毅庵張公諱來旬
字汝翰耽嗜經史博稽羣書行已以禮義廉耻爲尚授文以周
秦漢唐爲先舉康熙辛卯孝廉考授內閣中書旋里接引後學

敦復不倦數郡登賢書捷南宮者率多門下公益謙謹窮理學
講求儒先纂緝卷帙書成名曰四書講義未及付梓丁未卒於
公車予從卸事牧野同寅質齋趙翁命以鄜南西席公令孫應
樞令姪資沈輩並在遊列因得取講義讀之其說理湛深疏義
真切一切浮游之論洗滌一空使士子研之不至窮大失居從
茲而微言奧旨畢會于心白文集註一以貫之公之學公之教
於今爲烈嗚呼公歿而書當垂不朽邑人傳誦若公諸仝好海
內奉爲理宗濂洛關閩之學斯集不無小補因不揣固陋聊誌
此以爲之序

右經解八種

凡經類一種七家八部五十五卷

乙部史類

河干桑者年譜二卷郭治化撰

弟遇熙序丁丑初夏予坐桂園之西齋沼吐綠荷亭亭直上池
栽翠竹飄飄欲仙俯仰上下顧而樂之而且左圖右史吟呻不
倦恍如羲皇以上人也小阮汝楫過余齋頭手持一冊曰此我
父年譜也願得叔父一言以弁首予曰噫嘻羲皇上人之樂熙
侯兄早已先我而得之矣熙侯兄長予十餘歲雖屬雁行實同
師長家未嘗有不義之財行未嘗有自欺之事賦性忼慨見義
必爲而直率之意動于眉宇春風沂水隨遇自安有曾點狂士
遺風猶憶予方弱冠時熙侯兄之文名即甲于衛郡名公巨族
爭延爲子弟師士論榮之而熙侯兄不以爲喜屢困棘闈遂絕
意進取布衣蔬食僅以明經老識者惜之而熙侯兄不以爲憂
於是負笈兼山從徵君先生遊究濂洛關閩之學磊磊落落不

屑與流俗伍徵君先生常盛暑燕處倏遇熙侯兄至而肅具衣冠改容致敬曰吾望汝提攜後進不啻陽明先生之一見王良而心輒爲之動也兼山諸弟子如孔伯湯公蓮陸魏公皆視爲畏友而熙侯兄亦時出所得以相發明有水乳之合由是學日益博道日益進歸依衛河之濱築精舍于慕遠齋種花修竹陶然自樂因號爲河干桑者蓋有取于羲皇上人之意也或手抄先賢語錄寒暑不輟或咏歌嘯傲托物興懷視予今日之坐卧西齋景雖無異而中有所得真氣流行非予之所能及也至於鄉人中有不孝不弟不仁不義者聞熙侯兄之風而速於感化倘所謂至誠動物者乎予亦從事徵君先生久而自顧生平究無所得覩茲年譜不能不抱慚于河干之桑者是爲序

粵歸日記一卷郭遇熙撰

蓬池吳憲儒序水不一也惟黃河之水來自天上其派之大者
疏而爲九其流之細者不可枚舉然大以成大小亦成大皆爲
勝觀惟其有本故也水固有之文亦宜然我郭夫子爲古鄆世
家於書無所不讀而又從夏峯孫徵君先生遊於身心性命之
旨有深契焉其積也厚其流也光自登賢書以至成進士分符
從陽數十年中著作如林無體不備授之梓人一時紙貴穗城
洋洋乎包宇宙之竒萃萬彙之盛所謂大以成大者其在斯乎
迨甲戌治從五載政成民和頌聲達於京師 天子下璽書寵
召復有粵歸日記一編憲受而讀之則由粵東返旆而歸里而
入都朝暮之行止有書時序之燠涼有書其間登山涉水過郡
越邑凡風雨晦明之紛錯物情人事之變遷無不歷歷有書與
酣落筆輒成雲漢之章能使覽者如逢異境忽發遙情或怡然

以悅或愴然以悲則其溫厚和平慷慨淋漓之致動人於自然而莫之禁也將謂是小者乎而有識者且於小中見其大矣蓋文章可覘經濟其識宏則必能持大體其心細則必能勤小物以夫子之宏識而又細心若是則他日立槐棘之間籌國是而計民生慮出萬全以襄盛治也不可於今日知之哉信乎學之貴有本也 邑人許爾梅跋駿臣郭公奉 內召過里以所集

粵歸日記示余其行役之所感遇莫不一寓於詩或曰此固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作乎吾獨疑郭公起家名進士作宰名區勝水名山河弗紀之於往而紀之於歸耶余曰子意郭公之奉 內召爲可喜耶殆知其喜而未知其所以喜也郭公負大過人之才具台輔之望不獲視草鸞坡吟咏於八磚花影及捧毛義之檄樂三釜之養又不獲官近地迎母輿入清署而義在從王

遠離膝下此際此情蓋難言矣謂公能暇爲此耶故其在從陽也雖政成卓魯頌歸召杜而晨昏念切夢繞萱堂乃移孝以作忠者遂因忠以展孝名標殿柱榮擢鳳綸憲檄方頒即以請署篆辭大吏爲急周旋甫畢而錦帆北發矣試誦其入京書懷有捧檄早歸問視親之句知郭公之喜蓋在此而不在彼至其紀叙上追三史格律直逼三唐當與習之來南錄永叔于役志同垂不朽又何俟余言之刺刺也疑之者豁然意解遂錄其詞於集之後云

右編年二種

河朔殺賊始末一卷張縉彥撰

縉彥自爲序彥以旬日中樞丁國大變才既鈍短時已倥惚痛哉辭墓出門時已永訣母子昆弟矣朝房終制故任而未任公

解投繯又死而未死天乎何沉孽纏綿使我至此極也賊使牛金星說降具揭抗之賊于是使權將軍張能加刑拷矣制將軍王愛臣施羈縲矣降賊內官王德化加困辱矣傷哉此際絕吭何難儲君尚在血誠未了死亦不足塞責耳乃結義人刼之于途混迹于亂軍匿名于深山變形於黃冠苦楚於跋涉決計南渡誓志報復又被僞都尉詰獲于儀封押解於延津僞錦衣又追捕於新鄉千死萬死隻影間關痛哉此時自分罵賊而死所志已矣書述變歌於書壁與衛紫岫訣絕翌日即破家呼義捨身撲殺幸而義奮雲集遂殲僞將賊兵數百人昭告先帝大監旗麾晉豫響應連舉三郡彥謂此時苦難堪矣一面馳奏一面挺身面 清朝諸固山犒其師以 大清爲明雪仇也孤臣孽子所爲極難雖殺賊洩忿未補毫毛而母祖妻妾流離客死家

破人亡萬劫未盡謹將疏檄歌札諸項信手記之以誌吾罪爾
商麻應詔始末一卷張縉彥撰

縉彥自爲序李賊大仇也滅李賊大恩也彥所不忍死不忍生
不忍宦只爲李賊未殺夢魂亦叫痛耳今 大清誅賊淨盡由

前以論恩之輕重大小宜何如報也明之諸王宗室非 大清
不能爵封明之士大夫非 大清不能優容明之百姓非 大

清不能撫育由後以論恩之輕重大小又宜何如報也彥自保
茶山欲目見闖死即已矣 明旨再頒當事諄囑出山伊始望

懇良多謹志諸項疏揭以見當事諸公實深知已之痛云

荊州三事記一卷郭澆撰

澆自題云天啟丙寅六月澆已到天津任而楚舊按臺追叅澆

其疏中原無穢跡所指摘者三事而已今述三事始末於後不

惟澆不肯一語失真原案具在亦無所容其不真也

右故事三種

俊傑傳二卷郭士標撰

容城孫竒逢序予過公望之多景樓樓頭一几一編曰俊傑傳傳凡八人漢之子房孔明唐則懷英子儀宋稚圭希文與元晉卿明伯安噫此八人者真千古之俊傑也哉八人而非俊傑誰當稱俊傑者水鏡之言曰識時務者是謂俊傑一時有一時之務一人有一人之時不甘以凡民自囿便是以俊傑自期爲之卽是其誰限之公望靜息多景樓日與此八人對也其識趣過人遠矣憶茅止生寄居鹿伯順垵頭謂予兩人曰劉玄德一庶宗耳四海無家徒以一言結無地樓臺欲卧元龍於百尺樓上千載下遂以百尺樓專屬玄德他人不得過而問焉今我三人

固各有百尺樓也不知誰當據其上者伯順問止生止生曰吾欲卧郭子儀李光弼耳伯順曰吾已延陸子靜王伯安矣予曰陳太邱郭林宗是吾客也今公望卧此八人于多景樓其好客過吾儕遠甚多景樓當與百尺樓並峙千古矣公望爲蘓門先生嗣負高才守先廕李德裕一流人甲申後銷前代廕公望一意恬養絕意仕進非所稱識時務者耶其手錄此八人也亦所謂奪他酒杯澆我壘塊耳公望定以予爲知言

隱逸傳一卷郭士標撰

士標自爲序易曰天地閉賢人隱隱之義大矣哉當天地閉塞之時正收春之華夏之茂秋之實蘊蓄其中以待時非脫落其神理而槁萬物之生機也由是觀之必德合天地斯可言隱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又曰用行舍藏然則隱與見蓋殊途同

歸乎遐觀帝王堯之無能名隱中不可知之神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隱中不可動之體也即商周之際禮樂繁興亦不過隱中斯須不可離之意趣煥發也是隱與見豈二事哉近求一身喜怒哀樂之未發者隱也發而皆中節者見也然則一身之未發已發亦可岐爲二乎所以孔子叙列代逸民若夷齊惠仲之屬詳矣終之以無可無不可是孔子亦自附於逸之後也孔子而自附于逸之後蓋以無可無不可爲古今隱逸之正則已軼考當年行事乃片席不煖皇皇然以溫良恭儉讓之德與聞四國之政其於隱之理是耶非耶及時不能用始成竊取之義刪正之功雖無位無時而天地之綱常唐虞三代之治法遂昭若日星是孔子未嘗隱實未嘗不隱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無可無不可不較然乎予嘗盱衡千古三代而下合孔子之隱者寥

寥也不耽枯寂則流爲放誕甚至山中宰相田連關洛亦竄入
隱中壞世教而欺後人豈淺鮮哉惟宋茂叔堯天二君子以內
聖外王之學遭時不遇或結窩讀易或借乘田委吏以尋孔顏
之樂方可云世不用我非我不能用世也庶乎得無可無不可
之宗旨哉至元靜修先生深究性命之奧素位而行持一禮樂
文章之身常對古聖先賢之世此真隱德也若必曰進而不用
然後退隱則又有所可所不可矣故周邵劉三子者孔子之所
謂隱也予曾與孫鍾元先生語先生曰是也然吾輩既追嘯蘓
門之阿亦當取近代隱士嘗置座右予曰然復取隱士諸傳讀
之得四人焉非隱士少也合孔氏之隱者少也併合孔氏所取
之隱亦少也孔子所取之隱非不降不辱則中倫中慮中清中
權矣三代而後惟東漢林宗太邱能處濁世而自全且保全一

時善類可謂中倫中慮矣魏宋幼安元亮能峻守高節而倫衆不驚可謂中清中權矣合前共七人因質之鍾元先生先生曰誠所謂龍德而隱者也德惟龍或飛或躍或潛時固不同總之此龍德耳非具龍德者烏足語于隱哉余前有八俊傑傳今復有七隱士傳八人乃行義達道仁覆天下者也七人乃隱居求志天下歸仁者也求志者求此仁行義者行此仁此孔門用行舍藏之旨孟子所謂禹稷顏子易地皆然者耳先生此言正余欲合孔氏逸民之意也遂錄之以爲亦師亦友之助

兩義俠傳一卷張縉彥撰

右傳記三種

五嶽名山志一卷張縉彥撰

寧古塔山水記一卷張縉彥撰

縉彥自爲序山何自而名也華之形華故華之嵩之形高故嵩之恒之形亘而長故恒之衡以其上應璣衡也泰以其長衆山而獨大也昔人肖其象取其義而名之若生山之初洪荒始判造物者未必果爾云云也嗚呼蒼頡不制文字大禹不鑿山導河黃帝不封不禪卽宇內名山皆嗟呀歷落于混沌之中名之爲山爲嶽夫豈山之性也哉歐陽修曰羅浮天台廬阜三峽皆在下都小邑僻陋之鄉此幽人困阨放逐之臣之所樂也夫既處僻陋位於下都小邑而猶不免爲人所稱嗚呼此亦山之不幸也予竄身萬里自遼瀋出陰溝關道經十八道嶺十八道河詢之士人皆不能名予以爲驟遇之不能知也及再歷百餘山百餘河亦迄無能名者迨至今所已二年環堵皆山卽予亦終不能指其一峯一壑也乃知域外之觀非耳目之可及心思之

可測名字之可類意天固留之以待幽人放逐之臣有如是哉
予嘗出東郊登寧古臺又嘗適西郊彭氏之屯登虎山土人又
言東北泥漿之屯有山似閩之武夷者同諸友往觀之以日暮
阻河不能至翼日再往得一洞而休焉青壁千仞高巖逼人亦
可得其大槩矣南至沙嶺遊覽東京雖榛葦蕪沒中猶見霸氣
及偃卧石河官給一廛在東北隅其幽深處未可量也然登高
遙睇四顧茫然雲烟飄渺青在天際土人言到處有高峯絕巘
以人跡遠多虎狼不能至矣嗚呼窮鄉僻壤耳目有窮意興無
極又烏可以已乎乃與吳江錢德維吳漢槎謀再搜索撰爲山
記山無名姑以其地以其里以其所居之人姓氏名之亦曰由
其山性與幽逐之人見棄於世者同歸之無名焉爾柳宗元作
愚溪記囚山賦于困阨放逐之怨不絕于心故強爲之名如此

予文詞不逮宗元困阨放逐固自宜也亦曰願爲泰豆無懷之民以相渾于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豈敢以浮名貽誚於羅浮天台廬阜三峽也哉

邑人殷元福跋天地精英鍾於山水六合之內六合之外流者峙者何可意計一遇偉人竒士刻畫摹擬遂以呈造化之靈而洩清淑之氣故柳州有子厚而山水之勝流傳千古非然荒徼絕塞豈少名勝如柳州者而湮沒無傳可勝道哉吾邑坦公先生以八斗弘才被謫肅慎流離患難不廢琴書披覽之餘輒與同時被放騷人流連於山巔水涯以抒幽懷凡所經歷必悉誌之其文雄深雅健與子厚相頡頏即零記碎書皆露堅光較其舊作殆削盡鉛華獨存真液者也司馬遷謂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先生之文其窮而益工乎而域外名勝得

先生而始傳是地與人之相遇固有時也嗣君出其遺編剗
問世而豐城龍劍光耀人間矣然則杜武庫之石未必永留而
先生撰著洋洋巖巖如江流嶽峙千秋不墜奕禩而下應有虞
翻之知己也化鶴歸來又奚憾哉又奚憾哉

新鄉縣新志四卷張縉彥撰

從化新志三卷郭遇熙撰

遇熙自爲序康熙癸酉秋重修從化縣新志既成士民請余弁
言其端或曰重修者何異乎舊之稱也何以復言新志也曰以
別于前此之重修也蓋余蒞任之初各郡邑志乘皆告竣限期
甚迫不容更緩遂隳括舊志裝潢成帙固已達之史館矣然前
志稍述其梗概猶慮輯焉而未備語焉而未詳越二載退食之
餘再加校讐徵文考獻畧者補之疑者闕之論斷則謬杼以已

見焉故曰新也或曰新之義如是止乎余曰唯唯否否從邑勝國以前毋論已自王師入粵毀學宮爲炮厰廬舍盡墟迨高沙盜起遂致連兵數載又其後逆藩搆亂阻塞聲教豺虎擇人而噬從邑已不堪命矣甚至大兵之後繼以凶年水旱疾癘死亡者幾于十室而九空斯時也天地爲之晦冥山川爲之闇昧幾無異于三百年前邑治未開溪崗羈縻之俗而已從來新故之數相尋于無窮而恃人以更革振作之余才識謏陋雖不敢謂百廢俱舉然心力所及如豸嶺之建浮屠曲江之設津渡俾形勢有所凝聚不可以新前此之黃茅白葦乎修魁閣以啟文明創鄉約亭以崇聖訓俾風教有所維持不可以新前此之頽垣斷塹乎至東山之祠興而知先賢功德在人景行則效之不容斲非所謂舊染汚俗咸與維新乎即如志中之名勝猶是也而

益之以題詠人物猶是也而加之以綜核兵防猶是也而籌之以守禦更戍亦安往而非新之義也哉或者曰紀載之書務爲夸飾如會稽扶風一邑耳而向者地連數郡邑志往往攘襲于其間今從陽向隸番禺獨不可稍假借以爲重乎嗟夫丹青不貴於美而貴肖其形章服不貴於華而貴適其體從固瘠邑也必如客之言是猶繪笑貌於途人而明光之錦且裁爲負版袴也此從來修志者相沿之舊習也烏乎可烏乎可

黃岡縣志十卷暢于熊撰

右地理四種

郭氏家乘二卷郭焜撰

焜自爲引焜自少時以及今日先大夫庭訓維嚴既入官誠勉尤諄切嘗云吾上世而來仕者殫厥職居者力厥田正直忠厚

相率無二軌家未嘗有不義之財行未嘗有近名之事此猶百年之木本根自達花實相肖小子勉之無隕厥聲如截枝接孽柯葉頓改傷哉訓也不可復聞矣先大夫貞心直節隨遇師古
昌綴述遺行僅存形似於千百有十一焉仁不足以與明不足以見何臯之能追因念耳目睹記已復如斯而况遠者百年近者異世今猶失之後且何述將遂泯泯臯逾不可追乃絮淚列次據所傳聞不敢一語失真以上誣先人下誣後裔正如寫真家務求肖貌一毫不似便是他人雖美容觀能不內忤第先世入官未有顯者無竒猷絕蹟焜耀當世之事而懇懇一念微顯以之乘田委吏因地自効茲特其大畧云

容城孫竒逢序余憶壬子與二三同人讀書京師每搆一菽東君潛令記室錄去送所知參閱已而知有蘓門先生評因往謁

之側聞緒論不意四十年後浮家共城乃得交其嗣君公望稱
莫逆焉乙未夏留多景樓十日讀先生棊竹園詩文悉其偉畧
觸目手澤凡貽厥孫謀者慮固深遠也故子若孫彬郁英秀覺
四十年覲面未罄之旨猶可追遡德音懿範於四十年之後復
悉孟諸先生清貞亮節爲當世名賢仁者有後豈待問耶公望
慮先輩世系或湮子孫枝繁有紊且欲彙從前遺文教澤而歸
於一以寄如在之思急思修明族譜與余商定其規模次第此
可以知公望矣譜之義事關仁孝自道喪教衰斯義不明而興
孝興弟所以難耳是舉也蘇門先生舊有家乘一編公望繼述
其意而增益其未備以表率一方人有同然之心相觀而善此
實敬之君子曰公望知所重矣

王氏宗譜四卷王孟和撰

邑人郭遇熙跋王子孟和譜其宗系任子太史序其編首余何能再贅一詞因念人各有祖祖各有宗余家鄒邑垂三百餘年歷世數十生聚數百舊有小譜而不能續今讀王氏之譜不禁汗浹焉王氏起家忠厚力耕行儉歷五傳有諱某者以素封著又歷數傳有諱某者以文學顯自五世以來家資雖蓄積蘊豐而好陰行善故其子若孫綿綿振振書香累世不絕即如譜中所載讓產施濟數事非古所謂積厚流光者歟今王子孟和襲祖父之餘業恪守家風髫年輒試冠軍教子復嘖嘖有聲名將前人以文學稱者孟和殆無愧嗣徽焉吾邑自國家定鼎以來殷實舊族家產靡不凋零王氏之號素封者至孟和已寥寥單寒子矣孟和初不留意於此又潛心岐黃施藥恤貧四方薦紳先生不遠千里騶騎僕輿而來迎者戶外之履常滿以故王

氏之家稍稍復振而孟和却金不受謙約自處令子又五夜攻苦爭自磨礪將來之富貴功名正未有艾也余盱衡王氏上下數百年間覺始以文學顯者孟和獨精制藝以啟佑後人始以素封著者孟和雖極困窮而篤耕節用不墜家聲是前人之創固難而孟和之守更不易也於戲孟和亦久傑也哉余與孟和素辱知交其先家世又皆耳而目之者故不敢以不文辭

郭氏族譜十二卷郭遇熙撰

遇熙自爲序余聞之國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譜皆所以昭紀載明勸戒也然史志則事出於他人其爲筆削也顯而易譜則情關於骨肉其爲筆削也微而難故蘇老泉之作族譜引假他人之事述他人之言以示勸戒亦春秋於定哀間多微辭意也吾郭氏自元以前無可考已又不敢妄爲牽引以誣先世謹按宗

伯公家乘粵稽上世自五老公始當元季時自十里舖遷居定郭村三百餘年以來未之或易迄今宗支相衍蓋十五世矣而鄔邑之稱巨族者謬以吾郭氏爲最且以明經起家再傳而登賢書數傳而列公卿祖孫父子兄弟之間甲第聯綿黌宮歲荐之士纍纍若若於今不衰而鄔邑之稱文獻者又謬以吾郭氏爲最至於別駕公之清風亮節長史公之理學孝行進階公之正直不阿而宗伯大叅兩公忠貞自勵文章政事炳耀寰區可不謂偉與故鄔邑之稱清白傳家者又謬以吾郭氏爲最於戲吾郭氏當元末之際孑然一農叟耳遞傳而后子孫盛茂科名蟬聯忠孝之績載諸國史功業之隆編入邑乘德仁施於百姓令望著於桑梓使世世孫曾農服先疇士食舊德者孰非祖宗之積厚流光而貽謀無窮也哉余小子負質愚魯學疎才謏何

足以颺言先德表彰世勛獨是仰承父兄之教敢不日夜編續以相期於有成乎譜成登之梨棗余得弁以一言以告族人曰吾郭氏之子姓日繁也乃祖宗之餘蔭也覩生齒之殷蕃不可不思教養焉吾郭氏之文運克昌也乃祖宗之嘉訓也沐詩書之餘澤不可不勤課讀焉吾郭氏之行誼表著也乃祖宗之勛猷也爲高賢之苗裔不可不敦志氣焉善乎老泉之叙族譜曰同族之中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夫以一人之身散而爲數十百人之身則情渙矣渙則不可不有以萃之吾今日之叙族譜者非止昭紀載明勸戒也蓋將以萃其情也情萃則倫叙以敦族誼以睦孝弟禮讓之風油然而生於以光前徽而繼先志勿難矣吾與族人共勉乎哉若夫捐本支之骨肉視若塗人乃遠取塗之人顯且貴者而聯爲本支

焉亦見其惑也夫

右譜系三種

異物記三卷梁祚明撰

鶴園菊譜一卷許作梅撰

作梅自爲小引陶元亮愛菊古今人艷稱之余則謂此玩物遣
懷耳非性之癖也何以言之人生苦樂之境非身歷者不能知
亦不能道元亮自解印綬歸隱居柴桑其君子不得志於時者
也當九日獨坐籬邊摘菊盈把時設無白衣人至則元亮亦索
然三徑中耳余奉 環召諫苑六年清卿數月歸省後築林圃
於城隅豢四鶴雜植草花數種以悅親志溫清歡然兄弟怡然
叨薦紳之榮享林泉之樂可謂遭時過元亮矣無何喪子一年
以來愴目動心何能遣此此日此情實苦於元亮余賦性既不

能如元亮之高而此情亦非元亮之菊王弘之酒所能解玩物
遣懷竊有比焉作鶴園菊譜時甲辰重九日也

海棠小譜一卷郭遇熙撰

遇熙自爲序海棠一花其名來自海上其種盛於蜀中其香獨
發於昌嘉諸州余尚未之見也劉淵材五恨海棠無香居一杜
子美寓西川又於海棠無詩以此後人薄之爲不足稱踰二百
餘年宋真宗御製後苑百花品定十題特以海棠爲首章勅賜
近臣唱和此花遂艷傳於世故沈立爲之記焉又彙輯諸名家
詩歌編次成帙名曰海棠譜今讀其詩大抵皆暮春故事非正
初之景也余嘗往來京師每於臘盡春初見有擔荷海棠售於
燕市其色淡紅斂萼大抵皆人力之催促非天然之開放也丙
寅仲冬余臥病西齋聞有賣花老僮遂檢囊中青錢移卸海棠

一株置之盆內伊時枝幹枯濯自度已無生理不意月餘輝輝
弄影累累露芽細如粟粒晶如蚌珠後數日間其粟也浸浸乎
茁矣又數日間其茁也潔潔平萼矣於是吐瓣於臘除放葩於
元辰至於人日穀朝紅藥盛艷黃鬚綻金枝上數朶姿態繽紛
似較暮春之期已先兩月比長安之花顏色更深矣時遠近同
人携酒過我或聯韻或分體更爲廣徵詩篇以歌咏其事一時
小齋書案名作如林竟不覺蜀國詩中果少子美之發揚否也
惜乎名花雖早藏于小齋亦止供友人之歌咏已耳假如真宗
當日春正得此花于後苑不知晏相諸人當如何賡颺沈立譜
中又如何記載以鋪張盛事也余姑不必競爲侈麗乃取諸同
人佳什命童繕錄授之梓人以補舊譜之缺畧庶不負名花開
放之苦心云爾

半優亭小景襟記一卷郭遇熙撰

遇熙自爲序余蒞從之半載簿書稍暇上憲不以余爲不才即委付中宿旋攝寶安走馬東西日無寧晷望榕陰而思停驂尚趨趨之不前又安計片廈之憩足乎迨辛未秋杪扶病歸署復有增江之檄余固辭乃獲命遂擇堂之西隅覆篲爲亭築埽成垣取魯論之仕學兩優而各分其半以步趨焉乃運篲意也亭之中一琴一書恐其羞澁駕以香梁弼以硯石昕夕把玩可却吾豎子而怡其神思有客過予曰離羣索居古人怒之不有君子可以入室乎遂移幽蘭數莖而蜀之紅茶月之丹桂相與晤顏蹴處訂余石盟當是時悠然南山偃臥北牕可比羲皇上人矣遂寢於斯食於斯吟風嘯月度寒暄而破岑寂初若不知從陽之署爲葺爾山丸也乃臚列亭之小景而呼爲二十四朋凡

在檐外者其景有九曰蘭圃曰桂林曰瑞香碧曰蜀茶枰曰菊
巘曰荔子楹曰茉莉櫺曰蓮渟曰移香檻凡在簾內者其景一
十有五曰端溪硯曰斷紋琴曰莞香山曰孔雀尾曰錦石屏曰
花梨愚曰烏木凭曰西瓜枕曰花梨榻曰龍鬚簟曰英石峯曰
沉香菩薩曰蠟石曰龍尾香曰玄宰真蹟皆得雜撫數言紀揚
勝梗咏以詩而係之銘

右食貨四種

梧垣奏議一卷梁問孟撰

撫寧疏稿二卷梁問孟撰

菴居封事二卷張縉彥撰

縉彥自爲序戊寅五月今上御中左門召對諸郡縣吏以徵書
至者縉彥於時以戶曹改史官明年正月又改諫官儒生孤陋

不知所報因記宋司馬光曰忘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汲汲於名猶汲汲於利夫名與利高卑判矣古人猶諄諄於此致箴史巫紛若口過叢焉可不慎所發歟年來金戈之氣未滅民窮盜煽四郊多壘皇上午夜焦勞思掃氛祲則言之所亟欲治救者何如士君子分卿大夫之辱可忘所以報乎今封事存笥具在矣於細大緩急之間深懼無當然無所爲而爲即動成口過不敢隱也若曰古人焚草豈其然乎則余罪深矣

掖垣疏草四卷許作梅撰

西蜀胡世安序傅巖許子孝友篤行澹寧自盟當其家食跡絕公庭口無臧否里有簡重之稱人惟矜式恐後其得時而駕職思其居行志重於梯榮矢辭期於裨國馭歷梧掖知無不言雖媿媿毅持不肯唯諾而將以公誠歸諸平恕敷陳利弊多切實

可從今其疏草具在也咸得耳而目之公私之鳴世有能辨之者因是而飭職業厚民生端趨向化矯虔未必非借鑒也先正諸公事有陰陽未著字以前則屬陽陽主生通變由之著字以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夫治人而先之自治立言其可以苟乎此許子之所以亟務自白也夫豈不知避人焚草古人以爲美談乃賢者各有深意昔韓魏公見王沂公劄子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事爾故魏公在諫垣三年所存疏藁欲斂而焚之以效陳羣高士廉輩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釐爲三卷自序而題曰諫垣存稿且自謂諫止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則知所以議擇利與近名者意自深遠矣然則許子疏草之刻將無行魏公之志

乎

右奏疏四種

凡史類七種十一家二十三部五十八卷

藝文志補遺

尚氏族譜一卷尚重撰

重自為序為人子孫而不識祖父之名與犬牛同也族譜云者
凡以使後人識其祖父云爾其所以為孝子為慈孫者寔不僅
是也而况並此之不知耶吾族世新鄉元明間為遺民七戶之
一歷三百年支分派別瑩兆各異家乘之不修無以明祀典無
以講親睦因而祭掃無時封樹幾化為壠畝長幼失序骨肉漸
等於秦越可勝悼哉謹遵五世祖諱嘉慶所立追遠會碑記溯
其世系纂序成帙刊印分布各為世守一時子若孫莫不曉然
於身所從來而春露秋霜之感且油然動焉於是修明祭禮二
仲之月先合祀祖瑩後各祀支瑩長幼尊卑秩然有條庶幾不
墜前人追遠之志列祖在天之靈意者其少慰矣嗚呼居諸無

定薪盡火傳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倘數世後為子孫者
其孝思出其財力聚族而增修之豈惟列祖在天者之所鑒而
亦二三纂序者之所願大清康熙乙卯端月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二

藝文志中

丙部子類

教言一卷梁海撰

敦倫要道一卷任文朗撰

語錄日譜二卷劉源潔撰

讀禮要鈔十六卷郭遇熙撰

遇熙自為序余不孝出而為政則萬里投荒入而還家則三月
喪母煢煢孤子烏號何已數月來窮窶之狀既株守于一室柴
骨之形復偃蹇于終身兼之逋賦盈千斷烟竟日以致含歛之
具缺畧無補業遺恨于終天衰經之儀舛錯多端更貽訕于當
世嗚呼已矣豈天命之使然亦負愆之難逭也乃和淚濡毫據

拾先慈懿行既畢于役稍獲暇晷便思讀禮竊念吾鄜為禮義之邦寒舍亦習禮之士而典型云亡簡篇遂缺欲求密制之儀節而咨詢之無人拜跪茫然哭奠何據不得已丐于鄰友假手數編不憚炎天溽暑之中血汗交下遂爾博採旁蒐之內涕墨相濡校其同異訂其緒條以家禮會典之名目印于王浚川孫徵君許典三之評論手錄成帙藏之家笥以貽子孫以備攷究異日者倘逢秉禮之大人先生不我遐棄俾得執簡求正庶可以有受教之地也小子識之矣若云借以問世則吾豈敢

家訓庸言一卷孟克謹撰

北平劉芳永序曩予佐治鄜邑得交邑之縉紳學士與夫故家大族因知司馬孟氏世為鄜南鼎望而惟寅為最與予尤友善稱莫逆簿書之暇時相往來互訂所學語語日用飲食疑書紳

而未遑也後予季子當婚卽聘公淑媛爲室而卜居于廊未幾
予以秩滿遷晉之大寧令已歷有年以老疾休致歸廊復得與
公爲聚首樂嘗與諸男論公德行之優及文藝之工季男云外
父雖工于文而不輕于著述所集庸言家訓一書未嘗示人予
因以詢公公曰是誠有之然吾老不欲自荒姑以自做耳何可
使聞于公耶予再請得允敬視皆公所躬行心得其言布帛菽
粟而神化性命之奧具焉當與許魯齋薛敬軒諸先生錄並存
也公自序云勿以吾言遽稱吾行勿以吾行更棄吾言蓋公天
性至孝篤宗族與人謙恭和順雖小子後生咸知愛敬且律已
甚嚴崇禮義薄聲華遠勢利晚設義館以讀書自樂教人以敦
倫修行爲諄諄公之此書殆卽以身示教而非僅言之云爾也
自序之語適足見其望道之奢耳予與公先世無葭莩之親萍

踪乍合傾蓋如故竊聆公之誨迪已非一日當書紳是編爲帝
弦之佩公真吾師哉遂不避庸陋僭題數言于簡端

密禮撮要一卷孟克謹撰

錦襄王瀛客序嘗謂移風易俗莫大於禮古士庶之禮今之儀
禮是也自漢唐以來廟堂不議一切婚喪天下各從其俗縉紳
先生未免泄視大抵婚禮聽之媒妁喪事問之術士惟侈靡相
尚釋老是求取悅親族而已求其合於古喪祭之禮者蓋無有
也卽有一二留心學問者考稽朱文公家禮亦惟含歛服制數
節目斟酌行之其言不用浮屠不延賓客諸事遂置而不講矣
至鑿其弊者又未免矯枉過正懲羹廢鼈揆以聖賢中正之道
恐有未盡合也竊欲不揣固陋叅酌諸儒之說而論訂之又慮
狗尾續貂貽笑大方蓋徒抱空志數年於茲矣壬辰之歲謬以

迂踈濫膺師儒之選秉鐸於鄘鄘邑之南有明經孟惟寅者與
余相友善稱莫逆余嘗數造其廬促膝談心一日於案頭拾得
一冊乃喪禮撮要係公所手訂者余伏讀之用古而不泥於迹
崇今而不徇夫俗因分定禮緣情起義誠大儒之言可師也昔
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
備不虞過求何害余亦欲效文子求是書而藏之以備不虞因
讀而爲之序

鄘南書院條規一卷張資淇撰

資淇自爲引吾衛古多君子說者謂淇園棗竹人靈於地嗚呼
豈其然歟蓋作新之化漸摩既深而盛德至善之君子能令人
不能忘夫至於不能忘則感發興起蔚爲雅化君子之多顧不
以此耶我 皇上聖由天縱學與日新深維教化之原用隆書

院之設各大憲以暨長斯邑者罔不仰體 天子作人雅意以
慎其事惟我邑侯趙公因創立書院教育多士際其盛者可不
謂千載一時哉則感發興起以應維新之化今寧異於古所云
耶顧誦習講貫學者事也授業解惑則教者事也余不敏懼不
克倡導以勸大化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故教學
相長說命亦曰惟教學半教宜先與率宜謹與余之責也亦二
三子之責也二三子勉乎哉勿却行而求前勿反鑑而索照他
日質有其文庶幾乎彬彬之選邦家之光非惟有榮桑梓亦庶
無負賢邑侯作養之美意余日望之

鄘南書院課則一卷暢俊撰

錢塘繆臻鄘南書院課則弁言士到中州學宗伊洛客來梁苑
句吐風雲汨汨河流翻入文人墨浪巍巍嵩翠聳我學士書岩

而况地接朝歌未遠賢人之里居隣牧野堪尋君子之村廓南
舊號名邦河北今傳劇邑佩衿濟濟殊多魁士之稱總角師師
不少聖童之目然而樹誇杞梓非需斤斧以何成玉重圭璋必
借磨礪而特達三餘可用長無繼晷之膏四術堪師那有代耕
之粟因是元亭閒寂空求槐市橫經致令絳帳稀踈虛擬杏壇
請業殊少坐風之席宜開立雪之門爰有賢侯聿興雅化闢鷺
湖之學圃延到王通設鹿洞之講堂招來游酢服脩一束貽從
蒲邑慈君帷帳千重設自穎川明府鱸堂日暖聯粉堞之參差
臯座風清對雲樓之突兀近則草庭絲細映來一幔皆青遠則
麥壠雲連望去千畦都綠時主教者蓋余同年友逸羣暢君也
陳蕃座上特高懸榻之風黃澤堂前大展執經之禮丹砂玉札
盡入醫師稷闡樽櫨咸歸匠氏祛衣負笈居然嶽麓之名英鼓

篋扣鐘宛爾嵩陽之碩彥課則敷陳乎座右善比文翁箴言臚
列于案頭嚴逾常爽言言導窾直通苦孔之情字字警心曲盡
鑄顏之術器識文藝先後攸分學問交遊正邪必辨春風秋月
每按日以攤書瓦屋紙牕輒分期而搦管燈方吐焰呶唔雜單
父之音筆盡生花藻績映河陽之色佇看風高泮水案間飄出
野芹香還占月冷蟾宮席上吹來仙桂馥侯誠有斐可方綠竹
猗猗君亦彼姝不負素絲子子

右儒術八種

金剛經疏義十卷張縉彥撰

縉彥自爲跋默疑和尚住馭灣演法華閉關者九年辛巳以先
君子大事出臨經堂與余詮釋了義多所契合既又入關以十
五年爲期少年緇衣立定脚根精進求佛無如和尚者一日從

竇中呼余曰我欲廣布金剛證果錄手抄不能也大人能爲了
此因緣乎余曰此爲下乘說法耳憶令池陽時與張君憲談金
剛經義機鋒互出要渺相搜散見于書記者尚有存也請公諸
禪悅令天下人識精堅之義而證果不更大乎或曰經義不以
色見我不以音聲求我故普覺禪師曰佛之一字我尚厭聞今
于佛外有四句偈偈外有三十二分經經外又有數千百言註
疏其爲色也音聲也多矣余曰六祖不立文字而見地作佛則
從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悟入是仍以文字悟也善悟者從偈
可入從經可入從疏義亦可入不善悟者即滅燭焚鈔尚無把
鼻終空虛魔障耳疏義者金剛之把鼻也若能剖出了義得大
堅利以破貪痴嗔之世界何處有我相何處不見如來乎和尚
唯唯余方應天子召典兵戎欲與一時高衲訂正而苦不暇草

草付之其同識者白雲僧又玄少室僧東渤杏庄僧孤雲玄極僧素實也

右釋家一種

楊林記事一卷梁問孟撰

醫卜間談一卷李承寶撰

前川日錄一卷郭孔完撰

鏡古錄一卷梁祚明撰

鷓金錄四卷梁祚明撰

古字集畧二卷梁祚明撰

右襟家六種

遁甲八陣圖二卷李承寶撰

右兵家一種

九子類四種十二家十六部四十六卷

丁部集類上

曲水園文集一卷郭庭梧撰

敬齋集一卷郭汝靖撰

菴竹園文集二卷郭曄撰

宦草文集一卷郭澆撰

獲嘉賀仲軾序文章言也而人之精神載焉精神者識見作用之主也有大識見然後有大作用有大作用然後有大議論此之謂至文而詞藻弗與焉文不適用譬之繪事有形無神粉飾雖工有識之士展卷不盈尺而思睡矣雖謂之無文可也季昭一日以宦草示余余笑曰季昭故奇於文今宦遊既久文章當更進及取而卒業則皆總理治荊州時與夫爲南司農及備兵

天津諸事也司農事簡天津不數月皆未足以見季昭獨荆最稱衝劇而近年加以黔蜀用兵徵調更爲煩苦卽才者束手而季昭應之若承蜩應上撫下安靜若無事然而上下咸倚賴之今觀其所爲宦草有先幾之識有應猝之才有敢斷之勇一言一議論一字一精神乃知其自爲司農時而天下事蓋已了了於胸中故左右投無弗如意不偶然也嗟乎天下事惟人爲之耳得其人則有事化爲無事非其人則無事化爲有事才如季昭又何事之不辦耶季昭惟不事事筭而篋之則事業在宦草季昭苟事事推而行之宦草卽事業也季昭之精神具在此矣文章云乎哉然非天下熱心人未可與論天下事非有心於天下事之人未可與論季昭之宦草此其故殆未易言也今天子拔材異泉石之中將不能以私吾季昭行矣努力今日之宦草

又異日事業之前矛也 遂安毛際可序有明三百年以帖括
取士士之爲干祿之文者父兄之所責成師友之所督率皆以
詩古文詞爲雜學禁不得從事于其間有白首于舉業之外無
旁及者迨倖邀一第應酬遊宴或間爲有韻之章以相矜尚而
古文詞則非窮年攻苦不能涉其堂奧故裒然成集者絕少至
於居官案牘一以古文詞行之如賈誼陸贄通達治體而文采
炳耀使人掩卷流連而不能釋者則庶幾乎大叅郭季昭先生
邁之矣康熙癸酉先生之孫駿臣以遺稿見屬爲序先生與其
仲兄宗伯公俱登進士高第數歷中外生平撰述自序記碑誄
外多讞奏條教之作而治郡荊州爲尤著如抑強宗之侵漁戒
保戶之科歛募兵之始末有記視學之講誦有規至條革荆關
外料諸篇謂蜀省竹木允爲國家之正供而江陵彝陵諸外料

止爲關榷之公費浸致日用樵採不免誅求隸胥首告盡充中飽甚且有以匿稅入告而破家畢命者究于國課無毫髮之益不禁其言之剴切而沈痛也余讀焉而擊節稱快繼以流涕更願駿臣異日宦轍所歷當紬繹先集而一一釐剔之斯可稱繩武而無愧乎若夫先生以忤權使左遷而操持益厲遂致屢起屢躓有古大臣風節讀孫鍾元徵君所爲傳自能得之鄙言何足爲輕重焉

南園先生集十卷楊允撰

依水園文集二卷張縉彥撰

桐城方拱乾序詩言志文晰理古之擅一家言而芟芟自鳴者曰惡庸兼安在乎惡庸兼兼之實難耳材賦有類而學鮮克充其靡耗詩若文者不知凡幾即以其餘稍肆涉於古習以爲已

有而昧厥自終爲古昔有也雖或引寓尠思遐心歌詠亦復如南威之於邯鄲而語於風雅之奧曠如矣至若陳發祕藏較理時頤敕六藝之芳潤以敷古今治亂之原則又劉子駿所云專已守殘以自陷於末師已耳烏睹所謂坐言起行哉以故員外供奉詩人也沉音高致至今師之而其書乃無他文廬陵臨川古文之一變也謂之原本六經高步史漢則可謂之詩人可乎南豐氏且不能以詩諱矣若然余安能不欽心于張坦公先生云坦公以名進士爲循良令異等讀中祕書未幾而陟諫垣又未幾而陟大司馬凡所爲皆極難耳爾時海內是何如時雖余接席冰衙亦未敢輕以詩文事測公今年夏公乃自集詩文若干卷遣門人劉東表屬予敘予始得而盡讀之嗟乎公於詩文何其深又何其兼乎詩必敦乎理以爲志漢魏之元音理勝也

齊梁以降則漓理而謀聲靡靡之隳厥志矣公抗志幽探旣麗以則復典而風旣戛戛乎金華復悠然而傳泉石散而爲文瞻之爛於蓄也奇離之凌於溲次也博大之遊於莊衢也茂陵扶風且當辟易是又理之挾乎志以挹之有本而舒之有緒不期于謙而兼矣前代信陽媿踪徐李惜其早世而未覩厥終二室高華沐浴日月秣壇不朽其在斯集歟余生平守一編今日者猶然冰衙之步趨公轉恨銅龍馬首未罄周旋至今日而乃以詩文名公也若夫崎嶇百折爲人所難爲詰屈而號風雲又昔人所謂窮則益工天之所以益公詩文者良在是而合論公之詩文者不獨在是也劉生曰是足以序坦公矣西陵孫治序蓋聞陟崑崙之坂者驚抵鵠之奇輝泝滌渙之波者眩迴鸞之麗采雄文絕藻大體如斯然而文緣情發標旨彌高才以氣維

杼辭逾卓屈大夫蔚爾清暉卷舒雲夢司馬氏犖然英瑋吐納
江淮文因人顯人以文傳治乃讀公之文而歎絕者不能不歎
服公之人也公才高龍翰挺秀商墟望表鸞姿凝章蘇嶺漢師
高閣承黃石于飛弧梁相清門煥玄文于墜鵲博涉藝林縱橫
理窟披羽林之蠹迹析嵩隧之殘行古學彬彬其天性也加以
志闡雅宗力扶風尚篠駿焱犢斥蕪響于蕙樓吐鳳懷蛟採洪
音于蘭圃以故曹毗裁音尚譏製錦温昇染翰僅許傳碑風雅
淵源于斯尚已泊乎飛步秋闈連鑣春苑授百里以烹鮮履四
封而展驥河陽閒館夾植高槐榆次清郊雙棲威鳳遂乃超擢
東臺端居左掖橫霜氣于青蒲振風規于白馬于時天行睢刺
國肯糾纏公露章摩切對仗披陳雖孤論難持而同官傾屬一
時若倪司徒矢懷忠讜庭識履聲黃翰林砥志靖共群推袞職

莫不握手交歡傾衿結契時議紛紜良規杓鑿反覆垣疏重增
慨息旣而大憝豨突巨猾鴟張塗炭生靈虔劉冠帶公旬日典
樞倉皇構難辛苦流離崎嶇奔伏豫讓吞炭憤氣薄于晉陽申
胥倚庭悲聲徹于雍里集南荆之三戶斬銅馬以千羣服編從
戎據鞍草檄臣力竭矣天道如何已乃混迹窮墟淹遲荒谷依
林泉而棲泊侶鹿豕而優游自比遺民斯願已畢而鼎建惟新
敷求舊齒勅列郡以蒲輪引崇班而側席公鴻材蓋代竭志殫
心苟利蒼生惟力是視至于耽述典墳婆娑莚術正如邵穀建
牙幕府守學彌惇公綽擁節轅門鈔書不輟振風騷之墜裔登
大雅之雄壇不朽有三庶云無忝茲者乘傳浙右作牧雄藩鄴
侯人傑何有軍儲元凱經筭豈惟國用左顧長城羣懷列岳治
游息甘棠瞻依葦竹時從野服仰挹清塵雖復飛觴西苑竊愧

應劉摛賦平臺實慙鄒馬而颯采鴻章流連藻咏詩凌大歷賦
軼黃初奏疏凱切賈陸連驪論序雄深韓蘇並轡正使山藏玉
板鬱雲霧于高崖水泛金函繞蛟龍于浮艦雖非操蠡測海渺
識揄揚固亦執管窺斑有目欣賞者矣斯文未絕必有領袖以
此推公何多讓焉

菴居文集二卷張縉彥撰

古閩黃文煥序世代相歷軒歸前輕歸後百事胥然吾罔敢輕
前人而爲後人寬弗軒之繇挈時綜勢艱百倍前向令移後人
以立往代縱每事全軒未堪臂攘亦何遽黯魂全輕哉遡昔肇
十有二虛稱耳統辭耳其所實轄視今文物廣狹奚似疆狹務
簡則熾少疆遼務叢則熾多取後邦制較昔邦制而謂二帝再
生不益增其病懷吾弗信也習文不復返質習奢不復返儉習

澆不復返滄每陷愈下欲令不相耀以和其心安瘠土以生其善杳乎扶樹之末從焉則後之民風又視昔之民風艱矣戎事底春燧鋒鏑猶未慘彼此進退依判於車戰不聞上首功以數萬計孫子津津火攻祇屬束蘊砲鏡神器一切未興迨後而毒械百出彼此相當卽起古良將誰其敢曰吾志易逞者詩文小技耳隋地在歷代後欲獨創一別體一異向前之人固已先得我同而我失其獨矣在彼出之蔑非創在我出之蔑非襲來歷何處肖似何代衆人之所譽志士之所憤也此四者民風詩文以日失前而艱邦制戎事又以日倍前而艱坦公年翁所與余揚挖玉署同懷浩愾者何限旣身不屬坐論足不履行間三愾非所尸也循規月課商振艱於詩文庶幾曰吾守其一自有肩其三者繼而聖主四顧樞垣之長特簡坦公以糾正宰執核兵

機蘇氓困俾棄其一務肩其三又繼而余綠鉤黨去國不獲守
其一坦公亦以讀禮歸廬不復肩其三鱗羽久隔郵筒忽來則
坦公寄余詩文曰吾未能棄其一也其爲我刪定之嗟夫歲月
幾何時務日異國急矣誰能爲聖主肩三者而吾乃閒商於守
其一然則見坦公之詩文追邇往愼何忍思何忍讀也不忍思
而思不忍讀而讀味其文巍巍然八大家之裁味其詩泐泐乎
原本盛唐國家之氣運以坦公詩文之氣運卜之玉者猶玉酒
者猶酒汔可鳩乎再出肩三即從閒商守一搯券吾藉以無愼
矣

燕箋一卷張縉彥撰

胡世安序士無不能文而文心駿亦無不能詩而詩教衰駿者
醇之衰者振之非深斯道者鮮不夷若論矧奧居乎吾年友憲

石劉子行塢薛子克醇振斯道者也尤甲推坦公先生無異詞
僕嘗發中郎之秘熊熊鳧鳧博囊高寄威鳳孤騫寧受腐鼠之
嚇卽余亦不能不甲推近者詩文之弊莫大乎宗禘名家捐吾
性靈以徇究其極不過衣冠笑貌之盜真不則刻鵠畫虎之敗
技耳其能從事性靈醅振斯道者有幾先生立志早取友端滛
坐錚響弗使接聰大方小乘識別去取而馱克楷模揀弊宜乎
所詣日益而月更斯道不能不甲推矣

濟南王士禎詩新鄉司馬真人龍揮毫落紙如飄風安邛相公
志復同龍吟鸞答相嘈呿一時文苑推兩雄八駿騰踏九馬空
百弩射潮江海來文城百尺屹高墉爾乃破堅直造如臨衝孟
津學士人倫宗今日杜陵推薛公登壇左右挽桃荊旌旗壁墨
何熊熊和歌擊筑漸離市壯氣欲開滹沱冰漁陽上谷寒正急

高秋筆墨相憑陵蠶叢鳥道不知幾千里鑿山巨手今五丁中原從此有正始紛紛江黃弦頓何敢牲同刑薛公玉堂安邛相司馬分陝臨東封獨有孟津騎龍天上去蓮花玉女常相從舊日薊門高會殊寂寞蕭條長樂聞疎鐘司馬語此意慷慨嗟予小子真凡庸泰山拔地青萬仞區區何足窺龍從幸從一卷冰雪懷袖中聰明欲盡神相通

域外集一卷張縉彥撰

江左姚其章序坦公先生以文章得罪論謫海東既十年復撰次其謫後所爲文若干卷曰域外集以屬序于其章夫公天下之偉人也以直諫致位通顯人地事功表率天下者三十年而公尤好爲文章兵戈遊宦未嘗不賫筆墨以從天下之士讀公文而相諷以學古者不可勝數公亦毅然以振起文學爲已事

雖放廢困折栖托於魑魅豺虎之區而其文益闕傑雅粹可貴
豈非非常之才卓然儷于古人者耶余讀公之文而知古今文
章之盛衰其所以繫乎人者甚重也唐貞觀之際才士輩出可
謂盛矣而文章猶襲陳隋之陋開元中玄宗慨然復古詔學者
以原本六經而時無秀偉特出之士不能承奉天子德意以復
其文于周秦先漢之隆迨韓退之氏唱古文辭于貞元元和間
而習之子厚復為之後先羽翼而後唐室之文始與曩古同風
及有宋真仁之時天下無事號稱治平而學者炫于楊劉之習
以聲偶摘裂為工而險仄怪僻之弊往往至于不通于是永叔
子固子瞻以及尹師魯諸公起而振之而漢唐之風復盛于宋
蓋文章當頽廢之後曼聲詭製哇咬啁晰以膠固結轆于學士
之心如百川之東潰汗漫橫決而莫之砥柱也于此時也而非

有力者爲之抉其竅剔其翳以暴然大著于天下則凡古人之
所恃以表裏六經而高峙乎百代之上者不幾沉淪堙滅音鳥
獸而質卉木也歟惟夫二三鉅儒相與回斡而廓清之以道之
于古人之域故小儒曲士不得以肆其說而閔言偉論如日星
之焯爍而不可掩也則夫文章之道必待人而後盛而能盛其
衰者其人固未可一世而遇哉文章至今日極衰矣世之待韓
歐其人者以振之亦甚亟矣而世卒未有能振之者何歟蓋自
制義取士以來士無賢不肖莫不屈首歛氣以從事于章句之
中自所謂程墨房行而外其能寓之目而寄以心者蓋亦罕矣
其爲學也抉蝕經傳攬撮音調以求悅時人之耳目即其間名
卿碩士不過擅長于帖括以取高第流榮譽而已至于漢唐宋
人之撰著曾不得少窺其堂奧也弘正嘉隆之代空同弇洲應

德熙甫諸先生憫士習之陋于是作為秦漢韓歐之文以風曉天下雖未能盡返天下于古人而有識之士亦稍稍從之故余嘗以舊明之文能頡頏于先代者數公之力也故正以還海內大亂而文學亦日以壞雖有工文之家而或為聱牙詰曲以自詭異或為風雲月露以侈繁富而于古大家之矩無聞焉 清與海寓又安百務就理而文章之事尚未致于古夫文運之衰于今且百年際 鼎盛之朝而又 天子神聖方欲與賢士大夫敦勉以古學嗚呼上之人右文如此而文章又當衰極而盛之時意必有瓌偉卓異之才可以紹韓歐之墜緒而颺 國家典謨雅頌之懿者出乎其間余觀公之為文也根抵乎荀孟馳驟乎史漢浩浩瀚瀚若無涯涘及細繹之則縝密之法蒼厚之色淵湛之度允古人所善者靡不具焉猗歟此誠今日之韓歐

也使如公者一二人以羽儀乎藝林則今日之文可以攀躋唐宋而上擬西京又何弘正諸公之足云耶奈何使其老徙邊陲以廢棄于荒江窮漠之間徒與遷人戍客相率為煩寃感憤之辭也豈不惜哉雖然公之名位出處與夫生平之所撰次久已暴著于天下矣後世之士讀公文者當亦偉公之才而悲公之廢棄以老也于其集之成也書此以弁其端焉

邑人殷元福詩傷心元老死窮邊命世雄裁捧數篇謾道文山歌正氣口頭笑指甲申年

詠閒堂文集二卷許作梅撰

嵩岱紀遊二卷任文暕撰

邑人郭遇熙序嵩岱紀遊者雪潭先生遊嵩岱之所紀也其詩其文烜耀載冊嗣君具茨將以受梓乃問序於余以余與先生

爲年家子也又能悉先生之生平先生有氣節司李江右以忤
上官解組歸里肆志古文辭每於山水登臨必發爲詩歌以寫
其胸臆抑鬱居恒舉止端肅不苟言笑人望之如泰山喬岳凜
凜不可犯今觀其紀載一咏一嘯磊落亢直無異爲司李時則
先生之襟懷可知矣吾鄙居豫州之中嵩陽在其境內北瞰恒
山西臨華巔東距泰岱不滿六七百里即南望衡陽亦止千餘
里耳則吾邑固五岳之隣也余爲童子時聞先君子之言曰太
史公遍歷名山大川而文辭日進杜少陵困阻於巫峽荆湘間
而詩思益壯讀其望岳三章各肖其氣象則知古人之奇文佳
什未有不自岳瀆之精華而出者也余竊有志焉而未逮後十
餘年從東始揚公校士泰安始得近泰岱而登焉見其五夜燭
龍蜿蜒而上照者朝山之香火也雲影靉靄縹緲而變幻者果

不崇朝而遍天下乎於是肩輿而陟躋天門窺日觀秦碑唐碣
之跡或磨滅而不存或炳煥而日新使乎古者不勝有興感之
思洵哉天下之巨觀也余退而歌咏其事漫爲三十章雖不及
先生之所紀亦竊自幸曰余童子時夙願庶幾無餘憾乎至於
嵩岳諸峯雖在咫尺未獲一遂登臨之志吾兄駸臣數過其地
每爲吾道巉巖之奇如所云太室少室盧岩崇福諸名勝與先
生集中所紀畧同余雖未遊嵩山而嵩山之蹟已歷歷在吾目
中矣嗟嗟泰岱與吾稍遠尚有攀倚之樂嵩陽近在吾境反不
得一勞筇屐焉豈山水之緣與吾亦有幸不幸耶方余之登泰
岱也與友人劉雷門段玉伯並肩而躡歡則攜手困則卧石秦
松漢時之下時留余三人足跡焉今玉伯筮仕南陽近嵩山矣
倘攜二三弟子一往遊之未必不如吾三人泰岱之故事也惜

新編東坡志林卷二十二
五
乎雷門云亡余之登岱諸詩又為伊攜去遺失至今隻字無存者亦猶乎嵩陽之未遊是余與山水終無緣也不然一禁其足使不得往一滅其稿使不復存此又何說耶嗚呼先生遊嵩岱於今十數年矣嗣君具茨刻遺稿以傳於世使先生之詩文與嵩岱二岳並垂宇宙先生可以不朽矣余既幸先生之不朽而益自悲其無緣也夫

石居文集二卷劉源潔撰

學古錄一卷劉源潔撰

西齋文集四卷郭遇熙撰

遂安毛際可序曩歲在癸卯余以李官承乏豫闈時主試者為西樵王先生不以余之稚魯見鄙每獲佳牘必命之反復披覽始定其甲乙猶憶中秋月色正午得一卷與西樵先生挑燈共

讀余決其爲端人正士且沈酣于古文詞者遂爲麟經之冠及
撤棘則郭子駿臣也其後三十年余遊端州而郭子令從化亦
以公事至端摳衣來謁時余頭童然白矣而郭子之儀觀益偉
相對喜甚忽忽如夢中事已而出其公餘偶刻爲之流連吟諷
而不能釋蓋明季詩文怪僻空疎之習時中于人心迄興朝
啟運風會一返于正而卓然能以古人自命者亦指不多屈郭
子原本大家而涵泳乎六籍之義蘊崇雅黜浮披文相質至有
韻之章則澹然自寫其胸臆如閒雲之出山如清泉之下峽絕
無模擬剽竊宜亟以問世者也端州雖距從化數百里而詢之
輿論頌聲翕然因嘆余三十年前暗中摸索已得郭子之爲人
况今者服官從政報最可期而詩文中愛民悱惻之意又時時
于筆行腕行間見之尚安有疑焉者乎近聖天子側席以求

良牧而又崇尚經術之儒吾知應運而膺徵召者舍郭子其誰屬也郭子之伯祖宗伯公與祖大叅公皆博學工詩文郭子已搜輯校定付之剞劂更知家學之淵源有素而孝思不匱亦于此可推矣然則繼前人之緒而光大之郭子其益勉之哉

寓理集十一卷殷元福撰

元福自爲序張文潛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辨士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文潛從眉山兄弟遊蘇氏論文標氣而文潛更標理其所得有出於師資之外者矣顧嘗思之六經爲矣至若諸子百氏騷人辨士多離經背道之言而以爲寓理之具何哉及觀延平之論二蘇語孟說曰天地間只是此理隨人所見但其見處却有病乃知其見處雖有病要亦各據其偏至之理氣以鼓之而雄偉震盪軒豁呈露足以開人心胸終

古不廢學者精擇之而已矣昌黎謂荀楊擇焉不精其自命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然不能辨鶡冠之僞識反出柳州下而集中讀墨篇與荀楊所見何異則折衷不綦難乎但于慮一得不必文人學士而時有精詣之語可壽金石無他理之真也故余雖學識闇昧而讀書近三十年亦未必無一言之幾于道者彙前後所著得若干篇顏曰寓理集以俟就正先覺若謂擇之已精折衷焉而不悖于六經則余豈敢 吳隆元序人得浩然之氣則人傳文得浩然之氣則文傳求之古人兼之者其昌黎乎諫宮市論佛骨奉詔宣撫鎮州疾驅入王廷湊軍其氣可謂剛且大矣至其論文則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其人其文於浩然之氣皆不愧顧氣未有不本于理者子程子之論昌黎曰退之晚年爲文所

得甚多如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然則昌黎所以卓然為豪傑之士而其文可以佐佑六經者非有得于理而氣以鼓之歟鄘南殷夢五先生今之昌黎也先生由庶常外調兩縮黃綬敦本善俗以張子雲巖之治為法直道事人不媚上官不附權要令蘭陵時與儀封公道義相合值制撫交訟屬吏爭趨熏灼儀封之門羅雀矣先生慇勤如平日期不負楊臨賀也在達官前論事面目稜稜是非可否如食之必吐卒以剛直觸禍机顛頓狼狽中手周易一編嘯咏自若也今年春扁舟來武林大中丞朱公延主敷文書院講席與諸生昕夕論文歷舉時輩少所許可顧獨以此事推余出其寓理集十一卷屬余序之余謂先生之為人行峻而言厲孤撐特立之概似昌黎先生之文

其光淵然其色蒼然殆所謂反剗剗偽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
言汪洋文肆者亦韓子之文也夫浩然之氣生于集義而及其
既得之也又足以配道義道義者理之謂也理與氣相待而有
昌黎既以是不朽千古矣而先生又何多讓焉抑昌黎生于五
子之前其于聖人之道大綱已得而以博愛爲仁以荀楊爲大
醇小疵先儒猶不無遺憾先生生于五子之後折衷至當故集
中性命之文造微極詣大含無外細入無間視韓筆不啻突過
之此又古今人難易之別也歟先生方坐臯比以六經之學開
悟後進兒子椿齡亦在執經請業之列故余論次是編舉先生
風節文章之大畧爲學者告焉學者欲爲先生之文必先效法
先生之爲人因其氣之剛大以推求其理之精微如昌黎所云
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述其途無絕其源庶乎

可以步趨先生之後塵矣。無錫鄒升恒跋韓子云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乃距韓子後百餘年而濂溪周子遂生于衡岳之間一時相繼而起者河南二程夫子暨明月川新吾二先生並能接洙泗之薪傳豈非九州爲四海之中而豫州又爲中州之中尤得扶輿清淑之正氣故鬱積者越數百年而一洩而其精者遂鍾於人歟吾鄘南殷夫子生於其鄉伊洛淵源耳濡目染得之最真以爲理學之傳其任在已而汲汲彌縫使淳自十三歲即能倒誦小學至于今幾六十未嘗一日去乎儒先之書蓋先生于歸根立命之學好之者出于天性而非猶俗僞欲標榜以爲名也故其不得已而著之于言無非理窟之粹精性命之圭旨不求工而天下之至文莫加乃讀其文而其繼往聖開來學之意概可見矣寓理一編先生宰柳城及南

蘭時所作釋經衡史必折衷于至是上下千古剖晰精微真有
不極于理不止者豈非又與月川新吾二先生同爲聖塗之津
筏後學之指南歟恒謬荷青盼請業暇先生命校是集爰不揣
禱昧而綴言其後

高都紀遊一卷暢于熊撰

惕庵襍著一卷郭培乾撰

毅庵文集一卷郭培遠撰

蘧園文集一卷郭湯銘撰

右別集十九種

宿好錄十卷郭士標集

讀史彙編五十卷梁祚明集

右總集二種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三

藝文志下

丁部集類下

曲水園詩集一卷部庭梧撰

棗竹園詩集一卷郭滄撰

宦草詩集一卷郭滄撰

廷尉漫草一卷梁旭徵撰

菴居詩集一卷張縉彥撰

海上左懋第序余辛酉讀大隱制義而欽其爽深之氣辛未同
進士識大隱於朱子美邸大隱子美與余俱館試副呈而子美
伯子美䟽請肆其學於金馬之門大隱出為清澗令余亦令韓
城未幾而大隱為三原令皆為秦令益驩乃得讀大隱蕪城集

而敘之蕪城謂清澗也余嘗恠詩之無所感而作者其言纍纍而不可得其意之所在大約言詩者本三百篇曰風雅頌人之能為朝廟音者寡所作皆國風數風有所自必有所感感物而動而後已之性與人之性交至果如無感之作使讀之者尚不知其意不知古太史何用采之以獻於天子哉吾夫子言詩謂其可以興觀羣怨而徐文長之選詩也曰要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乃是興觀羣怨之品嗚呼吾人命詩時必有冷風襲人肌骨皆栗不覺悲來之歎而後能使讀之者有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之况徐子可謂善疏興觀羣怨矣嘗讀大隱危城紀事一書大隱初至清澗值賊克斥將士霞集殺賊頭顱不可勝數其間大隱觀賊虛實上當事者書授將士略完孤城斬成功嗟乎登彼旌愁徑仄之城黃沙漠漠圓水奔流聽鼓角聲與鉄騎相集

塞上悲風來吹髯髮大隱其能已於此哉蕪城之詩大隱有所感也夫然大隱令三原又值賊大擾於嵯峨之間蓋以囂軍日叟叟不可止大隱皆有以禦之不至亂然則有感之言與有本之氣相將而竝行余又欲觀大隱華池之詩矣

銅龍歌一卷張縉彥撰

邑人殷元福跋吾鄉少司空張坦公先生國初于燕市見明宮中銅龍半身方鱗謂龍鱗之方無可考作長歌以俟博物君子予甲戌成進士與館選時舉以問同學皆閔然大笑問諸前輩亦無能言者因思坦公先生為中州文獻兼所與遊若王孟津錢虞山輩樹幟史局自負三長當時亦必促膝質疑而諸君子不能言也夫然後筆而記之予承乏柳城結習未忘退衙後輒與文字作緣偶閱徐文長賦鱗三絕序萬歷十三年二月十八

日未時汝寧府光州光山縣高里氏曹國隆暨里長李章等呈
國隆所蓄特牛產麒麟徧體及頭尾四蹄皆龍鱗鱗方樣湊縫
所在並襯現紫色羖毛十九日未時絕乃曉然于龍之方鱗信
而有徵宮中舊物非是杜撰但麟而龍鱗鱗而方則更奇若有
良史必為籍記以考災祥乃僅僅得文長之三絕句可歎也文
中子曰遷固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序乎嗚
呼豈不信哉

四種詩集四卷許作梅撰

作梅自題夫人不出則處不動則靜非勞則閒不必其長林豐
草也余通籍遂當勝國之變 本朝拜夕郎未幾以多言自劾
跼伏八載是處而閒也迨 章皇帝親政賜環左掖五年待

命一年罔署五月雖 出以 而退食之暇不敢

務未嘗不從容邸舍焉是靜而閒也余性不耽詩感物引興亦不廢詩惟其閒也詩曰詠閒抒懷也或曰詩亦癖也子雲之賦何如公和之琴爲近道乎余曰人之精神必有所用不用之此則用之彼富貴用之聲色貧賤用之貨利比比也與用之筆墨其孰得而孰失耶余之爲詩其古人運甓之意乎或曰河上曲亦閒中所作也胡爲乎別爲一編余曰黃河自汴梁淪陷而後十三年中無年不決無年不脩脩而決決而脩旋脩旋決旋決旋脩徵柳僉夫歲無寧晷民困於役矣雖閒中偶成實以代勞人之浩歎何得云閒河上曲者志慨也如余兩賦皇華初試於越再行河漕其間紀行有作弔古有作懷人有作賦物有作咏遊以志壯遊亦正不忘君命也庚寅客東楚廣陵春色鍾山佳氣江湖之浩淼巖壑之幽深草木之葱蔚何地不堪遊矚然以

君平之卜賣阮籍之途則揚州鶴醉翁梅祇增旅人愁思耳不能成咏烏足言遊楚吟云者亦挈情比事而有合非與咏閒之抒懷河上曲之志慨同詞而異情哉或揖而退因授劄劄知人生出處動靜皆君之賜也

休沐集二卷許作梅撰

張潛序傅巖先生所著四種詩及紀行諸什予已樂誦之深矣壬寅于役紆道鄜南謁先生於里中復讀其休沐近作因念先生以名諫議策治安抨權貴封章數十上天子動容海內聳聽與長孺敬輿先後頡頏已擢固卿駸登三事乃怒然念兩尊人春秋高急請省覲余時在長安僦舍賦詩六章送之先生旣歸佩用視具所以奉晨昏歡甚篤里之人咸稱頌之不啻一口時以餘閒作爲詩歌速姻親唁故舊勞長牧贈交遊邑固當子

午衝舉凡羽騎牧屯芻糗儲峙戶口滋息租調追呼皆不能不
有慨於中且蘇門淇水之間菟裘存焉青巖矗矗珠泉湯湯訪
安樂之遺蹟尋平仲之舊址嘯響猶存竹林無恙一俯一仰弔
古情深已見苑棟蛛絲陵園玉盃山河常在風景頓殊則又太
息以之於是屬詞比事託物寫懷詩滿篋中矣蓋先生依依子
舍深愛積中婉容孚外以故隨其所感長言短詠有嘽諧之德
音無噍殺之厲節其為三百之遺無疑也夫三百篇寄寓雖繁
歸趣則一原本性情宣揚倫紀微獨南陔白華蓼莪鵠羽矢報
劬勞即卷阿媚茲鳴鳩征邁北山鞅掌楚茨肆將亦何莫非移
孝之至誼錫類之吉詞歟信乎詩者思也本性則所思正詩者
持也盡倫則所持大也先生當大雅荒榛之日一掃綺靡獨追
正始逆河而航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嘗考漢石郎中令建每值

洗沐輒取親厠臉身自湔滌而無所建白於時僅僅馬書尾五將其迂謹以彼其人第可置之里閭矜式後昆顯揚大義槩乎無聞也他若晉溫散騎侍郎嶠唐狄右相仁傑戡亂回天功在社稷乃絕裾貽譏瞻雲結慕格於時數未可如何其亦有所恨焉以視先生出則忼慨輸忠歸則婉媿致孝子臣兼盡遠邇靡慚今讀其休沐諸詩令人想見衮衣繡裳翩躚戲綵之樂事何其盛也不寧惟是易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武侯亦謂澹泊寧靜可以致遠則先生之休沐意念淡矣僅稱詩乎哉歸舟紀行一卷許作梅撰

共城王紫綬序許子傅巖蓋嘗兩賦歸來矣其一見於乙酉掖垣疏凡二疏其一疏留中復補一疏自劾當其時挺身虎圈皆髮齊張碎首龍鱗檻裾欲折地震動矣人生之境莫危於此

乃卒至轉喉虹貫仰面霜飛嗟乎此忠臣之厲氣也然而不怒
其一見於己亥歸舟詩五言近體凡五十八首當其時掌高銀
漢卿月升華日近栢梁殿霞散綺風雲直上矣人生之境莫順
於此乃頓如春鷓叫露秋雁驚颺嗟乎此孝子之憂思也然而
不傷持是二者以往雖與星辰爭耀可也適劓劓氏有自白下
來者索余藁無以應乃趣許子刻之許子前此刻各體詩凡四
種行世已久茲五十八首唐惟隨州明惟清淵能臻其妙其點
定評隲業有吾鄉薛張兩前輩在余即千萬言何加焉

卧園詩一卷張縫彥撰

孟津王鐸序洙源張長公坦公兄也文章奇肆以千古自命予
避地輝州山之嘯水之麋雪饕膠雨夜漏與偕而公望公隆郭
氏昆季又時載酒泥飲後寇棘與予遇於京口北固爲周遮遇

兵患長公力襄同構魄壘雲房備糗鑿泉皆舍之如夢中事也夫時之危嶮嶙唯恐不邃况值金甲第第情幹驚惻又得不犇竄湫渚鯁邦假托也耶洙源詩大畧感憤坎壈之所為也其致震震爚爚於蠨蛸町疇離別不堪之况蓋有憂悴之心焉今

天子大饗格祭肆靖南蠻百神既柔天下燕衍矣洙源思之北山魄壘仍咏詩于雨雪松泉間耶以遠大之才經綸偉器可韜其雄略匣倚天之劍塊然與迅惟孤攫伍耶蓋發於篇什細也施於蒼生巨也物不可終屯坎極必亨洙源其告北山曰辭岸崑謙滂瀑出而展采民事海水不波嶽光不秘粵雲滇霧譚笑畢埽士君子利見之期王師之終車書無疆之會乎明明非夢也洙源得不舍山之嘯水之麋既而幡然出林歟望長公之廓而大之也勿以詩沾沾老也

澤畔吟一卷任文晷撰

文晷自爲小引風雅一道余初有志而未逮焉及待罪李信州以不克善事上官被放居蕭寺心迷意亂莫知所持有客憫余困憊時來弔唁一日出少陵詩數帙授余曰讀此可忘憂也因得夜就如來玻璃光伴闍黎子讀之讀至放逐寧遠性虛空不離禪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之句不覺掩卷大息曰爲人受過今古同轍余何必空咄咄也然少陵憂君愛國寄托深切千載之下情文具見至陳濤斜之敗房瑄被逮抗疏救之卒之人未出井而身已及溺與余今日之事大小不同其趨一也獨其詩悲壯慷慨怨而不怒三百篇而後推爲絕響余今者心雖愛慕徒能誦習遺什而已諷咏之久觸境情生勉起學吟亦聊以自舒懷抱也積久成帙顏爲澤畔吟因嘆古人之詩類多以窮

而工余今者牢騷困頓而詩齟齬鄙陋未合乎律抑其窮有未
至與余滋媿矣 黃山法若真序余丙戌諸兄弟四百人時肇
雲雷荷 先皇帝入關定鼎思得天下裁璋之士勸相邦家以
故諸君子時乘龍飛皆自砥廉隅不敢曲學阿世以苟且功名
之所為猶憶雪潭出理貢江余偕諸兄弟祖道西郊瞻近丰采
把觔橫談皆私喜曰任天下事者必此人未幾余以不能於平
勃載去宣室讀蓼蓼者七年繼而護軍壺公嬰城二紀得不死
於海寇提刑武林大獄繁興得不死於失出底賦江干荒逋鑄
蠹又不死於贖虎及待詔國門病負 聖恩又不死於道路埋
骨荒山歷今十五載甫得良二千石以太史出牧念糶兒同譜
加璧致書不遠五百里惠然山村始識雪潭先生進退生死之
狀嗟乎天生賢者不大其用不長其年僅落落不合上官悠悠

稱德歲月豈寃雪南康盪寇桐木歸宅流冗扶掖忠義之裔洞
拔文章之彥而亦與余之慙直同羞聖代古人嘗云人生不得
志雖百歲亦夭先生其挂烏藜雲扶鬣於洞霄八天之上從菁
莪卷阿賡颺先後耶近披澤畔長吟露洗薔薇風含蒹芷六十
年間大半皆忠君愛國勞吏逸人悲歌慷慨之聲讀其滕王疊
山諸什可以告東皇讀其鷺湖博山諸什可以答天問讀其嵩
少崇福諸什可以謝山魃讀其白露香泉諸什可以泳江離讀
其東園長澤諸什可以痛哭於雲浦待經讀其名山諸勝遊可
以笑傲於武陵搔首捫青天數夜快讀豁然病起忽至白社少
一人不禁泪濕重苔號動大招帝鑒治平舍我其誰騎箕豈終
於版築魚鹽豈了於海上舳艫豈沉於栗里貢江豈盡於澤畔
嗟乎四十年中寤寐伊人唯往來於太室少室之巔而嵩岳燿

霞伊洛橫波祇求諸籬落藜菊澗底桃花賢者之關運伊何如
哉雖然千秋事業留之太史常賢四子劉殷七業呂許國亦器
其讀書具宰相才者一人至才軼百代如太白少陵五柳先生
猶致嘆於棗栗恩懃而慇慇袖簡問符山頭出其明允貽謀上
事聖主下麗生民即今日者滄溟淼漚萬里梯航翔陽乍旭再
見蜃樓朱雁升歌木鳳恩洽三百不忘由庚白華其在茲乎余
亦將愧我黃山痴痴勿虛此百五十餘年家世之清白云爾

東園集一卷任文暉撰

邑人許爾梅序雪潭任先生之兄爲癯菴先生癯菴先生爲先
太僕兄丙子同年友伊時鹿鳴宴後攻苦下帷爲公車計即與
雪潭先生爲筆硯交越歲已郊而余始生迄壬午而先生捷秋
闈矣滄桑旣變先兄以忤時歸里先生以丙戌售南宮丁亥射

策成進士司李信州明允之聲傾動朝野先兄亦復官燕邸雖
天分南北而不隔鱗鴻彈冠相慶喜可知已迺先生以不善事
上官得過此澤畔吟之所爲作也及先兄得予假省覲兩家兄
弟聚首里門東園之杯盤旣徹鶴園之杖履方來切切惻怛怡
怡如也伊時余始供弟子職得親先生道範聞先生與先兄坐
談間有論說所謂詩者而余懵如也先生乃不遺棄余亦復時
教吟和曾幾何時追思若前日事而先父兄與先生兄弟遂同
歸地下耶兩楹一咏東園詩於是絕筆矣歲在丙寅具茨年兄
以笥稿見示摩挲手澤不禁涕零拭淚讀之於澤畔吟則見其
忠厚和平怨而不誹焉於東園詩則見其沉鬱者雄渾者悲壯
者峻潔者炳炳彬彬托之興觀群怨之綜擴之事父事君之大
焉嵩岱紀遊名山賴以不朽而先生遨遊五嶽之懷不能無遺

憾云繁霜一編感逆藩之變而徵於詩其他年詩史乎然而含蓄深矣茲三集者又取東園詩而別出之者也至東園唱和余亦廁名其間余滋媿矣具茨年兄視余爲先生忘年友俾有言於簡末余何能言思先生與先兄坐談間所論說者其在斯乎其在此乎聊敘世好與後先撰著之時以應之而於詩道終慚如也如付千秋而以余言玷焉余滋媿矣

清商詞一卷任文晔撰

牂牁陳名世題辭天凍雨寒雪飛冰乳鮫綃一片臨堂廡客窻彈缺咏瑤篇琳瑯字字清商吐 豹隱全文光懸片羽從來尤物難多覩辟如西子采蓮歸捧心暫把腰肢舞 踏莎行

懸胆集一卷南起鳳撰

邑人暢泰兆序懸胆集者同邑南羽伯先生爲諸生所著也憶

弱齡趨庭即聞先生除湘鄉浮糧事心知爲學道愛人者成禮而退自先生歸林後得聆警效習見其口不離杯酌雖貴介要津往往於醉後責呵之余因是知先生爲志士爲循吏爲步兵青白眼迨讀懸膽集而嘆先生之仁心爲質也先生之落魄也以獲怒權貴權貴之肆毒先生也以從兄之訾產從兄始篤友愛終惑貝錦以史家大義責之猶亭長之爲德不卒耳乃先生比其恩於父母有高厚之感無怨對之辭蓋深惜權貴之誤兄而知兄之愛弟非有初鮮終也昔袁昂隆從兄服史稱其悌心之高如先生顧不足備輜軒之採取至其痛父無祿傷母尸饗有南陔白華之思焉稚息屢殤同杜少陵之阨而感恩堂姑其京兆義姑之銘乎友朋之好先生自況之矣所云張范尹班是也母李兩祖父之大書周張郭三君子之不忘非徐孺子磨鏡

赴弔之義乎衙奴弗較以視韓安國之待獄吏殆前後一致歟
二姊之不能相為或亦姊娣申申詈予之意乎其辭婉其旨
微矣若夫憶燕婉痛炊臼思深哉情文之相生乎迨琴瑟再調
內外茹荼雖伯鸞之不因人熱德曜之舉案齊眉何以加此然
則先生是集愛愉悲歡靡不畢見而要以滿腔惻怛流注於風
雨漂搖之時而托酒以全其天真宜乎天相仁人效收西隅入
坎窞而復出繫徽纆而卒解居鄉居官皆卓然有所樹立同時
稱之後進傳之而湘鄉之歌思至今不衰也抑余猶有感者權
貴之奪人訾產也為子孫萬世計耳乃羊舌之祀已殄而若敖
之鬼以餒今其墳距城東數里見宰木翁仲今皆化為烏有惟
高塚突兀為樵牧之所上下因賦曰老松斫掘無餘蘖遺碣鐫
題紀後賢噫視先生之食報為何如哉序以歸其後人曰是其

中有寶符焉尚什襲藏之而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無徒日舉其語若出諸袖焉已也

歸去來草一卷周嗣昌撰

南遊草一卷劉源潔撰

北遊草一卷劉源潔撰

水竹居詩集四卷許爾梅撰

閩遊草一卷王時泰撰

莆陽張豐玉序憶昔北上時予驅車過中州歷衛地諸郡邑見風氣之深厚土俗之純朴意其間多大君子可以為維挽世道之人物今於王侯見其一班矣侯以鄜南名進士出宰吾閩以寧邑彈丸黑子屬大君子製錦海內無不為侯嘆惜而侯獨慷慨下車亦不以此為戚戚况寧值屢遭兵燹凋殘之後市無屋

宇城惟青草寥寥數村里甲竭蹶奉公侯一琴一鶴堂若無吏
以實心行實政常賦之外無日不為百姓分憂無時不為地方
請命以故山野子遺得保吾十室之邑庶幾于孔子所稱道者
侯於簿書之暇獨處冷署觸景歌吟相忘乎身之在冰蘖中也
壬戌之秋予偶浪遊至寧侯邂逅知已隨出詩草相質頗得風
人怨而不怒之旨因思向之人為侯惜者予歎為侯幸焉使侯
筮仕於通都沃壤不遇盤錯焉別利器今惟寧之顛連困苦侯
乃煦之育之輔之翼之則寧民得侯而更生侯因寧民而益自
澹泊明志撫字勞心他日為天子股肱臣其所以造福於天
下國家者端於斯基之誦此伸彼豈非天道玉成之至意耶然
則侯之志在大不屑屑於富貴詩言志也掃盡浮華獨存真色
可以登開元天寶之盛詎雲泉花鳥誇侈詞壇已哉

西齋詩集二卷郭遇熙撰

華亭李登瀛序予讀放翁入蜀記而知古人宦遊所至未嘗不
馮弔山川留連朋侶雖數語點綴而有尺幅煙雲之勢至若探
奇陟勝輒引少陵詩句實之則詩與記殆互相發明者耶予自
任鄜邑政拙才踈悠悠塵務寢沐幾廢筆墨之緣已恍惚若夢
中事古今人才分相越殆未可以道里計也此邦鄉先生郭駿
臣出其西齋詩集與粵歸日記屬予爲序簿書之暇挑燈夜讀
不禁爽然自失夫先生以名進士出宰東甌政成俗理當事以
治行入告爲一時循良最遂膺璽召方且展其嘉謨以應前席
之求乃猶不廢翰墨吟咏間作其所紀之程即皇華于役之道
也其所咏之篇即山水經臨友朋聚散之作也一尊風雨明月
扁舟語無不雋句必驚人又何古人之多讓焉顧先生名位方

隆將使崇論偉議發冊陳謨極文章禮樂之用不然馳騁皇路
藻飾宏規又非徒于山巔水涯一吟一詠與古人爭其能事也
予或幸而得脫塵鞅追陪塵尾備觀先生鉅麗之製與夫清廟
明堂之什則予雖不敏敢不竭其尺寸搦筆而從後哉

研齋集一卷任璿撰

邑人許爾梅序歐陽子曰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
而常患其難兼也又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非詩能窮人殆
窮者而後工也余讀在菴任公研齋集而竊以爲不然在菴讀
書中秘正錢思公所謂非文章不可其大涵肆於風雅宜也及
分猷郎署總會計之繁典刑名之重不謂其有不能蓋將有不
暇者矣在菴忠君愛民之志順親信友之情無不形之於詩彼
劉柳無聞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公固已兩得之已乃其遇

匪窮其詩則工非梅聖俞所可同日語者蓋其才大大故能兼其學富富故能工其氣堅以昌凡窮通憂樂倉猝繁劇舉不得以移之故能充其才而彰其學然研齋一集猶其京邸之所作也今復作郡蓬萊於政教之暇覽之梁丹崖之勝探十洲三島之幽觀海市日出之變幻離奇收拾而抒寫焉俟取丹崖全集讀之必不能測其所至矣在菴公方將馭歷臺閣黼黻太平歌賡明良詩垂雅頌寧止與詞壇騷客風雲月露間較短長也耶余故於研齋集而預及之

東園卧吟一卷任璿撰

獲嘉賀振能序吾讀虞書命夔之辭謂詩言志而尼父亦稱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於乎盡矣余自束髮慕有韻之言長益好之故雖坎壈拓落可饑可寒而不可已於詩即告

之是能窮人而不屑蓋志之所寄不能弃也然自慚荒陋無所
師法徒取古人糟粕咀其味以神遊彷彿而已會鄜南太史具
茨任君以將太夫人予假居里旣壤相接而余以葭莩末誼又
同小阮譜得時過從奉顏笑日者手一編示余則所爲卧吟詩
也驟讀之而冷然善雍然以和復之穆穆乎淵淵乎而不可盡
也每見近世災梨之集若披金於沙歷數葉不得一當心語頽
然思枕矣茲泱泱者胡金石之悅耳而雲霞之奪目移吾情甚
歟已未之役嘗與君偕計風塵追隨燕市提命之好惠我良多
時雖口不言詩而俛仰間美秀而文馨欬皆詩意也無何奮跡
木天迨今數年始及披斯瑯函旨深而文明源雅而流風和平
忠厚可誦而法焉所謂知其志而行諸遠道不在茲乎或曰韻
限兩平神慮不流不知宏才所際何用弗臧昔吳國倫於詩欲

歲習一體以極其變意亦如此迺識吾豫騷壇牛耳所在僕將
偕二三君子奉盤敦佐齊盟以時還往覓樽細論樂當何如也
雖然君之志忠孝人也太夫人方健七箸而石渠承明之廬又
虛而待君以管絃鍾鼎之業吾知卧者且起而庸吟者將入而
賡矣吾又得私君乎哉抑聞之古人賞音之契要於終身甫之
武摩詰之浩然皆牙之期也於隱顯乎何關由今以往君鳴高
岡僕嘯蘇門迹遠而心恒近庶幾相信不孤遙同神賞期各好
其音以明其志可也集中所謂剩有業千秋與君共勉之耳
邑人許爾梅序嗟夫吾讀東園卧吟而知具茨任君之純孝也
歲庚申余浪遊京師鮮故舊惟往來於任君私第其浹洽之雅
不啻在東園時七月值地震余報國寓圯矣遂移榻於其私第
中且月餘任君無厭色亦無德色日促膝談天井間蓋地震且

以昏晝弗敢假寐視垣怕若傾視屋怕若崩也一夕語余曰吾
以謏劣售南宮本不欲即來家君促之家慈問我曰爾入都能
即返乎我思爾柰何家君撫掌曰恐吾家無福耳不即返甚幸
遂匆匆戒裝今幸以君恩祖德得濫厠庶常然家慈之言無晷
刻忘也屢於家報中請命爲省覲計而家君弗許聞子旋有日
矣盍爲我圖之於是欷歔泣下余知其情切亦不以諛詞相勸
承命惟謹及十月朔余始踉蹌抵里其尊人雪潭先生過我卽
曰濶子久矣吾當飲子子爲我道燕臺景色也余素嗜酒更欲
爲議省覲事輒趨東園婉言之直言之反覆言之先生曰吾固
無恙彼旣以身許國卽圖晏安不可終弗許未幾而先生病
亦不令君知也家人祕聞之方請假而先生歌梁木遂乘箕尾
矣是任君之孝其默有以相感也如此服闋後乃迎養太夫人

於京邸太夫人殊弗樂也無何卽以送親例予假歸里宗伯素存張公於太夫人壽序中言之詳矣是任君之孝其愉然以相順也如此今東園卧吟一集則其思深風木而養志承懼之餘之所爲作也或寄懷曠遠切憂時愛國之誠或微言刺譏亦不戾於雅正猗歟旨哉吾知任君素抱歛之則和一室放之則澄六合固無庸外求已至於蒼古之色沉鬱之氣洋溢三十章中必有能悉之者若余也又何可與言詩

東園吟四卷任璿撰

邑人許爾梅序東園者雪潭任先生歸休樂志之居而課子讀書之地也東園吟者嗣君在菴公所爲詩也雪潭先生以名進士司李信州明允之聲震於朝其德義洽於鄉里所著東園詩集已幟騷壇而規後進矣方課子讀書時惟制科之藝是督不

新編縣志卷之二十三
古
以詩教而在菴或私爲之蓋其志弘也及射策彤庭果中庶常
之選廼爲詩卽見推於當代宗工哲匠同館皆敬服之才人真
不可量哉在菴公氣剛而才敏好學深思才足以達所學而氣
又有以擴之凡所爲詩古文辭皆與時異今擢守東牟取癸亥
以後詩之作於都門者別爲研齋集取甲子以後詩之作於里
門者名之曰東園吟其弗忘先訓之懷蓋有足多者已若詩之
追踪漢晉矩步三唐自有世之宗工哲匠邃於詩者能別白言
之余何敢贅

丹崖草一卷任璿撰

益都趙執信序守登州面神山主溟海難其人矣况踐蘇端明
之迹乎弁者旣不足責文者類附託耳猶未必工也余居近海
上欲一遊且不敢而吾友在菴任君日夕蒞之及觀所賦詠前

人如復作者噫是乃其人乎請列之圖經俟余按而遊焉

東園遺稿一卷任璿撰

邑人殷元福序憶戊寅仲春朔外兄在菴偕余遊百泉訪安樂窩登公和嘯臺兄慷慨懷古謂中散有愧公和若步兵其庶幾乎故蓬池與百泉並傳千古因談詠懷詩五君詠旁及漢魏六朝三唐諸家下逮宋元源流正變如指諸掌余曰公和步兵深于易者也中散龍性難馴則凶或害之悔且吝矣詠懷詩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詩也卽易也夫詩與易非二易者象也詩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類乎易象故謝疊山云詩于道最大而昔人謂易爲有韻之書兄時擊節曰旨深哉今之言詩者未之及也吾兩人當共勉之次晨兄先余返新中余尚留共城未歸無何而兄已赴道山矣鬼伯之催

一何速哉余自是有漆園叟自惠子沒無以爲質之痛而緘口
此道者數年凡一時騷壇宗匠謹避之不則頷之而已嗚呼此
虞翻所以歎恨于骨體不媚而欲以青蠅爲弔客也今年季冬
余需次都門閱月燕及寄東園遺稿一帙懇求爲序余繙閱數
過見其審音赴節因心衝口皆有合乎七情之正而無詞人雕
繪綺艷之習顧枚公慨然曰使在菴今日尚在所就當不止是
惜乎其學之方進而沒也迴思百泉同遊時宛然心目已忽忽
十有一年吞爻有夢趨時無術亦且浮沉老矣進退存亡之故
可勝嘆哉而燕及猶能寶其先人乎澤完好如新脫稿求名公
論定與以行遠而亦不鄙遺于余虛懷遠質可謂子克家矣因
追識夙昔之商榷如此而以稿還之燕及俾付剞劂

似舫詞一卷任璿撰

牂牁陳名世題辭爐火滾紅茶烟淺碧展取舫詞一卷行間字
裏玉潤珠圓勝讀中郎黃絹真是好句天開秀奪江山香林清
艷笑邯鄲學步一般依調惜餘春慢 看他那學擅雕龍才高
繡虎把賀新涼頻換清新俊逸蘊藉風流向來詞宗都占揮手
烟雲滿紙喚醒鶯花同司筆硯聽聲聲殘月曉風付與雪兒掌

案 惜餘春慢

默齋小言一卷任昌期撰

昌期自爲序予束髮幸登賢書正有事於帖括風雅一道茫然
無知也同邑諸先達飲酒賦詩予在旁竊默識之後微有會心
偶觸一景若或起予自省腹笥寒儉如夏虫不可語冰返而求
諸東壁漢魏晉唐咸足爲我師表又不禁岐路之泣因思詩發
心聲吾第抒吾志適吾情存吾性焉小言詹詹與無言同仍不

親錄集卷二十三
失默齋之意云爾

居播吟一卷任昌期撰

昌期自爲小引古播州相傳非人所居宦斯土者往往皆不樂就癸酉冬余銓授遵屬之綏陽適當其地雖耳聞是言而究莫知所指意者田疇瘠歟人民險歟苗彞雜歟疑信以之及下車後果然風雅一道置諸高閣矣復自慰曰山水之緣其何負于人哉爰歷遊邑名勝見柳子厚書院在焉詢其故皆云以柳易播事雖未行而心已至吾播獨高其義遂構堂而祠之余聽此不禁喟然而嘆豈非非人所居之中猶有可居者在乎播雖邊隅文教易入簿書之餘寧廢咏歌故凡山川所歷人事所接歲序所值輒敢效顰如嫫母率其本質忘其鄙陋何計玉貌艷粧過而姍笑哉

朴窩詞二卷任昌期撰

昌期自題方域有山名載朴窩竊取以思於義云何旣卑且平無是陂陀我之所效彼之所呵麗詞未賦少雪兒歌下里巴人屬和者多初焉學步調寄踏莎于今知命終類磚磨歲不我與日月如梭聊將災木也號朴窩

濱河草一卷尚濱馨撰

叢桂草集一卷郭晉熙撰

讀易草上集一卷殷元福撰

元福自爲序或曰子以讀易命集而中多讀史何也曰子不聞伊川之說易乎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余於讀史爲隨時之証焉曰考亭又謂讀史使人心粗何也曰考亭此言意在鍼砭永嘉執之則矮人觀塲矣且理無精粗學可互發達者雖

淺亦深迷者雖深亦淺視乎其識耳居嘗謂天地萬物皆易之
案而易卽天地萬物之史故康節云須信畫前元有易又云三
十六宮都是春此擊壤集之所自生也然則易爲史之案而史
爲稽實待虛之証不其然歟曰易也史也可一貫之於詩乎曰
昌黎謂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之四象含詩詩之六義通易其
絲連繩貫正猶孫子所云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尚書之渾噩春
秋之謹嚴具焉以故少陵號爲詩史柰予有志未逮何若雕蟲
小技卽非壯夫有所不爲而同甫漢唐自豪經術鹵莽予亦謂
其心粗也

讀易草中集一卷殷元福撰

元福自爲序自客歲杪冬廿四日至新正人日得詩廿六首付
梓如左譬如時嚶起稚葉誠有不能瘖焉耳又竊惟莊子所云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雖考亭摘其語病然能
藏身漆園不受世羈蓋亦頗窺易理非苟而已也篇始北溟書
號南華水火之義了了矣故終之以讀養生主焉

讀易草下集一卷殷元福撰

元福自為序起人日及浹辰得詩十四首過此交盤審錄兩事
互乘不暇為矣嗚乎余書懦也風鶴警心草木亦兵削官何足
惜正正自即幸耳折楊皇荅覽者或哀其志焉

讀易外集一卷殷元福撰

候鳴集六卷殷元福撰

元福自為序昌黎云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
予嘗思之氣無不應有開必先此亦如徒溟捨榆之各自逍遙
也邵子深於先天觀物皆成四片以易書詩春秋分屬春夏秋

冬予嘗卽時代以論詩而四序皆具三百篇其春乎其鳴也朝陽夜半鳳嘯鵙啼騷其夏乎其鳴也雲奔電笑石破天驚漢魏晉其秋乎其鳴也蟀淒蟹寒雜砧和剪唐其冬乎其鳴也飛沙走石谷噉竅噫卽唐詩以論有初盛中晚之遞變是春夏秋冬一代皆具也卽初盛中晚一人以論有喜怒哀樂之互異是春夏秋冬一人皆備也持此而宋元明作者可例舉也今予眇若蜉蝣一日之四序耳潛移乎一日之景而一日之氣應之故取候鳴名集紀詩若干首借邵子四片觀物之意次卷帙之先後云 又後序右六卷多赴任柳城暨柳三年所作前後付梓者僅十之一憶余辛巳掣籤得柳親串溪以瘴厲爲憂同門胡芝山酌余言曰昨閱子詩有真氣此行必無傷迨抵柳數月僣從非死則病而余獨三年無恙公餘讀易學詩因竊思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真氣之流行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詩尤言之精者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可為詩所取材也又易之為字取象日月而伊川以日月為陰陽之氣之盛非有物焉無他惟其真也余取候鳴名集者以候虫效鳴雖拘墟篤時難語大方要皆天機之真不可已也而并志芝山之言於不忘

知非草一卷殷元福撰

元福自為序余初不為詩甲戌館選一時徵詩者凡孝子忠臣義夫節婦烈女以及壽親舉子諸事皆於館中求之余苦不能作而又難於倩人常內發慚後見諸以詩名者所作意頗肆自是乃執筆為之而無復前此之恥意矣辛巳外補柳城令天末荒僻舉目淒涼凡有感觸輒形於詩久之覺夙作多可笑發憤刊落欲成一家言故所刻候鳴集強半柳城作者前後什之三

而館中詩一不載焉今距宰柳日忽忽十載而余已半百有二矣未刻諸雜咏間有可存者斷自五旬以次編年名曰知非草取鄉先生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之意以志余愧於終身而未敢云過此之皆是也 丹陽蔣家駒跋嚴氏謂詩有別才而非關于書詩有別趣而非關于學蓋所重在性靈春雨先生亟稱之至載其集詩評中近常熟錢氏竊非之而其所宗仰乃獨在前明之李茶陵茶陵之學誠博矣其詩氣象亦逼杜而或者猶以其保護善類爲未真則其性情之於杜同與否耶後學不得而知之也獨以詩本性情則嚴氏之說雖未睹其大全要不可謂不近詩人之本旨者蓋才趣本之性情而性情陶于學問學問極而性真呈應酌興而詩道絕以此辨之可以言詩即先生侯鳴集序云柳城作者什之三館中詩一不載其亦以應酌

為性真之賊耶以故讀其所存往往異趣出于思慮之外令人
壹不知其所自來杜工部云佳句法如何吾誠不知其如何也
惟是讀破萬卷周行萬里養性真于遺經世史之中發至情于
觸目感懷之際以此跋詩卽以此箋詩則先生之存詩愈作愈
少而先生之評詩不屬之詩人而忽以屬之絕不作詩之蔣某
或亦不為無意焉而世之主張詞壇者其將羣起而笑之也

毅庵詩集一卷郭培遠撰

學吟集一卷張來極撰

臨川陳之蘭序凡立言之道視其言前之身與言後之用兩者
具而不朽之業成而詞之工拙篇之多寡不與存焉詩者言之
有韻者也三百篇其人往往聖賢之徒反是者存之以示戒其
用則在勸懲之際無裨者削之而不存聖人非以意為去留道

宜爾也古人非關於人倫之大有所深感於中則無詩以周公之聖尹吉甫之賢而其可見者不多後世而一人且數千篇矣詩正而葩然出以簡樸言如其心而止後世而擲地作金聲矣邵堯夫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豈苟論哉其人既未必賢聖而又言之出於己也少真性被於人也多諛詞字奢而義儉文盛而質衰勸懲之道兩亡故曰無詩也人必大小之分明而後取舍之道得嘗愛諸葛武侯梁父吟無聲色臭味之可尋高絕千古張睢陽詩亦不減盛唐諸公然皆不以詩名世大掩小也然發乎情止乎禮義至今讀其詩如見其人小藏大也得此意者可與讀張子兩生之詩張子爲人慷慨有古豪傑之風世人坐擁之餘味哀多益寡之義雖其親朋與褐之夫睨之耳而張子遇人當厄一舉事動擲數百金利日損而義日增其言前之身固

已不囿流俗矣先立其大不必以小自見雖無詩可也而况固有詩乎詩止一卷余取而閱之南嶽思神禹之功西湖感武穆之烈悼天仙之去於黃鶴樓傷人事之改於白鷺園蘇門半畝之窩慕名賢之樂道潞府八洞之擣嘆天命之靡常他如頌昭代之盛王則有金山寺弔岳家之弱女則有銀瓶井愜純孝之難則有卧冰池笑封禪之妄則有無字碑其言不必如世人之工且多然皆一往情深猶髣髴可見其真性使讀者有所感發則勸懲之道存焉若必繩之以盛唐求之聲色臭味之間則失之矣

冷香吟一卷暢俊撰

學步草四卷暢俊撰

黃岡程後濂跋此吾師逸羣暢先生有韻之言也先生幼負奇

姿於書無所不讀弱冠卽才名四馳不獨以詩見長迨挾策壯
遊得江山之助遂尤精於詩蓋陶寫性真不事雕飾自然名貴
又工書得句輒自寫之遠邇傳誦咸謂可追步少陵少陵生襄
陽徧歷吳越楚蜀而於蜀爲最以巫峯劍閣之峻灑灑瞿塘之
險岷江之濁浪排空驚濤拍岸有以曠其見聞而豁其胸臆故
其詩雄渾精勁籠罩百家固由憂國憫時之心鬱積而出亦未
始非江山之助也濂曩於孝感家蔚亭太史案頭得先生詩所
見者鳳之一毛耳歲辛亥敬修仲公宰岡邑先生偕至濂北面
請業殊慰景行之思暇日授學步草詩集旣幸得窺全豹復從
容請曰先生之詩無非宗法少陵謂之學杜可也而以學步名
何居先生曰詩貴得其意意者近而遠反而正止而行者也意
緣吾心之真性而生藏於微渺而味在鹹酸之外不得其意而

欲學步古人是猶齊人華遊策其馬而東馳日行數百里自以爲必至而不知其去之轉遠矣余恐匍匐而失其故武故以名吾集耳濂於是益嘆先生所見足砥塵俗而詩之貴於有本也蓋詩以言志識高則意邃而趣遠少陵之所以千古端在於此然則先生之詩雖極葩藻而皆有真氣行乎其中其所由來者非偶然矣豈獨借助江山而已乎或曰先生家世閥閱又英年鼓鞀而詩顧辛惋如蕭劉何耶則先生亦自言之人之悲歡憂戚如飲水冷暖自知有難與他人言者非拘拘歐陽子所謂文章之盛必由於羈旅窮人之詞也然則先生旨益深而意益厚世無子期又安能解高山流水之洋洋哉

右詩集四十一種

凡集類二十九家六十二部一百六十八卷

新編縣志

卷二

三

四

五